
斜阳金粉
李天葆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回身看暗红斜阳下，
旧日尘埃纷纷，
金粉刹那辉煌，
见证了岁月存在，
是往昔的旧影人面，
还是老书片言只字，
于是凭借记忆，
拾花点翠，
摹画浅描，
也是一种人世风情。
ISBN 978-7-5474-1056-1
9 787547 410561 >
定价：35.00元

斜阳金粉

李天葆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斜阳金粉 / 李天葆著．—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474-1056-1

Ⅰ.①斜… Ⅱ.①李… Ⅲ.①随笔-作品集-马来西亚-现代 Ⅳ.①I33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808号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8.375印张　37幅图　17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玉蟹美人（兼序）

这阵子手头刚好有些旧潮剧电影的本事册子，我素来不涉猎潮剧，纯粹是以看老杂书的心态来对待的。一出七彩综艺体的《美人蟹》，封面是群艳在瑶台玉栏边，或坐或立，举袖执拂尘，含笑凝定，似舞蹈过程的“定格”。心想莫非美人们一如粤剧余丽珍那派的神怪戏？余氏确实有一部《蟹美人》，颠倒一下不就是《美人蟹》？细看戏文，却误会大了，不过是“愿天慈悲行方便，雌雄螃蟹配成双”，一对玉蟹拆开定鸾凰，才子佳人的故事，不比余丽珍那种宫闱斗法的类型，螃蟹化为东宫贵妃，另有天敌蚌壳精也变成西宫奸妃，混入后宫相抗衡，娱乐性重多了。另一本《仙姬送子》，情节较一般的董永天仙配多一段“送子”，而且是大团圆结局，本事封面添了一个戴凤冠的仙子手抱婴儿。旁侧的仙女何其眼熟，竟是上一本《美人蟹》的群芳，可想当年编制的随意粗心，无所谓的“移花接木”，可那顺手拈来的失误仿佛也不要紧的，像是两段玉玦，慢慢地也就找回来合体。

这些老早消沉在时光之河里的细节小物，如今多半是无

益的渣滓——我是乐于拾掇，断续写来，不过是专栏文章。《斜阳金粉》里收辑的，不分长短，都有某种“专栏气”，发表时间也跨度不一。我实在不愿过度严谨地标下日期，只是首辑“春灯燕”，大多在《万象》杂志刊登过，当初有人问专栏名之意，殊不知“春灯燕”不过误植一字，若是“春灯艳”，也无损丝毫。这些长文也有写张爱玲——迷张如今是“显学”，在三十年前根本很难想象，那时说起自己是“张迷”，则有冷门另类小众的自恃，跟如今洪水滔滔的熟烂有别。顺道是兴趣范围之内的月份牌仕女图，眼下随便一间食肆装潢都不少了一两张仿造民国双姝依偎花丛的广告牌，变得不稀奇了。

写老影星的文章新旧夹杂，多篇都是新近的，也是为专栏而写，稍作查看，与上回的《珠帘倒卷时光》重叠的不少，可见心系之处，仍然是来去的那几个，翻来覆去，仿佛不厌倦。只是当中难以找到可咀嚼的“星河艳屑”、资以消闲的八卦，未免汗颜——这倒不是反话，自恨不是白头宫女话天宝，即使在年月上轧一角，随意拣一片彩瓷片，也是一樽双耳蟠龙红梅瓷瓶，只是来不及，或者光年飞船走了，我仅是臆想伏在光阴月洞门边看繁华云烟的窥探者——无偿地徘徊在时代遗落的花月痕，算是一种情意结。记得谢其章在书话里提及，我怎的没写王丹凤——那年月的艳影翩翩，来去匆匆，只忆得她饰演的宝钗，下颌微短，可柳眉秀目，眼下微泡，便是相学所谓的“卧蚕”，很得桃花人缘的。而她笑意浅浅，不就是“嫣然百媚”么？一册《光艺》电影画报封面，王丹凤一头细烫皱发，驯服地往后梳，两边耳垂玉珠凝光，却敌不过她那容光红粉。

封二是《瑶池鸳鸯》，她和韩非穿着古代男装，竟也是个梁祝故事。后来看过《桃花扇》，秦淮河媚香楼的芬芳似乎淡远了许多，那时节还是录影带年代，只觉得名妓传奇侠骨超过了柔情。可那闪烁金粉，王丹凤却是少数仅存的几位，她倒在，仿佛可以隐隐捉摸到一点幽紫暗红的旧帘花影。

“拾花点翠”写的是古时传奇人物，都是一些或浅或浓的印象，还有偶尔的绮思异想。“绮世恋语”是小方块文字，更接近自身的短小絮语，挑挑拣拣，留下的皆是喜欢的，年月更久一点，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写，那时的自己年轻，清澄澄，水映月一样，如今不复返，也只有这些零碎的小文章，充当证物了。

癸巳年端午节

目　录

辑一　春灯燕

辑二　倚栏看旧日金粉

辑三　拾花点翠

辑四 绮世恋语

辑一　春灯燕

过眼红楼数云烟

楼栏云边挽一把还泪仙草

经典也讲究时运——林黛玉洒泪写《秋窗风雨夕》的身影，眼前大概很难成为时尚少女的指标。也实在是她属于特定的人物，纵使才女剪贴其人其诗在粉红花笺描摹黛玉的，也越来越少，不时兴了。部落格女版主自拍照片倒是角度新颖，一个个睡眼迷离，可能也无事呻吟，但都不是黛玉。

看任何时代的光影《红楼梦》都若有所憾。最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邵氏金玉良缘版。张艾嘉含泪扁嘴的古装打扮很触目，焚诗稿愁容病貌，只是总觉得眼熟，再找来越剧《红楼》来对照，王文娟女史方是源头——凄美柔艳，断肠百转地边唱边焚稿，这是正宗原版。后来看乐蒂标致端丽地挑着花锄，也还是动人的，泪眼含愁，桃腮一点娇，不愧是古典美人，幕后配唱黄梅调的则是顾媚。自然两部都是看明星，尤其女星多如天上星，绝非虚言，片厂就是个大观园。

1962 年越剧电影版自是美不胜收，那个戏曲辉煌年月的一

个水袖、一段唱词，似可与宋词暗通，蝶舞燕语，不过是江南的剧种唱腔，一小泓水影花光也映照出典丽想象的风光，全女班排开，就算倾向于通俗剧也带着民间小户艳羡的华丽人生。

我也不必苛求要觅着真正的潇湘妃子，求诸插画——那程十发笔下的黛玉焚稿，手势类似花旦造手；刘旦宅的葬花林妹妹一脸红霞，娇俏得可以；戴敦邦的黛玉凄怨，面目倒是风格化；最原始的改琦《红楼梦图咏》，绛珠仙草化为娉婷林姑娘伫立翠竹下，鹦哥往下看，她微微举起袖子，削肩水蛇腰，自有风流袅娜的体态，等于是最不面谱化的一个……放下画册，历年来的歌声魅影不乏红楼金钗踪迹，可惜粤剧任剑辉、白雪仙的《魂归离恨天》不过是黑白时装电影《歌唱十二钗》的戏中戏，整套搬上银幕却留下空白。看从前仙凤鸣演出场刊，宝、黛、钗三人笑盈盈合照，皆是亮片生辉的舞台服装，现代感扑面而来，化妆粉黛浓厚，笑容却仿佛不大真实。薛宝钗是梅绮饰演，例牌艳丽之外还带着骚媚，身兼王熙凤、尤三姐也无不可。宝钗姐姐一角真的无戏可演，有的索性把她划分为反派，杏眼圆瞪的刁蛮千金，不然就是黑牡丹兼有兔牙的米雪。当年的丁红角色还有三分稳重，只是块头太大。1987年央视版连续剧即使有模有样，最具风头，还是意难平者众。另有谢铁骊光影版，当中以刘晓庆的凤姐儿为号召，多年后才看到了这六部长片的光碟版，里面有趣的是叙述结构：宝玉梦会警幻仙子摆在前边，梦醒喊出秦可卿小名，镜头切至美妇人一脸错愕，刚好要步行到天香楼……几个暧昧悬疑的枝节叠印，然后才是宝玉初见神仙般的林妹妹。更不俗的



刘旦宅的葬花林妹妹一脸红霞，娇俏得可以。

段落是晴雯命殒，怡红公子偷祭，适逢林妹妹款款而来，并与晴雯幻化芙蓉仙子的身影互为重叠，两人似乎同是一人——本来就有晴雯是黛玉影子之说，容貌上，还是部分举止上，这里索性映像清楚说分明。

一本《红楼梦》，只取俗世乐于熟悉的架构，其他血肉就视而不见，怕是此书流传不歇的另一个秘密。惊慑其伟大之余，它还有俗艳处。一般人听闻其名，故事情节几乎都能说上个梗概，原著就未必会老实拜读了。《红楼梦》很有名，也形同虚设，虽是研究论述直逼恒河沙数，却也为它罩上一层罗纱烟雾，似懂非懂，但挨上边的都认为最懂。于是避开三角恋爱主线，另起炉灶。像京剧《尤三姐》，儿时翻看的是纸上电影小人书，长大后才觅着录影带。触目的是名伶童芷苓，旦角装扮，眉目风流而不带浮荡味道。难忘一场戏里梦境，尤三姐忽见柳湘莲在镜中出现，两人并肩，眉眼相对，笑意盈盈，展开了一小段游园惊梦。她摘下红玫瑰，压在三姐的发梢，然后梦醒，花儿不在头上了……

粤剧何非凡的《情僧》不过是听个唱段，新马师曾的《宝玉哭晴雯》也照样是听大老倌的南音韵味。电影版《大观园》（上、下集）里骨瘦如柴、尖嘴猴腮，身穿西装吸烟添酒的怡红公子是吓人的；隔着布景板不开门的芳艳芬蛮腰裹着花旗袍，抱着胳臂踱来踱去……五十年代的黛玉还对镜梳头唱曲，不过是一种噱头。连李丽华和白燕两大头牌也来个摩登新红楼的林妹妹，一概是扭着杨柳细腰穿着时装，头上披着烫卷的波浪发丝，投靠外祖母不忘玉手戴黑手套提个皮革手

提包，在生日派对翩翩起舞，就连患女儿痨也用蕾丝花边手绢遮住樱桃口，电影插曲当然是坐汽车出外景兜风郊游唱的，心碎奔回绣房也还是踩着高跟鞋，咯咯声响，门外是催命符似的电话铃声……如今过时了，也便是一种致命伤，当日的摩登想必黯淡下去，变作可笑。

四十年代上海卜万仓导演的《红楼梦》还算可以一看，至少还是古装片，不过是颇为话剧腔就是了。周璇一边穿着披风，一边字正腔圆地取笑袁美云反串的宝哥哥，确有黛玉之风；宝玉入屋上榻床就枕，她就扔一个枕头过去，举止生活化得很。王丹凤的薛宝钗是对得起金锁的主人，容光明艳，下颌略短，反稍显出可爱，只不过美人依旧无戏可演；唱遍爵士时代曲的白虹则白胖而活泼，委屈了凤姐儿。小金钗们皆在残旧菲林里流光溢彩，宝玉屋里的丫头，像欧阳莎菲饰演的花袭人，不是省油的灯儿，戏份重，也拍出其用心。当然心机美人不止她一人。袭人抱住宝玉轻吻诱惑，晴雯来到，当作什么也没看到，自管打开窗户笑说：哦，春天来了……现代舞台味道浓郁得化不开，不就是五四遗韵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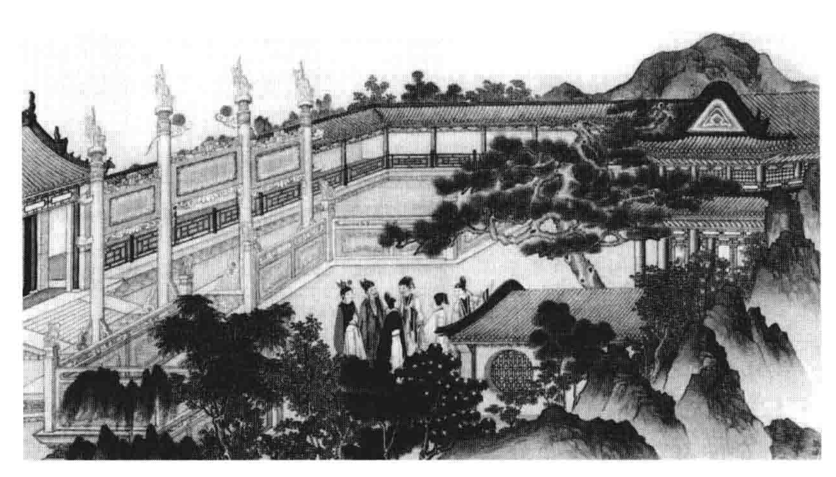
梦渺红楼镜花情泪

这套清朝孙温所绘《全本红楼梦》，属于“岁次甲申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纪念”版，短短时间，已是第五版次。它比其他寻常版多了一个印戳，还有邮票首日封，由旅顺博物馆、中国邮局联合制作，皆镶嵌在一个册页里。封面是放大了的“神

游太虚境”：绿窗飘出一缕云烟，烟光里水云涡卷，还有凸纹效果，画中警幻仙子取出金陵钗册，宝玉翻开辨识解读。

首日封取用“奇缘识金锁”，设透明帖于金碧山水背景之中。只是选择此回有点异相：唯见月洞窗内宝玉仔细看宝钗的金锁，黛玉在另一边的回廊打伞走过来。素来是“扬黛抑钗”，此首日封不用“葬花”，确实意外，但孙温画的“埋香冢黛玉泣残红”果然不及上图诗情画意。册页底面是“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云雾弥漫之中，警幻仙子领着他去认识“兼美”，并赞之为“天下古今一大淫人”——宝玉的意淫博爱，大概做到了处处怜芳草，遍地成宠爱的地步了。当然孙温绘制此回，确实别具匠心，梦幻空灵，仍有红尘留恋缱绻之感。警幻仙子管的根本就是“风情月债”——凡夫俗子最爱兼至恨之事，然而这种动情牵恋却往往虚花幻影，即使晴雯死前饮了那杯冷茶，黛玉泪尽焚诗稿，恐怕也难超脱。

书中图画尽显章回情事，且更细致具体：元妃省亲之仪式排场，一行朱红罗帐摆开，列开芙蓉灯、凤羽龙旌、孔雀翎罗伞、金顶鹅黄绣凤版舆，徐徐而来，是极佳的风俗画。只是虽称“全本”，画缺一〇三至一〇八回，共六章内容不加绘制。因牵涉抄家而忌讳？政治罗网从来就是禁忌。又或大族获罪宣之于图影，实属不祥，比现实的生老病死更惹人顾忌？博物馆馆长刘广石撰文，提及大观园的山峦湖石皆呈鬼怪猛兽之相，两者融合在一起，殷殷注视着园里的一举一动，使观者悚然。《红楼梦》面市以来，解梦释梦者多不胜数，浮想联翩，异想天开，迷入雾津汪洋，变成文学的猜谜游戏，有的强加附会，



孙温笔下的《红楼梦》

绘声绘影，牵强得让人失笑。孙温此漫漫长卷，画尽了茫茫一梦，繁华荒凉对照，无非借小说家言应照空幻人生。

而《红楼》一书万人传阅，图文相辅，珠联双璧之极，曹氏绝世文字里又生出一部丹青《红楼》。在灯下翻看，那种繁丽纷纷化白雪，热闹俗艳无非镜花水月之感顿生。喜欢一部书，因为找着了轰然入心的字句段落，宝玉厌恨势利官场，黛玉的真情相知仿佛一点微弱火光；贾府赫赫大族不过龙潭虎穴，死去的不计其数，活下来笑意殷殷的，早已淡然不视世情炎凉为何物。

“黛玉魂归离恨天”那幅，芳魂随着太虚幻境的仙女而去，竹影微晃，她缥缈归去时，眼神不舍潇湘馆。尘世污浊纵无须留恋，唯相思泪还，却未必能忘记生命中的知己。无数笔墨是水底月影，彩绘图像皆属镜中花相——不能了，却最终要了，付诸文字，是留个痕迹，证明有过这一遭；我们看了，同证此纷繁幻梦，再回过来印证自身种种，亦是如此——一样的哀乐、向往和幻灭，由不得心里要怎样了。

这套画册因为画得工整端丽，出过许多版本，但为了迁就图画，小说字体缩得奇小，不然就是图景被挖空放大，失去完整性。也因为难得一见，算是红迷近年来的眼福，比收藏《戚序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还获得旁人理解，至少那重门叠户的华丽庭园色泽艳丽，不喜欢《红楼梦》，也觉得赏心悦目。

多少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罢，尽在文字迷宫里侦探似的，查出无数离奇的假设。万千看官痴醉，也深信大观园真有其蓝本，爱到一个程度，恨不得在茫茫世间落实生下根，生怕自己

眷恋的是虚幻之物。他们拘泥于着迹的描写，画出一间一幢的朱楼绣阁，还制定了大观园蓝图……翻开所谓的建筑平面鸟瞰图，神魂悠游其中之余也觉得可笑。同一心态的事物，我偏爱旧通俗版香港广智书局《红楼梦》附送的人物关系图，和背面的大观园全图，至少是画工手笔，花木扶疏院落参差，亭台有倩女露娇，绮窗有艳女茗茶，是有人气人味的图卷，稍微接近想象中的红楼世界……似真似幻，如烟罩月色，纱蒙花影，在读者的记忆里，不是真的也会变成真的，不必作者站出来说。

后来我有了许多红楼人物画册，最钟情改琦的《图咏》。但最早买的是程十发所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内收十五幅十二金钗图，不像坊间一般粉雕玉琢的桃腮绯绯，而是半写意的——如元春就披了一层重重的红与黑，压得眉头也蹙紧了，身后一枝红花盛开也看不见。难得警幻仙子也上画，寥寥的点染笔墨，虹影淡淡，才是梦境的朦胧，不比别家的宫装仙女，太工笔仕女，华丽有余，仙气不足。可卿春困完全是意境想象，她伏在硕大芭蕉叶上，手抱狸奴，一侧有竹影，枝枝叶叶撩上来，像勾惹些什么。初稿白描，要数黛玉最好看，横卧倒着方向，一手伸向燃起的火焰，脸上一片平静，旁边是程的亲手笔迹："想眼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起秋流到冬，春流到夏。"人民文学出版的《红楼梦》，早期便有程十发的插图，可都是规矩的连环画笔法，只是一拎起，惯性地翻阅，无非要一睹那缤纷五彩的画面。不久就换了更为艳丽讨好的刘旦宅、戴敦邦，被吸引过去了。直到近来重看程画，到底还是他的意境久远，是蓄情内藏的微光，慢慢点亮。

另一本《红楼梦人物医事考》当然也是以趣味为主——一本正经讨论虚构小说里的疑难杂症，本身就是乐趣所在。陈存仁是带有民国遗泽的“医师文人”吧？从前的《大人杂志》经常刊载他写的医疗掌故、医师逸史之类，对于泛黄陈旧的杂志，完全如鱼得水，父亲三不五时带回家的民国旧色彩的老人，俨然也是我这般老成少年的恩物。陈存仁写王熙凤之死，强调见鬼魂索命是幻觉，并举当年上海看病的例子：病人胡话满嘴，说见满屋鬼魂环绕，陈大夫开了清热解毒药方，只认为对方病重高温，热昏而乱……我是觉得他的煞有介事的认真，也是一种过去式的性情态度了。宋淇先生以文学角度切入，追查凤姐患病的前因后果，在章回之间寻找蛛丝马迹，探索曹雪芹分开多次含蓄交待的她的病情，隐约之中大概是营造家常气息，不过度透露玄机，所以“辣子”是病故，而不是后来被休弃……黛玉早逝乃预料中事，王熙凤“凤飞楼空”倒是意外，据宋公和陈医师推断，我们这位凤目含春威不露的琏二奶奶，绝大可能是子宫癌致命。至于月夜冷诗魂的黛玉如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也属两大会诊的拿手好戏。陈氏认为她不是凶险的白日痨，而是可以调养的痨病，无奈“不肯修身养性，泪尽而亡”。而宋淇挑选宝玉黛玉相对关情一节，问她咳嗽几次，再宝钗送来的燕窝，一语未了，被人打断，确实写得平常而不经意，手法含蓄。只是黛玉之死是八十回后来的谜，宝玉大婚而香消玉殒是极度戏剧化的安排，煽情有余，而她真正的魂归离恨天，何时何地，到底连这两位红楼医师也诊断不出来的。

风味追想以及读张琐记

一

我们有时迷信口碑，更相信白纸黑字，食谱美食书籍有多畅销，看书店摆放的位置可略知一二，恐怕中英巫范围滴水不漏。马来西亚本地娘惹菜到外国，Jamie Oliver随兴切切抓抓，烘烤焗煮，顺手拈来就是个时尚。字句里挖掘了色香味的陷阱，大抵只有三分，却说成了九分，配上彩照，蓝瓷碗边热烟冉冉，打灯下的食物汁液晶莹明艳，像我索性当它们是文学作品来阅读，是欣赏而不可相信。回到现实，友人到现在还在愤愤不平，干坐在一隅等所谓驰名咖喱面三刻钟，向老板询问，回应的也是我们听惯听熟的广东话："等得你就等啦。"真的有好吃到受气的地步？我倒觉得随时便是个集体狂恋美食的年代，哪个穷乡僻壤还是板屋小摊档，略微滋味别有不同，自有惊艳者广为相告，陆续则有报道宣传后，也就骄之嚣之，不大愿意为寻常百姓服务了。

死硬派大概认为速食快餐是堕落以致可诛杀的，可有何不

妥？就算其服务犯众憎也属于一视同仁，连锁分行四处可觅，自然随处得到满足。一般摊档也雇佣外劳持执锅铲煮炒了，那些来自印支三邦的男女，手法纯熟，当然和原有老手不能相比，不愿帮衬，也不过是心理过不了关。然而时代沧桑的慨叹也不是没有，一些精致小吃日渐没落，即使找得到也不是当年了，这里缺欠，那里不对路，就是个四不像。我小时吃过的“煎侬包”，就摆在乐园巷茶餐室门口，面皮微脆，里头稍厚，有咬头，花生糖粉充足，搁在数寸小圆盘上烧煎，临起加一羹牛油，香气四溢。如今沦为偏向薄脆爽口，专为吃巧的，不舍得放多点料，进嘴一口面粉，十分腻滞。传说天桥下三轮车老头味道最佳，还是庙口唐装母子价廉物美，尝过都不过尔尔。又或简单如薄饼，吃过好的，几乎消失，有的说夜市还有，只是记忆里撩拨多番，找到的总不会是满意的。街边银行旁侧的老夫妇，包折薄饼手脚极慢，我通常要求不切，整卷咬吃，汁液微妙，沙葛里有鱿鱼鲜味，一两片腊肠吊味，生菜豆芽鸡蛋碎，手捂住缓缓咬一口，味道难画难描。他们退休，归纳于消逝的民间传奇里。

拿起《随园食单》，到底也当作旧派文章来看，过往的美馔佳肴留在故纸堆已很好了，时代人心变异，绝不能重现盛宴，完全利之所在，借以“与时并进”为题，一代否定一代。陈梦因的《食经》记载的不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常菜，普通如明火白粥，似乎做法也随之失传，更不不必说鹧鸪粥了……看的真的止于看史料，仿佛也就视作另一种文类了。还有些比较感官性灵的，引用古典文学神话传说，发思古之

幽情。难得看王宣一的做菜散文，竟然是经验的总结，很扎实，写那些和热带南洋不相合的江浙菜。读他的散文，完全是读菜，越读越有味道，但我想即使有机会点来一试，也不是想象中的。烟光悠悠后退，似良辰美景不再，看书上的饮食是追忆逝水年华，眼前的茶楼滋味也不一样的——我们吃着批发出来的糯米鸡，蚝油加多一点就觉得不错。折堕到连吃杂雪八宝冰也不甜，甚至搅和一起，颜色竟然跟灰水没两样。不是说本地的甜食别具一格吗？看到商场食肆中心的糖水虽然热着，可是水汪汪飘着几根斑兰叶，如水面浮着残萍折梗，却香气欠奉；一大盘芒果冰，果肉太细碎，甜味无存，连糖浆也吝啬。不必尝试，看了也不觉得美味，何须动用想象编织华美词藻写饮食好文章？除非魂魄飞飘遥远，潜进陈年老好年月，老病躺在床上，穷尽无聊，一一回想，是记忆，也是霎时的风华重现。

吉隆坡啤律附近总有锌板屋小吃摊档，好儿盏白灯底下，四五张塑胶桌子，要是传出口碑，未到月到柳梢头即坐满了。恐怕老饕的迷思，少不了认定陋巷食肆才是王道。友人忽然忆起旧时吃过的肉丸粉，还得注明是四方形连成一小排的猪肉丸，我顿觉心里有数，确实是老风味之一，另外一种是参杂“吊片”鱿鱼碎的圆形肉丸……我倒不是食肉兽，只是并不排斥。从人行道跨过凹凸怪石，见粉档有夫妇渌煮面条舀捞肉丸，人客颇众，随之身后也络绎不绝，东西应该不会难吃，也就放了心。我叫的是干捞河粉黄面，筷子略微撩开一点则看到肉碎——现在学会欣赏肉碎捞面的香气了，一丁点

的猪油加上去，入口就有分晓。碗内另躺着一两片暗红色烧肠，大概吃猪肉丸粉总见此物之影踪，但都注明“三间庄”，等于酿豆腐无不验明正身是“安邦”，几乎相信有正宗名称加持，自有一番吸引力。可用过之后不宜久留，我眼角余光，瞥见摊档背后一列方格铁架，一角储放杂物，一道黑影迅速攀爬，弯勾细条显然是尾巴，心头一凛，也就另觅地方闲聊。嘴刁的人必须练成“目无鼠辈”的功夫——入夜小巷三五损友争吃香软甜滑黑酱油福建面大炒，桌底乱窜的鼠影要立即当作电脑幻影。

犹记得有次路过半山吧巴刹，遇骤雨，急步避入茶餐室，叫了碗猪肉丸粉。热气冉冉中，见店外隔了一道雨帘，仿佛一切变得朦胧，店内来不及开灯，四周暗了下来，只剩下电扇缓缓款摆，人声絮絮。身在何处？似是时间涡流转去数十年，七十年代的感觉挥之不去。盛装粉面的竟是旧式瓷碗，是否属于八角碗倒不敢胡说，只是在一片塑胶碗碟充斥，甚至滥用保丽龙制品的风气下，看见还保有“古风”，难免加分——连碗里的猪肉丸粉也觉得风味独特。

老咖啡茶餐室逐渐式微，小贩中心取而代之。斗大的中文字，主掌锅铲汤勺的多数是肤色黝黑国籍可疑的外劳，老板贵人多事，授之以炊煮方式，或许滋味没甚差，可只能算是充饥之物，讲究美食者大概不屑去吃它。有时迟疑半晌，只要发现附近有间老咖啡店也就二话不说地往那方向去——可能那一丝即将逝去的风情，少一间就少一间了，不会再有，那些古朴味道叫人珍惜。也许是一种错觉，是某种迷信，但

同一碗猪肉丸粉，选择不一样的地方吃，心理绝对会影响味蕾，重叠了往日记忆，任何事物无法代替。吃食到一个境界，不是饱饿的问题了。

二

偶尔还会记起一种全麦馒头，一位旧同事教的，蒸出来，黄褐色，圆鼓鼓，咬进嘴里，是结结实实的感觉，口感也只是微甜而已……搓粉之时，天女散花地散了一些枸杞、瓜仁、葡萄干之类，滚热带湿润的麦香里，夹着一丝甜香，颇为诱惑。健康杂粮馒头外边也买得到，然而总是一味柔软，没有家里随便做的咬劲儿。

一般人所谓的“板面”，像我就得要做得比较厚一点，有点韧度的白色面块，浸在汤里不会过久，舀起来进口，还是带着一股微妙的“嚼劲”。另有更接近我们民间本土的印度“啰惹面”，寻常街巷都可以找到。自然那芳香甜辣的花生啰惹酱是灵魂所在，而我最在乎的，倒是那切成块状的“炸物”。掺杂了丝状蔬菜豆类油炸，跟天妇罗远不能比拟，却自有它们的一种“咬头”，软硬不一。黄瓜沙葛切丝类似西式沙律，但还是比不上炸物好吃，有的绵软，有的韧性十足，交错咬嚼，旁侧的黄面条反而被冷待了。至于临近开斋节，马来人的炸油黄面团，沾甜酸辣酱，又略显粗糙，味道单一，容易吃腻，没有印度啰惹炸物的细致，不可相提并论。

皮薄馅靓虽说是王道，只不过我私底下态度倒不以为然，

例如广东点心的大包，掰开来，那几瓣沾吸了馅汁肉味的外皮，稍微厚甸甸，确实是比内馅还可口的。我的偏嗜口味可见一斑。

看崔岱远的《京味儿》卷首，写的是北京人开春吃“春饼”。这春饼原来是我们南方说的薄饼、福建人的润饼，但季节吃食的“不时不吃”理论运用彻底，煮的素菜馅料极其讲究，一要早春的青韭，二要残冬初春的“火焰儿”菠菜，炝锅拌炒。另有说北方大宅院里有“盒子菜”，朱红扁圆的漆盒，装冷荤，一层层托盘拉开来，都是切得仔细的肉丝，酱肘子丝、叉烧丝、腊鸭丝、熏鸡丝、香肠丝……慢慢取出摆放桌上，让人取其喜爱一一铺在薄饼上，卷而包之，模样整齐，方可享用。薄饼是荷叶饼，手掌般大，听起来颇有雅意。依我的意思，过去吃薄饼的经验，烙出来的薄饼皮，非得铺上两层，才有咬嚼的快感，里面的“内容物”自然是主角，可是外在的皮衣也有其作用，馅儿的丰俭咸淡填充其中，无需刀切，手握一管薄饼，举而食之，登时觉得灵肉合一，无限欢悦。粉皮薄面的包裹，薄厚适中，馅料湿润渗透也不会溢出，可是到底也满足了咬嚼的瘾头，超然的，就像崔岱远文中经常出现的句子，是一种不可忘却的行为艺术。

三

近来看张爱玲故世十多年后出版的小说，是《易经》还是《雷峰塔》？《小团圆》之后，这两本英文作品经赵丕慧翻译出版，其实隔了一层，如午梦方醒，有点真实，也有一

丝虚幻。里头提到藤萝花饼，还有炸玉兰片——是将花入菜，无非一种风雅的情怀。我恍惚记得也曾吃过“花食”，接近天妇罗的处理，混了粉酱落到油里炸，酥脆之中嗅到一点若有若无的花香，味道倒是平平。西式的方法大概是加进玻璃盏里和蔬果生拌，算是一道沙拉，在微酸的白醋和柠檬汁包围下，细碎的花瓣不过是姹紫嫣红的点缀。

或者烘烤饼干，掺杂一丝淡红的瓣蕊，止于视觉的纤丽养眼，作用不大，供娱情悦目的，就不属于味美的名下，倒是接近张爱玲姑姑和母亲下午茶会的点心。荷花半开，清香溢远，粉红带白的片片花瓣剥下来，未免煞风景，剪枝插瓶，也胜却揉碎瓣蕊，掺到菜肴里，美其名曰“荷花餐”之类。莲藕倒是出于污泥，制菜总用得着，切片搁进汤里煲煮，捞出来，藕片裹了一层面糊煎炸，面衣炸得酥，里面莲藕却很清爽，但因为煲过汤，倒不会硬得嚼不动。看袁子才《随园食单》，提及“熟藕”，“藕须灌米加糖自煮，并汤极佳”，像是糖莲藕，“米”应该是糯米，甘甜软糯，藕身有脆度，恐怕老太太们光喝糖水就行了，脆藕则无法消受，违反了软烂的要求。我虽不老，却一样喜欢甜的、软的。南洋地方还是可以买到藕粉，只是一般人不大常吃就是了——凑不成风气。商场杂货架上反而容易找着杏仁粉，牌子很多，我是其中“嗜痴者”，就爱那一股浓郁杏仁味儿，多年前在隔岸新加坡喝过一碗半透明杏仁糊，非常道地，仿佛真的做到“润肺止咳”似的。

生莲蓬大概观其形态，也是妙品，一枝翠绿顶着碗儿，略微老一点，就像是墨绿的翡翠，路过印度庙前摊口便可以找着。

看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就有堂子姑娘欲买翠玉莲蓬。而吃生莲子依旧是吃情调了。一般清润六味清补凉甜汤，那莲子也有硬得石头似的，若是软烂，又担心浸过什么苏打水，于是见惯吃熟，莲子根本无雅趣可言。也只有那粗皮纸包装的玫瑰花苞，撕开纸，一阵幽香，干枯冷去的芬芳。冲热水的玫瑰茶到底不过如此，在水底活过来的，其实比不上静静躺着的花魂。《怨女》里在烧酒底下缓缓活过来的玫瑰瓣当然印象深刻，经典得成为一种记忆的印记。张的早期皇冠版封面是淡淡烟水色浮动着墨竹，不像后来都是花卉，即使有时那隔帘花影是失焦般的朦胧，总比现在重编新版的封面一律塑胶似的廉价人造花感觉好。《雷峰塔》封面上的荷花，让我记起上世纪的港片《青蛇》。白娘子宅院里的荷花池，一株株皆属假花，接通电流便可辉煌光灿。自己错综的联想其实也歪打正着，雷峰塔倒了，白蛇逃出生天，与青蛇会合……只是没想到民国版姑嫂双蛇女勇闯欧洲，还有个尴尬青春期少女冷眼旁观。

《易经》开首的 artichoke，译名朝鲜蓟，中文版译成“千叶菜”，马上找到手头现成图片，不就是碧玉莲花的样子吗？椭圆包形围着层层绿叶，像花含苞未放，又似什么蛮荒地带的绿蔷薇，随手一掷，便是个杀人武器。女主人公琵琶看母亲做了千叶菜，一瓣一瓣摘下来，在嘴里吮一下，然后搁到碟子旁——大概这是张爱玲一辈子要学习的淑女风范了，底下文字则写着琵琶要转过头去回避，以免显得自己很想吃。细处的刻画，亲人之间隔阂比什么还深，动辄得咎，以致后来性

情特别疙瘩，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两本小说合起来的浓缩精华，也就是《小团圆》的前半部，“简繁得当”之后，再加罗曼史。如今还原开来，一切显得细腻，调子缓慢，没有了时空交错，那些往事平铺直叙，全要老实交待，确实少了一种文字迂回的魅丽。她惯常的冷眼暗藏戏谑，轮到写切身事物，却一本正经得不敢放松。如果稍有片刻，冉冉升到云端俯瞰红尘孽海，那将会是另一份风貌的半自传小说。

2009年我脚患难行，万不得已出门买面包，只好拎一拐杖出门。《小团圆》刚出版，邮购到家，埋头看得昏天暗地，放下书，总觉得忡怔不已，疑是梦中，读到感叹处也无人倾诉，非要逼迫自己下楼，才能与现实撞击在一起。过个马路，站在微微隆起的土墩，连哪个脚落地也犹豫半晌，错过时机，汽车即无情呼啸而过。对过的老牌西饼店，有一种普通的四方麦片面包切片还不错，防腐剂放得少，几天内要赶紧吃完，不然便生绿色霉菌，另外这家的“加椰角”非常道地——“加椰”者，kaya，是椰浆加鸡蛋、黄糖拌煮而成，以前的人装在小铁罐里，买回去搽面包，另取一片涂牛油，两片相叠，俗称“鸳鸯”；吉隆坡茶室则叫“烧夹”，面包烘烤了再涂搽“鸳鸯”。“加椰角”则是内馅加椰的烘烤酥皮，呈U形口袋状，是最经典的南洋华人点心。如今蹒跚进去，选了几个，另一厢透明弧形罩里还有螺旋奶油卷，童年记忆里美好的点心，但也是记忆美化居多，我只好“敬谢不敏”了，以免失望。《易经》里琵琶的同学烤椰油饼干，这印度女子是马来亚出生的，厨房里一些华裔男生也都是马来亚人。（旧称马来亚，完全

因为 1963 年才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包括了婆罗洲的沙巴沙劳越，之前半岛都叫马来亚，1965 年新加坡退出，独立建国。《倾城之恋》介绍范柳原父亲，说有产业分布在马来亚、锡兰等处，台湾皇冠新版都改为“马来西亚”，“改正”却是改错了，不知道“马来亚”正是历史性的称谓。）这段港大生涯对南洋侨生着墨不少，其母则永远在旅行中，后来晒得一身黝黑，便也是从南洋归来。看《张爱玲私语录》最后给宋淇夫妇的信，竟然要来新加坡定居，我觉得是一种回忆里的反射作用，不能当真。

那阵子不便出门，吃上头含糊得很，看书似乎带补偿作用。读吃看食，像唐鲁孙的隔朝隔代北平小吃，真的不过是看个史料——“烙盒子”“烙韭菜盒子”，读文想象，也还是时代辽远，但知是民国北方人家寻常的吃食，滋味如何不得而知。《对照记》写到二大爷家里背唐诗，小脚媳妇应道：“有包子，有盒子。”这“盒子”想必就是此物。后来电视旅游节目惊鸿一瞥，似是我们某种梯形咖喱角一样，但回头细想，世迁时易，就算是烙盒子也不复当年了。一次母亲在病榻半躺，幽幽地说，要吃糯米鸡，我自是了解不在话下，好的糯米鸡从瓷碗倒扣下来，芳香扑鼻，米粒分明，软而不烂，黏而不滞，肉味清甜，有的搁一点腊肠片；可是一般批发货色其实令人失望居多，落箸后总是慨叹再三。越是病久思食，入口的偏是不好吃，跟自己的记忆作了最大的讽刺。

欲吃而不可得，即使吃到了也不是那回事。我想念一碗黑酱油卤花生，童稚时总觉得无比美味，不久家里煮了那么

一小碗，汁液浅浅地浮在花生上，花生倒是白胖松软，酱汁完全没有入味，淋在饭上，几乎尝不出任何咸淡。记忆的一道铁轨，忽然断了，接不上。

最接近梦里云里雾里的一次，是病后赴宴。暗夜里连街灯也没有，沿着河岸，还是大水沟边？那种颠簸起伏的小径迂回蛇行，车窗两旁野草唰唰声摩擦着，驶过大斜坡，逐渐有灯火，下车走进茅亭，点的菜上桌，锡制暹罗扭花高脚饭锅，摆开的也就是泰国菜，鱼肉片开炸，以酸辣汁淋，白冬荫贡汤，即使有豆腐煲，也带酸辣，炒拌野菜亦是洒辣椒柠汁……茅亭挂一两盏灯，昏黄朦胧，唯听人声笑语，气氛浓厚多于菜肴味道，散后乘车归去，感觉依旧不真实，像《聊斋》里书生被人用袖子装了，带到另一个海岛上赴酒宴。

人沉浸岁月老久，偏嗜的小吃来去那几样，连看书也挑拣熟烂的一些作者。张爱玲新版《对照记》附录花红《异乡记》，等于是一篇“解谜”式散文，大概也是她的灵感大全——人生重要的一次外出，随处随笔，以后都带在身上，我们在其他作品里瞥见的珠玉，原始出处几乎在此。

张氏《异乡记》写自己一路到乡下，大部分细节如看社戏、杀猪都写进了其他小说里。饭馆里杀气腾腾的老板娘，耳边戴着孔雀蓝大绒球；荒凉地段里的小店玻璃橱，里头有李丽华、周曼华的照片对着外面倩笑；买麻饼和芝麻棒糖，落到偏僻地方能够吃的点心——我记得《秧歌》里不忘重复提到。张氏加一只荷包蛋，油汪汪的，塞着碎肉，洒着葱花酱油，老板娘算她二百元一只——当年的币值确实惊人。荒郊野岭

被人砍，也无法伸冤。城市人落乡，她想的倒不是唇舌滋味，而是一个熟悉人影。听瞎眼老人弹琵琶算命，是《怨女》银娣外婆开场的小戏：她其实是为小刘说媒，可惜不甘于平淡的银娣心底衡量，赌了一把。张爱玲出门，也是一场赌，赌对方还爱她——这里以“拉尼”为代号，不比多年后与友人用“无赖人”称呼。笔记多次记录一路上留意的陌生女子，火车上，公共汽车上，留心对方的衣着打扮，熨的卷发，半新旧衣裳，有的长得像王小逸小说女主角……我倒是略微读过王小逸的《春水微波》，封面总是很信手拈来地用月份牌美女作招徕。这些不时出现于路途的女人，很接近张爱玲笔下唱蹦蹦戏的花旦，生命力强，“夷然地活下去”，能屈能伸——怎么会不联想到胡兰成？这段说到底是断肠之旅，可记上好多章节不相干的事情，也不过是某种遮掩转移，即便是西湖泛舟，她竟写天与水依偎，像是敷粉熏香的姐妹出来见客，千年绮梦不过如此……她自小熟悉的世界一隅，父亲家里的堂会，堂子姑娘晃荡来回，她唯一的爱，最终也迷失在此，古老辽远的男人恋梦，浪荡风流，从不作停留。

我放下书，这原来许多年月读张已久，像唇齿间尝新，可到头来仍然选择旧有吃惯的一两种，眷恋得根深蒂固。

泪凝香销云霞散

“罗文涛三美团圆”是《五四遗事》的副题，写一个湖上诗人一场场似绮梦却又逐渐幻灭的恋事。张爱玲戏谑地将原配、旧情人、继娶的聚在一起，和男主人公凑成一桌麻将。还有《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是精致散文，里头若有所指。在小地方看戏，台上也是书生结识群芳，“自会一路娶过来”，“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当中的反讽味道自是张的独有笔触。文章结束前，作者非常窘，一路踉踉跄跄地走出去。我们看过《今生今世》，胡兰成随兴随时的“访艳”，金碧山水衬托下的“美貌佳人红灯坐”，桃脸月眉，一如魏晋子夜歌的艳女，可是张爱玲背后的纸窗染上花影，三美四美团圆的备选候补，“亦是好的”，这句几乎是胡的注册标签。张爱玲后期对他反感，“胡调”文章更深感恶之——以此金线缠银线的对照，掩映之间，夹缝有真意，大概就了解眼前这部《小团圆》的题意。张氏以为这本自传性质浓厚的小说，随着骨灰飞扬也就付之一炬，部分便写进《对照记》，而且是排除情爱在外，从此秘史便沉入时间的黄泉。

如今翻开此私密奇书，恍如按图索骥的谜底大全，任何过去有想象空间的，立即枝叶繁茂瓣蕊吐艳，活过来，扑面皆是不可思议的芬芳；从前那些朦胧地带，飞絮流芳令人存疑。张爱玲善写抽离不带感情的风月故事，恐怕这本书是绝对的例外，而且过去看似不关己的情节，几乎都有所本，处处关情，后半部等于揭开绣帘，兰闺风光再也没有遮掩，艳魅幽秘一览无遗。其实张欲以此对抗胡兰成的版本，这么一个男人，看了才女的文章，招惹了她，“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他叫做邵之雍，过了 162 页之后才出现，自此云光霹雳日月变色，情天孽海拉开序幕。展开的沉溺之旅，“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心醉到心碎的拼图缓缓成形，过去我们领受的珠玉文字，原来如此。那首诗：“他的过去没有我，寂寂的流年，深深的庭院。”写的当然知道是谁——恍然惊觉，却似乎毫无咀嚼的余味了。那些拉锯搏打式的燕好部分，子宫颈折断，还有时间交错移后，在美国纽约屋里等着堕胎，接着在马桶看胎身卷进水涡，字里行间鬼气森森，爱的成分逐渐稀薄。上海战后冉冉冒出的另一个男人“燕山”，介绍女医师给她验孕——为贤者讳，真的是“桑弧”？另一个编辑荀桦落狱，确实是“柯灵”化身？女主角九莉有点像弗洛伊德思想的不记名弟子，分析周遭人等少不了爱与性。弟弟九林说到家里后母，辩白她是好人，九莉心里想到：“他是爱她的。”看过《色，戒》的，类似的句子很熟悉；落在邵之雍的侄女身上，“她爱她叔叔”，同样判断又再出现。这心理稀奇古怪的少女画像，综合“民国女子”

的旖旎情节，不一定有落差，却多了一个角度，此刻也就从“胡说”过渡至“张看”。

《小团圆》完稿于七十年代中期，前半部拖得好长，二战时期的港岛大学生涯其实是《余烬录》的加长版，眼熟的当数槟榔屿姑娘、家里有橡胶园的李姓青年、临时结婚大腹便便的内地小姐。与炎樱一起买布，密密圈圈的玫瑰花土布，穿在身上飘飘欲仙——《重访边城》浓艳彩笔写过一次，《对照记》的相片说明淡淡地提及，物质细节的迷恋，多少年也不会遗忘。九莉回沪寄稿给鸳鸯蝴蝶派汤孤鹜，又认识女编辑文姬——市面上泛滥成灾的《张爱玲传》，哪一篇章会没有提及《紫兰花片》的周瘦鹃还有苏青？《小团圆》不可能单纯当作小说看，我想任何人不必字句谨慎辨查，里头随时即可填满过去张爱玲留白的神秘，“对号入座”似乎变成前所未有的理直气壮。我认为晚年的张爱玲为何给人一种“创作衰竭”之感，是因为她老早把一部属于自己半生的“回忆体”著作写完了，该交待的，该抒发的，巨细靡遗，“集张爱玲之大全”，其他东西仿佛就不必再写。种种原因无法见天日，等于日渐变成压箱宝，唯一的空白，大概就是美国生活背景的作品依然缺席。

这本书诸般细节似曾相识，是更为深入的“旧地重游”，《传奇》里影影绰绰的篇章，都在这里平面变浮雕。《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与范柳原沙滩笑拍蚊子，两人劈劈啪啪，此幕剪接到《小团圆》，便属于蕊秋的折子戏，而这貌似混血又像大家闺秀的英文名字，当然是张母的花影玉魂。蕊秋的戏份极重，

富传奇性，永远在搬行李，收拾行李，欧陆东南亚四海环游，也仿佛在情海飘荡，归帆无期。九莉执意要还钱给妈妈蕊秋，蕊秋不收，愤然落泪。马来亚回来带了一箱蛇皮，友人雷克在她箱子塞了二百元“叻币”——是个别字，应该是口字旁加个力——“叻”，旧时代马来半岛的货币，陈年老书背后总是这样印着，卖价若干。姑姑楚娣与蕊秋暗藏一段姑嫂缘，像《相见欢》里伍太太和荀太太，草草略提及女子之间的同性恋爱。《同学少年都不贱》一字排开“列女传”，时空穿梭，女同学们沧海桑田，际遇荣辱不一，当年微妙的情愫悄然而逝。

其实《小团圆》是半部家庭传记，所谓继《对照记》之后润饰“较长的散文”写不成，想必挪取家世段落，补缀成书。家族人际犹如拉开的阔面织锦，母系父系亲戚错综复杂，一支笔写来就是家族史——逸史遗事，几乎在《花凋》《创世纪》《小艾》《怨女》，还有后来出土的《郁金香》都觅得丝缕痕迹。有一场写童年九莉随着父亲姨太太“爱月楼老三”坐黄包车，爱老三用斗篷包裹住她，黑暗中有女人的冷香和鸦片烟的微甜味——是张独有的感官触觉文字。与邵之雍恋爱，仅是一部分篇幅，虽然是其痛苦的来源。邵之雍战后远遁天涯，她下乡独访情郎，里头一章则摘录《华丽缘》的文字，完全是拼贴手法，在戏台调笑的民间传奇里辗转曲折，捕捉一个风流儿郎的心态，之后也就彻底绝望——之所以脚步踉跄，“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因为不是她的世界，那小埠的空间里觅不着她爱的人的最初感觉，甚至于当着自己称赞另一个女人，更不堪的是逐渐发现凡是有可能

的，这男人皆不曾放过——化为字句，则汉皋解佩桃花逐水，极尽美化之能事。只有在梦里，像三四十年代彩色片的一幕，青山绿树，小木屋，邵之雍出现，跟她手拉手——残梦里最凄凉的团圆，像这皇冠繁体字版俗艳的封面——一朵花肥瓣层层绽开，点点露珠，滴溜溜，遇见暖意即蒸发，是虚幻的圆满。多少年来，我们看张爱玲的书，成为张迷的原因各自不同，此刻似穿过长长桥洞，茫茫天光，是刹那空白的失措，无语的怅然。

张灯映月

——一个张迷的回忆录

迷楼记

无条件的爱才是真爱——这未免过苛，但对于张迷而言，仿佛是最起码的资格。熟悉其文其品，就会明白当中真意。回想至今，眼前似是喜欢张爱玲的最好时代——她得了空前美满的回报，各式版本纷呈涌现，三岸延及海外，知音不乏；相关张学和激发的周边“产品”花样翻新，几乎是另一波特殊的文化现象。张挂起来的灯光焰影，外加目眩的虹霓幻色，比任何一个中国作家都艳丽魅惑。行内看官看门道，外行的显然是看热闹。张爱玲的盛名，多少年来招惹几许人趁墟赶集，这种困扰其实已是惯例，或者也算是宿命难逃？尤其当年她静静地穿起陈旧华丽的大袄，侧着头迎向镜头时，便开启了无穷无尽的千眼窥伺万目垂注，不是噱头也变成了噱头。

如意云头一圈圈勾起，老式装饰的图案起了微妙作用，一如日暖玉生烟，传奇身影与华丽文风，花月辉映，织开了久久不散的霞光，是贪恋这层永恒话题性的风华，还是有感

于浮华下的透彻观照？对于张爱玲的女人心性不甚了了，却津津于婚恋汉奸的逸事，张迷之云呼哉，可扪心自问。故此张爱玲长久以来绝不会被正面看待，身为张迷，其实某种程度与歌迷没有分别。多少人被鼓励学习鲁迅，但是只要是文中夹带张腔，就等于变相降级，撇清关系的大有人在。

一个张迷往回忆的曲径怅望，最初的感动没有复杂的因素——于千万故纸堆里，展开无涯的文字漫游，我依然循着旧路，找回那一系列书，恐怕不只是单纯的眷恋了。初看张爱玲，竟认为宇宙间另有一个太阳月亮，炎阳也不是寻常的炙热，月色也不是想象的幽凉；就连那种艳亦叫人无措，未曾见识过。她骨子里对人世亲切而疏淡，笔下的一切可亲又可哀，《流言》一册是她的红尘见证。当时买的版本想必是翻印，封面却还是一个长发无面目穿清装大袄的仕女，题字倒还有署名日期：壬戌冬月，王维新署，1982 年版。我刚读中学，乍遇张爱玲是一种恍惚的欢喜，叫人想起永远不再的早上八点钟，蓝天下一抹金色的阳光斜照在茶室的墙上，人声嗡嗡，是尘世，新奇而安好……张爱玲以文字筑了一栋楼房，深深庭院，曲折花径，兜转迂回；是迷楼，一处有一处的人情，看不尽的风光。不就有这一本《说不尽的张爱玲》？然而一回头，确是时间的红绫带宛若游龙地逃逸而去，以为游遍看尽，还未探访，多年后《小团圆》石破天惊，在云光里乍然现身。

港版翻印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女神出版社，当年标明港币十八元，纸质不错，但胶水薄薄一层，没多久就脱落，一张张对着阅读，也有难言的乐趣。已故唐文标努力挖掘，

连《惘然记》里也逼不得已收录《多少恨》和《殷宝滟送花楼会》。一个初中生对于“猫脸圆中带尖”描写女子的句子，只觉得新鲜，又把“……太美丽的日子，可以觉得它在窗外澌澌流过……”画上直线，后来警句太多，赞叹得无法尽录。虽则台版皇冠封面无疑是单调的，都是斜斜的一两株水彩植物，有时候清楚地认出真身，有的是一团模糊的花影；后来看见更早期的《怨女》，是深浅浓淡的竹叶婆娑，简直是诗意迷离。从前吉隆坡武吉免登路马来亚图书公司，书架上参差不齐地摆着皇冠的出品，偶尔在角落找到了今日世界版的《鹿苑长春》。那别具韵味的译文，恐怕别的译本不能代替，也只怕不会无端找来什么《小鹿》之类，因为可看的甚多。然而等待她的新作漫漫无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近三十多年，每隔一个时期的新书，一如暗云微露金丝金光，很久才有《余韵》《续集》，那应该是她流浪接近结束的后期了。我在一个台版书展买到了《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也无须亲友相告，那时喜欢张爱玲绝对是寂寂孤独红的事。填补空白的人是唐文标，他几乎以挑剔张氏的反派姿势出现，还列表排开她的小说人物皆属于“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恨到尽处却是爱，这种错综复杂的心理绝对是值得分析的个案。他是甘做丑人的“无间道”张迷，比起痴恋迷醉的水晶，登门夜访，身份更为奇特，不然也不至于冒险出版“出土文物”。这大全集封面设计极不协调，是金属扭曲的造型，唐文标自诩有“火凤凰”的味道。书确实是奇书，复印的杂志期刊几乎还原了上海孤岛的部分拼图，仿佛间接走进了张爱玲的过去。多篇

小说发表和出书的面貌相差甚远，可见她由始至终奋力实践不同程度的改写，包括了人生。

正版与正版之间有着东一本西一本的盗版。妙的是盗印，反而保留了更浓厚的风味。《流言》里的素描插图，香港盗版的《小艾》的时代烙印，甚至《华丽缘》的副题，等于是海外孤本一般。倒是合法的台湾皇冠版显得尴尬，多处删改，后来的全集都不算全集，只能海峡两岸互相参照，这边厢少了《十八春》，那一厢缺少《秧歌》《赤地之恋》，英文著作又得求自英美两地，状况奇特。后来出土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台版皆不列入典藏全集，大陆版多了精印的手稿复制折页，胜出何止一筹。反而那皇冠限量版精装典藏全集，一律以编年式，打散了过往一本专著的编辑法，近似拆散七宝楼台，除了原本的长篇中篇，还有《海上花》译本和最受冷落的《爱默生选集》，可那硬皮装潢无疑考究异常。1993 年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库里，找出仅有的《传奇（增补本）》上海书店重印本，封面是吴友如仕女图，多了一个衣服反套着脸的现代人在窥探。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的《传奇》原本选印，保留更多的原始面貌；《封锁》后边收梢多了一段。皇冠印刷多年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名称较为淡而寡味。其实如今时空乍现的浮花浪蕊，应是她一心想埋葬的，可依旧不慎遗落红尘。居心叵测的人，捡到都是宝，一直到如今，市面上已有了学生必读的《张爱玲选集》，意识人心的转变之大，难以估计。好比糜烂华艳的隔代织锦，割了一块镶框在墙作展示学习，又似一支绝唱，变作交响乐团齐吹共奏为快。

张氏当日信手绘制的漫画陆续冒现，《更衣记》英文版附赠的仕女云裳图尽显其妙，连图侧的小注也不放过。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大家贪婪地吞噬着张爱玲的遗句佚文。校刊漫画《某同学之甜梦》让人莞尔，少女梦境里钱币飞舞，美容院烫发，换上摩登高跟鞋……《凤藻》毕业刊遗留着张爱玲的惊人手笔，班上的“群雌会”，全让她用相片大头照，拼贴着想象的手绘漫画，她索性以预言者女巫形象出场，垂目注视水晶球，一一推演每个女生的未来。多事的文评家借此强调张的“预先张扬的魔力”。网络上的张影版图一站有一站的风华，千万人在隐藏的斗室里热烈交流，身经繁华幻境且领略个体终归孤独的，多半能成为张迷。有一则小品《爱》，唯嗜张者理应都熟悉，当年我编中学班级壁报，贴了上去，老师看得仿佛字句颇有文采，问谁是张爱玲，在哪一班，真的无言以对。在短促的时间荒野里，无数纸册的书写人，我们不是选择别人，而是这么一个，服膺于她，其他都暗下来，只有一盏灯，可以跟月色相辉映。

艳粉娇红

撇去乍睹篇名的惊诧，稍作平心论，《同学少年都不贱》依旧好，是一种过去的艳粉娇红，感觉上拾捡起来，芬芳余温里无疑带有一丝惆怅。张爱玲当初不发表，不光是因为语涉姐妹情深的“蕾丝边”嫌疑，更重要的是事关有蓝本根据，有所妨碍，不便见天日。当然张爱玲归隐久矣，只是笔底照

样有情有欲，女主角赵珏眼前浮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女同学，触目的乳房巡视礼，片面而诗意的眷恋里，少不了的勾起欲望的关键。她难得地在字句里加插，胜却高调的渲染铺排。“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意思是除了为压力而刻意成婚成家的回归传统规范，应该还有点别的——一个徘徊于边缘，模糊的可能性。意识朦胧间或愈加清晰：我们会不自觉爱上同性。确定不确定，有些人很早就晓得，另一些人则历尽半生也未必愿意承认。

赵珏、恩娟、芷琪、赫素容，扣连环似的名字，每个人各有她们的爱恋，纵使“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后依然记挂着对方，虽然当中阻隔着几乎是天涯般辽远。小说里提起赵珏在兆主公园遇见赫素容，对方态度全然淡漠，是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相见欢》里的荀太太和伍太太关系微妙，也该早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通过第三者来透露玄机：“……苑梅在学校里看惯了这种天真的同性恋爱。她自己也疯狂崇拜音乐教师，家里人都笑她简直就是爱上了袁小姐。初中毕业送了袁小姐一份厚礼……”原来影影绰绰，这才有了《同学少年都不贱》赵珏送赫素容一个银花瓶的描写。又一笔，写两人在那黄昏的曼陀罗花径上散步。张爱玲的散文《穿》说她和一个同学在月下散步互表心迹，仿佛情调与之类似。处处改写转移的痕迹，可见多年还不能忘怀。过去总说张之笔底冷静无情，恐怕得修改此论调。后期的她大概不愿只说一则传奇了事，但渗染自我太多，又顾虑重重，于是写了又改，改了又收起来，不

想暴露天光下。

这赵珏的男女艳事倒还有，一个是韩国高丽情人，另一个是大学教中文的，风流得很。终究她惦念着的就那一两个芳名，是一般的女身女心。生命混浊浮沉，其实分不清当中的浓淡，种种并没有斩钉截铁，不过是一整块灰扑扑的感觉，有牵扯不清，有挣扎而依恋，落在宋词里，也便是“艳粉娇红吹满地”了。

旧时花容

也是乱糟糟的急慌心情下，飞快地阅读，当然也有疑心，假托或者伪作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粗略扫描，民国十多二十年的人情世故，宝初、宝余异母两兄弟，都是姨太太生的，故事场景设在姐姐阮太太的家里。所谓“金香”就是阮老爷前妻遗留的丫头，乍亮相便是抱着狗儿与“二舅老爷”宝余调情的折子戏，当中有《小艾》影影绰绰重叠的画面：那是小艾抱着猫儿和金槐说话，还有陶妈的儿子有根喜欢小艾，拿了雪花膏送给她。人物的名字到底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金香与后来《秧歌》的月香，同是大户人家的女佣；月香的丈夫金根简直是金槐和有根的结合体；金香的本名是“郁金香”，抑或张爱玲偷梁换柱的手法？“郁”是大舅老爷宝初的心情写照？恐怕这是各篇作品未完成时的暖身。说是暖身，其实不公平。他因为生母出身寒微，影响了人生观，钟情于下层女子，与金香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怜惜；也由于他的不坚决、时间的拨弄，两人无法在一起。多年后回想，都

已经人事变迁，大家说起来，无不说是弟弟宝余的艳史。就连这样绮丽美好的往事竟也被冲淡殆尽，完全沒有自己的份儿。细微的惆怅心理转折，此处真的是没有商量，彻底是张爱玲独步文坛的风格。

《郁金香》行文走笔引用多部“时代经典”，最鲜明的是阮太太。“面色苍白，长长的脸，上面剖开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彷彿《雷雨》里的雨始终沒有下来。”

显而易见，宝初、宝余不就是周萍、周冲？空雷不雨，是因为阮太太没有恋上任何名义上的儿子，只不过嫉恨丈夫前任妻子的丫头，处处提醒她是个填房身份，而且还跟她的兄弟调笑胡搞。郁金香当然是四凤，她缺乏四凤的过度天真，她懂得别人的眉头眼额，明白现实的咄咄逼人；她稍感宝初的爱意，却回绝了，他向她跪下，一生中记得，大概就足够；双双死在雷雨之中，那是舞台上的情节。

无线电播放的是《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空气里凤姐儿醋海生波，洋房里阮太太、荣妈等人暗传金香不正经，也是一种出自女人的异样醋意。老姨太叙说坐洋船，炫耀大开眼界的盛况，隐隐带出名妓赛金花，不屑中有艳羡——金花与金香，完全是传奇版与普通版之别，却是同类型的美人，一般女人太太们的公敌。《聊斋》的异艳气氛往往伴随着金香，即使她的一只细发丝赛璐珞的镯子，竟也夹带着狐魅花神之气，不是莲香也是荷花三娘子的化身。在宝初角度叙述，这恋爱场面时时透露着超现实味道。金香缝被子，两朵荷花盛开，一片被子皆是红艳的池塘，她可不是花神下降？至少是宝初

心目中的女神。她另有棉花沾胭脂，胭脂沾衣衫的小戏，让人联想到《秧歌》里月香做年糕，不要浪费红染料，涂在脸颊眼皮，一副九天玄女魅艳的样子。张爱玲将金香的美貌形容成“红颜”，流下的泪水是“红泪”。《怨女》英文版《北地胭脂》的前身就叫*Pink Tear*，当中恐怕有她自己恋恋不舍的因素。《怨女》里，碗底缓缓飞升的白菊花和烧酒里艳红的玫瑰瓣，各自象征着柴银娣两段隐蔽的恋情，给人印象很深。

金香替宝初缝了市民证夹子套，他一直带着，夹在书本里，在烟尘世间这个小物件仿佛是过去无结局恋曲的证明。后面哀乐中年的他，坐着电梯，一群娘姨小姐涌进来，听见“金香”二字，对照往事，即使人面相对也不堪回首。“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电梯在三楼停了，又在四楼停了，里面的人陆续出空，剩下的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可以是金香的。”诗意的氛围环绕着男主人公的记忆。张爱玲无情无爱，对笔下人物残忍，那只是局部的张爱玲。如果不懂得爱，这旧时的郁金香花容，也不会隔了时空也绽放如春。打捞了这朵奇花，至少我们知道一个小说家的创作，慢慢发酵，一直酝酿成醇缪——有她自己关心的题材，有即成的文风，不会说突破就突破，为写而写。后来她不加说明地埋葬郁金香，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这篇是用张的原名发表，《小艾》倒是用笔名“梁京”，两者之分，耐人寻味。

比当年《小艾》出土得好，网上还可以一睹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旧版《小日报》的芳容：郁金香旁边绘有一颗金刚钻，

光芒四射，俗气得真有小报作风，“一颗被学术界遗落的巨大钻石出土了”。后来撰稿的文句不无对应地加了这句，有意无意之间，不无调侃的味道。我是忙着厘清金香、小艾、月香，门下三艳的移花接木关系——金香和小艾的创作时间较为接近，到底是花开两朵，一先一后；《秧歌》里的月香是变种，却有点像金香回乡嫁人的景况。

《小艾》初见天光，即被原作者删节，那时只有香港盗版才能一窥全貌；皇冠出书，编辑部代写序，好像身份尴尬，不便自己出面，隔了一层的文章，语气也极度不满小艾，然后解释原型故事，是丫环少爷绕室追逐，后来嫁人，一心想发财……张爱玲隐身岁月布幕后面，一朵更接近原版本的郁金香，在她记忆的八宝箱里藏娇封媚，不许人间空气染指。多少舞文弄墨的才子，唯恐片言只字不暴露世间，忧虑不能流传后世，只有她甘心故纸随人化为灰尘，她真的只是为了“成名要趁早”？

宝初、宝余两兄弟身在旧式家庭，有可能的调笑对像不过是屋里的丫环女仆，是最近水楼台的一种，类似情节的话剧《雷雨》被张爱玲引用，也是因为那个时代颇为深刻的集体记忆。再版繁漪阮太太戏份只减到“印象记”，好比亮个相，重头戏择日再来。可惜笔锋一转，就是多年以后，叙述者改为宝初，顾着中年心事，无意于戏剧性场面，唯有忆妃老九脚踢小艾一幕，弥补了空白。然而整部《小艾》心理刻画人物塑造最为立体的，是席家五太太，不是艳丽命謇的丫环皇后。宝初、宝余之前，难免会联想到《倾城之恋》的白宝络，白流苏婚

嫁路上的一个手下败将，只是一个陈家一个白家，只能归纳为作者书写系列的变奏和延伸。

金香显露人前的是炫人艳色，在宝初眼中近乎魔魅的程度，她的身世着墨不多——存在是为了宝初而已，一抹倩影，装点古旧洋房的异艳郁金香，似水流年过后的淡淡香气，回旋于往事追忆里。张爱玲的立足点在没落王孙之中，下层阶级无疑难以入手。影影绰绰，似幻觉，似传说里的花神，尤其在她匠心独运的营造时代声音里，无线电响着话剧化对白，老姨太的话当年，絮絮叨叨，琐碎真实的世界掺杂了不真实。他的爱，碰触在空气，都是恍惚得几乎要走入幻丽云雾一般。在我们这些老张迷眼中，小艾、金香其实是一人，金香抱着狗儿，简直是小艾抱着猫儿出现。隔了二十多年，我们渐行渐远，还是看张爱玲。时空仿佛交错，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字句重露光华，我们却年华渐老，思想回去更青春的前方。时间开玩笑，也给了恩典，叫我目睹了1947年斜阳里开出来的红艳。

晚花静落凤凰去

1993年深秋，我在上海，坐着电车，经过一段路，就有人说她的旧居在哪儿。当然不是石库门的弄堂房子，而是一整排的洋式公寓。后来下了车，也略看了一会儿，门窗深锁，即使进去，都已经物是人非，再看多一两眼，也不过满足一时的窥私欲。只有走在这天光树影下，才能领略她眷恋这喧

闹人世的细节……法国梧桐叶子飘下来，南市狭窄的巷子，老店铺的门口向着对过的门口，几乎可以贴近在一起了。有的人索性在店外煮饭，烟气袅袅，小孩穿着绒线衫，蹒跚学步走过……摩登女性搽脂抹粉，穿着高跟鞋踩着脚踏车上班，但匆匆在繁华黄浦江畔晃了一晃，又能怎样？尤其安排好的行程最恼人。我倒是庆幸早一个礼拜到了，独自一人逛。之前在广州机场排队登机，逃难一样，遇到了一个上海商人帮忙，才过了关。他想必是出惯门的，喝咖啡时，他不无自豪地说："……做生意还是我们上海人行……"我一笑，恍惚记得张爱玲写的散文，她对这个城市的人了解剔透，知道他们的机智灵敏、世故达练，可又包容其中的小奸小坏。张爱玲原籍河北，像《金锁记》《怨女》里的官宦背景一样，北人南下，身是北地胭脂，生活历练又使之成为南朝金粉。地域迥异的民风，华洋夹杂的文化交汇，才让她在这里开花结果。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成名作《传奇》，再怎么被后人渲染一种旧上海的昏黄光环，其实并不怎么上海，即使是，也属于张爱玲眼下的世界反照。"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人们习惯于戏剧化的故事，情节非得曲折起伏，不这样，就引不起兴趣，如今美其名曰"可读性"。尤其《倾城之恋》最受人误解，就算被喜爱，也恰是张氏预期中的。她把一个极为现实的故事，铺陈成一则绮丽罗曼史，有着评弹的影子，又似好莱坞的名片《乱世佳人》。白流苏、范柳原言来语去，句句如抛绣球般流丽隽妙，互探虚实，都在等待对方俯首称臣，机智对白背后布满无可奈何的盘算计

较。这不是什么乱世情鸳的佳话。张氏写出她洞悉尘俗人心的低微无助，再体面的人也由不得自己：白流苏是为了找出路，宁当“女结婚员”；范柳原早看出她的用心，实在犯不着掉落胭脂阱。两人于是一字一句珠玑似的来往交锋，张爱玲浓艳绚丽的文字遮盖了其中的深意，也就是她所谓的“朴素底子”——再如何难堪也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面对。对于人生的为难琐碎，放诸世界皆准，无关上海。她的目光永远是炯炯，光透玻璃似的，照得洞亮无遗。

多年后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及祖姨母下嫁小她六岁的男子，这一段轶事，四十年代就写进小说《创世纪》里，半个世纪之后，仍不忘提上一笔。她明白现实的无情，人在这股洪流里渺小得无法自主，唯一可以让自己避开的，是沉浸在玫瑰红灯影怀旧式的记忆里。异代的神秘艳光与“分明有的”真实感交相辉映，此刻，她极度理智冷静地寻求一点绮丽的浪漫，后来就有人笑她好卖弄家世。张爱玲目睹显赫家族从金粉世界滑下来，一个个簪缨子弟落得颓败而难堪的地步。过早咀嚼沧桑的味道，竟然变成她的最大财富。“……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到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对照记》写到末尾，有这么一段文字，仿佛她自己也有个先兆，不得不心平气和地回头拾掇那遗落在年月里的碎片，疏淡几笔，记上了，连语气也轻缓低回；有触动一点爱憎之情的，不过是露了一两句“气死人”“我爱他们”，点到即止。大多数是陈述句之间夹带她的注解，对俗世人事的微妙，一一指出。

“急管哀弦”一词，原本就想拿来充当《半生缘》的篇名，后来舍去不用，晚年之时倒嵌入文内，想必体会出这是人生无奈的声音……自此将一帧帧照片翻出来，光影斑驳，人面依旧，不只是易朝换代，沧桑无常，而是从前的哀乐音容，一片片掠过来，作最后一次回顾，收入了她的全集里。是一块篆印，压在一旁，像完结生命的总结。我们记得姜长安决定离开童世舫时，用皮包遮住了阳光——就是最后的苍凉美丽的手势。晚暮天之花静落，挣脱重重尘网，骨灰撒在海上，这种收场是她熟读的红楼，落得一片白茫茫真干净。时光走廊已尽，她不在乎那些嘈切的褒贬赞叹。

红绫飘香再生缘

——连环画迷语

身为一个连环画迷，很多年之后才确定当初大人们鄙夷眼神下的小书，竟也成了某种怀旧情绪的经典了……从前的俗艳小书换了新装，函装硬皮，等于入了殿堂，卖得不便宜。一眼望去无不是熟悉的故事传说、最魂牵梦萦的人物造型，昔日的斜照夕阳下蹲坐贪看，如今重新上了架，梦里记忆原来全可以一一寻回来。王叔晖的《西厢记》，崔莺莺潜身西厢外听张生琴音，微微侧身，偏向一边的堕马髻，双结红丝带系腰，流丽地往裙下垂去，典雅不失柔媚；另有“闹斋”一图，张生那袭茜红色罗袍惹眼非常，后来在一套明信片里看见，可谓惊艳。刘继卣的《大闹天宫》画册，当年不就是我有过的《西游记》彩绘封面？横长的开本，齐天大圣一棒打去，一只炼丹炉倒地，焰光窜出，太上老君跌在地上，左右小童吓得伏着，而美猴王果然美得剽悍，一身华丽行头，工笔渲染，令观者目眩神迷。厚甸甸的一大本，翻来覆去，岁月虚掷于此，仿佛也觉得很值得……

过去父亲到书摊买的是香港出版的《武侠春秋》，而我

选的尽是图画取胜的连环画。其实还有一种香港出版的“公仔书”，较为大册，轻而薄，所绘的类型甚多，我喜其古装的通俗民间故事，多是改编《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编绘者大都采用笔名：翡翠玉、王祖元、伍寄萍、潘飞鹰和燕萍，可风格各异，颇易辨认，只是时代淹没，如今也无从知晓是何许人也。（跟某一派如黄玉郎的《小流氓》《龙虎门》等迥异，我也对后者“浅尝辄止”，并没有入迷。）这些画风真可谓俗烂到极致，却无端开出花朵，一个个从拟话本活过来。像翡翠玉笔下的莲花公主、《钗头凤》的唐蕙仙，甚至是观音得道，眉目都有一种蕴含的风情，衣衫纹理流丽；过后在网拍上看见一册《百宝箱》，杜十娘足踏烟波浩渺，一道红绫带宛若游龙地披挂在身，飘飘似仙，美不胜收。至于燕萍的女主人公，总是星眸翘睫，走路像花旦踩跷，耸起香肩，半慢回娇眼偷看，近乎是穿汉装的印度佳丽，纤指作兰花状。后来我主观地将其代表作定在《武松杀嫂》一书。封面那个卖炊饼的嫂子一身素服，却诸多沉醉于自恋撩人的姿态，身后还有群鸟飞舞，一只孔雀半开屏以衬托。当时童稚年幼，觉得那丝俗艳分外使人亲近，倒也不察觉当中暗藏风月。又或类似哪吒故事的《风火玲珑塔》，焦点也还是放在东海太子旁侧依偎的蚌壳精，也还是一般的妖娆，媚俗之中带着天真。燕萍所绘的男女皆不正眼视人，斜睨飞瞟。还有石矶娘娘与木吒成亲一幕，香艳又诡异。哪吒踏上风火轮，大战石矶，之后她被烧出原形，是一块大石头——石化美女动凡心，没有比这件事更具警世意味了。书末有“编者的话”，说还有不少《封神榜》有趣

故事，有《妲己》《闻太师绝龙岭归天》和《姜太公封神》等，“另日再编绘以飨读者”，可后来却一直未见，后页预告的是燕萍下期的《白狐狸》倒有印象。燕萍曾有过一本《珍珠姑娘》，五彩套色，编绘的也是蚌仙故事，来到人间结识平凡男子展开婚恋，很有童话味道，不像过去那种艳媚的作风，这难得的小书多年后找不着了，应是一个无心之失……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不过大部分都还在，尤其是在友谊商店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吉隆坡也有这么一家，许姓商人所开，也一样售卖中国货，从药材到大白兔牛奶糖，从绣花鞋到三打白骨精彩色铅笔铁盒，自然也没少过那连环画。更有一种民间故事选，几页前言都被撕掉，因为“反映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揭露封建社会黑暗”字句蕴藏了社会主义暗语，马国内政部自有华人官员，嗅觉很灵敏，无不经过审查。一个锈斑迹迹的月饼铁盒，或者是极其朴质到简陋的鞋盒，都装着一本本心头爱，搬家多次从未丢弃，即使无可奈何地扔了一些其他的书，也不曾想过将这批宝物舍去。年月的尘埃静静地躺在盒面上，打开来，封面略微旧黄，其余一切与记忆无异，可回顾旧物，物主已历经时代沧桑，岁龄挨近中年，转头不及细想，那个孩童的自己依稀还在不远处，可种种真个如幻梦；当初的商店老早不在，原址遭受火患，也就废置至今。

盒里觅着的是《马兰花》，孙建林绘图封面，桃红裳小娘子手拈马兰花，有这么一句口诀：“……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是社会主义味道浓厚



孙建林笔下的《马兰花》

的神话故事。故事里的大兰小兰姐妹花，一善一恶，容貌相同心肠各异，类似南洋马来人传说《红白葱头》。马兰山上的马郎神秘而俊朗，山上婚礼，色彩斑斓，很有民俗风，又具童趣：兔儿起舞，荷叶作顶，莲花作床。那时正纳闷，马郎是花神？翻开连环画，行文里是这么介绍的，只是记忆里牵扯到另一个情节，是蛇郎君？以花招亲，还得老爷爷回家问一问，姐妹之中谁会选择马兰花才行。另一本段伟君绘图的小书，马郎塑造得高挑秀气，披一件斗篷，乘舟至岸边迎接小兰，“美丽的人间，幸福的会见”。一朵花冒出，开出一天的花来，将这一男一女团团围住。孙建林的彩图版，马郎靥红齿白，一身水蓝色衫袍，站在小兰身后，笑盈盈地看着她穿针刺绣。电影版《马兰花》属于歌唱话剧形式，马郎翩翩佳公子打扮，在大群演员扮演的猴子、白兔、喜鹊的簇拥下，角色几乎是《白雪公主》里的王子。当然换作如今的说法，兰花姐妹其实一体两面，只不过给小孩看的故事书，顾不得复杂化。剧终时树公公免不了说：“……勤劳和勇敢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记得在友谊商店买来的还有一盒童话故事，其中一册是《宝船》，印象很深，全因为纸盒封面画的正是那艘紫红色龙头船，其中还有飞檐式船篷——这故事其实看来眼熟得很，是老舍写的，那些可爱的画则是陈永镇的手笔。那宝船在江中，划桨掠水，万般生物皆可救，大概只有人类没法救，人之不可信不可靠，恐怕连同类也深深觉得。只是我一直记得那一行排开的公主，她们蒙着纱，要让王小二猜出谁是真公主……



《宝船》是陈永镇的手笔。

而蜜蜂围着头上飞转，便是了。还有一册《杨再兴》，是香港海鸥公司出版，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岳家将故事，也曾一直追看，但知悉了后事悲惨，就不愿再看下去。岳飞，字鹏举，名字非常飘逸，且具大气，可他最终飞不了，命丧风波亭。岳飞连逃走也不屑，根本回头就是死路——所谓“莫须有”到底有其因由，他触犯了一个恋栈权位的君皇大忌。只要有岳飞在，赵构就不能永远放心——暂时繁华，瞬间富贵，江山动辄消失如云烟，绝不可让此人一手破坏。岳飞收服杨门之后杨再兴，同心抗金，恢复中原，想来不过是幻灭一场，于是那《说岳全传》看来看去，下意识不愿意记得“风波亭”一节。即使在孩童眼里，正派侠义大将平白冤屈而死，没什么比这个更震撼了，千百年来为岳飞叫屈。然而我们这里的教育，是旧称南洋，如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教育，至少是老一派人做人方式，都往世故油滑的路上走。周旋、协调、斡旋、谈判，进一步退一步，笑嘻嘻地交换条件，夹缝中生存，玩着聪明伶俐人的游戏，最好双赢，互惠互利。至于正义，那是属于通俗民间故事连环画的事了。

幸亏很小就喜欢《聊斋》，躲在狐仙花妖的世界很有避世之感。是短暂地沉浸在某个迷离空间里，薄小的连环画累积成重重一大叠。像我这种没有“整理成癖”的人，找到什么就翻阅，写这篇东西也是散漫不已，随想随写。单是《聊斋》连环画，可谈之处甚多，思路跑野马，半途再走岔也有一己的乐趣。较为精致的是1984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皆属彩绘，《画壁》一册，非常空灵而带着古拙的艳丽，黄



黄培中的《画壁》颇得《女史箴图》的神韵。

培中绘图，画风参考了顾恺之《女史箴图》，壁上仙女梳妆更换发髻，隐藏一段思凡的情事。“心生感慨”反而是书生观点的，那份似梦还真，等于历经了一段之后，独留壁上画影。尝过男欢女爱，天女螺髻翘然，俨然少妇模样。那前来参拜的朱生未免惆怅吧？分明是真的，有人暗牵衣袖，有笑语幽香，有耳鬓厮磨，历历清楚，触手软暖，体香仍在，又怎么会是幻象？欢乐的回荡感觉仿佛迟迟未消散，却已身在壁前。种种皆隐去，不过是梦，可到底发生过了。爱的生灭是这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封面就是程十发画的《画壁》，上集是双髻少女，下集是高髻美妇——记得那侍候梳头的仙女也有四五个，挽发髻的、捧住铜镜的、手端水盆的、提起宫灯照亮的，一个个双颊涂上胭脂红，背后有天际云霓回旋，虽是缥缈天宫，也像人间一样，很有喜气。

仙女动凡心，大概在《聊斋》故事里再普通不过，然而情况处境有别，仙女命运也大不同。《粉蝶》的背景是海外仙山世外海岛，那无意间动了心的仙婢粉蝶，被发现后即谪降红尘，投到一户人家去，了此情债；嫁为人妇后，前尘旧事忘却七七八八，只是偶尔听一首《天女谪降曲》，若有所思，似忆起仙岛旖旎梦影。而《神女》里的南岳山神之女，一如民间传奇里的闺阁千金，暗赠珠花，以解穷书生之窘困。那男的恋恋不舍，多年相思，执念神女。她想必知道，可一拖年月漫漫，吊足胃口，也不愿亲身慰藉痴心人。等到临事相求，他逮到机会，摆起架子，神仙天姬不得不纡尊降贵……她当然洞悉他要什么，也可能算准时机，此时此刻奉上香泽与情



程十发的《画壁》又是另一种精彩。

爱，才是值得的。她要他等待，让自己等，要来的孽债迟早要偿还。有了救人的理由，就是私情，在伟大名目下，仙凡结合，也没有了贪恋风月的嫌疑，那种用心良苦，长久的想念盼望，都修成了正果。彩绘《聊斋》有册《香玉》，张晓飞绘图，把花神香玉画成唐朝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模样，头上顶着大朵牡丹，一手掀起卷帘，一手执羽扇，斜睨探看。我只想起胡兰成，写信给炎樱，希冀张爱玲学那黄生以杯水溉其根株，他竟自比香玉之花魂——张爱玲后来说不喜《聊斋》纤巧，反而去看《阅微草堂笔记》，自是一种特殊记忆使然。可惜这册我大概只爱封面画，里内的连续画面没有期待的好，倒不及张文忠绘画的《聂小倩》，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印。封面那宁采臣睡到半夜，掀被而起，书桌前站了个美人，一手支着桃腮，窗外正挂起一弯眉月，很有迷离绮艳的气息。只是多年了，书册已有潮迹斑斑。

那些更小本的《聊斋》连环画里，《鸦头》一直印象深刻。故事几乎接近“沉香救母”，只是这当中的变奏，却有一种妖异的阴森。狐精化人，却选择最便当不过的堕落方式，以色相魅惑，在青楼过着迎送生涯，也和现实鸨儿一样，压迫女儿下海卖笑。贵为人身也有作贱无耻之辈，狐狸已有媚人之术，难得幻化一副花月之姿，只怕抵挡不住方便之门，驾轻就熟地卖弄天赋，也是有的。鸦头的出污泥而不染，大抵出自读书人的心理投射居多——贤妻良母的庞大身影无处不在，王孜射杀姨妈、外婆两条妖狐，鸦头流露不舍不忍之情，完全符合儒家道德的妇训，狐狸原始的一点魅异冷酷消失不



《娇娜》的故事家常味道很浓厚，不带一丝诡异离奇。



《阿绣》也是一幅“升天图”。

见，唯存人的温柔敦厚。还有一本《娇娜》，封面画的二男一女腾云驾雾，飘飘半空，不似人间，却在人间——闭上眼的想必是俗胎人身，无惧睁开眼的应是狐仙了。娇娜不过是狐狸家族的小狐女，淡淡几笔，突而出场，戛然又没了影子，不久因天劫现身，男的叫孔雪笠，与狐结交，末了还救了他们一命。这一家子其实与常人无异，家常味道很浓厚，不带一丝诡异离奇。这应该是狐修炼的境界，化为人身，学着一般人生活，但缺少庸俗陈腐；懂得人间的好，可不沾尘气烟火，比仙更平易近人。

《阿绣》也是一幅“升天图”。我特别钟情仕女展袖，衣带翩翩，冉冉飞舞在云里雾里的姿态。同版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叫《莫负青春》，周璇唱的主题曲也叫这个名字。“山南山北有个赵家庄，赵家庄有个好姑娘……”贪玩的狐仙幻化得跟阿绣一模一样，制造了各种误会，却是为了撮合一段姻缘。我那个小铁盒，一本本《聊斋》故事装在里面，《阿绣》总放在最上面，每次揭开盒盖，迎面便是这狐女飞天图，屡看都有一阵阵欢喜。想起有人说看“小人书”是没出息的。出息，是指闯大事业吧？人海茫茫，总要冒出头来，让人瞧见。岁月如飞，《阿绣》还在，并没有飞走，依旧让人欢喜而平静。我的过去则一逝不复返，出不出头，没有关系。

从烟尘幻化出芙蓉来

不久前我还抱着《都会摩登——月份牌：1910—1930》大本的图册。封面的女人穿着蓝底白花翻红旗袍，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是接机还是送船？这种月份牌仕女一度令人惊艳，只是因为市场趋之若鹜，以致翻印复制的海报比比皆是，而且还冒仿古董，故意把嵌镶月历纸的细铁片弄得锈痕斑斑，技术略逊，还是轻易看得出来。坊间所谓营造旧南洋气息的仿老咖啡店，墙上必备类似月份牌的相框仕女图。因为喜欢，更加难以忍受这些媚笑的民国女子随意而近乎廉价地沦落于寻常院落，即使那种美归根结底是俗艳俗丽的。可是人家却在伧俗的仿画里得意地以为虏获了古典雅致，看久了确实使人无言以对。然而最初的心，也不过是极单纯的喜欢。现在还买得到的三凤海棠粉，小小四方盒子，一个烫发细皱微波的女子，回首凝眸，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影星陈燕燕，下角还有并蒂玫瑰，那种深红浅红完全是水彩的画法，而抵住香肩的一张脸仍然带有工笔仕女图的痕迹。自然也不会忘记标签，“认明商标”，两个旧铜钱并排同列，叫做“孖钱”。



这样的一个海棠粉，真的是时代的标志，小巷小弄的陋室明娟，随时对镜擦拭，添一份白，多一点娇。

经典的是双妹牌花露水，广生行的老字号产品。两个衫裤相似的女仆相依相靠，Florida Water 标贴纸，背景图即是一丛丛紫兰花。淡黄色的花露水，开瓶后微微一阵柠檬香气，倒没有西洋香水侵袭式的兰麝花香，隐隐只带一丝若有若无的芬芳。双女花开两朵并立，不管是当时的商标，还是留给后世光是当作俗世艺术来观赏，都是极品。面孔一致的双生花，梳一样的发型，一般的人字形刘海，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短旗袍，一对玉人勾肩搭背，身后是花团锦簇；要不然是头绑发带，一个手挽花串，璎珞似的垂到裙摆，另一个捧着篮子，满篮子的花朵盛放，只是她们笑得人比花娇——审美的标准时移世易，当时的美艳不可方物，如今很可能让人失笑；如今的美，未来也难免落得荒诞老土的评价。但因为曾经存在过，是一个活生生的缩影，清末民初，有过这样质地真实的事物，借着这看来俗不可耐的商品照映出当时人，就算是片面的、美化过的，也的确自有一种想象的依据。

眼前就有一罐普通不过的保济丸。仔细端详，盒子里的暗花设计其实繁复，线条缭绕，花叶依偎，正中是楷体“保濟丸”，保留繁体字，恐怕这种时代变迁的意味，有心人才会懂。现在就连旧时代的香烟牌子、烟标，也成了某一种怀旧的投射，或者收藏鉴赏的对象了。像美丽牌香烟封套上的摩登美女是吕美玉，她是当时的红伶。女人演戏其实不多见，大概略有姿色立即轰动，要求非常宽松，如今看那鹅蛋框里的女子到


ROAD CENTRAL,

底不算倾城之姿。流传下来的是一种旧闻逸事，归纳在民国掌故里，使原本俗气褪色的粉艳招揽变得有故事，有向往。这些来由，无形中使旧日形同垃圾的废品忽然镀上了一层传奇的金粉。潮流冲击，浪淘沙里的被淘汰的事物多不胜数，谁晓得有一天出土见天日，也就被供入神龛了。隔朝遗代的沙石，辗转存活竟然是珊瑚宝树。“请吸美郎牌香烟”的仕女们，四季衣裳打扮，持扇扶枝，身套一袭纱巾，或是翻开狐裘的昭君套冬衣，无论如何也是中国最早的模特儿。1949 年过后，说起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都是“四旧”，政治不正确到极点，旧社会的残渣，可熬过年月，思想大扭转，又变成研究的焦点，至少也是封尘时光不小心掉下来的一块碎片，拼凑不齐，但可以窥见某一个遗失光年的片断。

香烟牌子附送的画片一字排开也是史料了。年青时代的四大名旦，一个个穿着戏装，拍摄首本戏的亮相凝定玉照，上色印在画片上，也就是如今的明星相关产品，弥足珍贵。我想起小时候买过的那种卡通人物画片纸牌，一大张的用虚线分割成小张，掰开来即可收藏，留到现在只怕也有一点价值吧。我在上海画报出版社的《老香烟牌子》里发现，还有一批“海上名花清装仕女”的香烟画片，似是《九尾龟》《九尾狐》里头四大金刚的名妓，什么金小宝、林黛玉的肖像，涂上粉黛五彩，等于是后来的交际名媛，“书寓先生”的雅称，比交际花更好听，个人玉照背后还附加题字，只是内容有点不伦不类:“媚态断肠”“空闺忆君”“利路亨通”“横财有望”……仿佛是占卜的批语。那时候流行牙牌，换作香烟画片，闲来



无事充当娱乐。清末上海已是十里洋场，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画租界名花坐马车兜风，吃西餐，对着洋蜡烛火对镜，挽起摹本缎镶滚袖子打撞球——他另外整理为《海上百艳图》。当时称为“倌人”的名妓等于是时髦象征，也乐于抛头露面，群众目睹，艳羡之余，描绘成图，印刷出版，是一时瞩目的新闻。我曾经有过他的《吴友如画宝》，笔下的神话题材很典型，牛郎织女、嫦娥奔月，还有古代名女人，步步生莲花的潘妃、以玉唾壶承泪的薛夜来，极尽异艳之能事。延续下来，也就是月份牌美女的始祖——不像典丽秀雅的工笔画，走不进寻常百姓家。他一则历史美人，旁边列着引用笔记道出来由，其实也长知识。

辑二

倚栏看旧日金粉

横眉有情

——如梦如歌顾媚传奇

顾媚（1929—），原名顾嘉弥，1929年生于广州，是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歌手、演员，曾加盟邵氏兄弟（香港），有“小云雀”之称。是作曲家顾嘉辉的亲姐姐。《不了情》即为其成名歌曲之一。1970年代起专注于画坛，成为画家。

歌者　不了情

现在听见有人把《不了情》的歌名叫成《忘不了》，就连所谓“新”的《不了情》也逐渐归纳在经典金曲的行列里。更甚的经常看到访谈特稿，“百代歌后”静婷一再说，此曲本来属于她原唱，因银行挤提，转而给别人唱去了云云。别人者，顾媚也——且真的一曲天下惊动，唱遍每处，可谓人人皆知顾媚，一时万紫千红，声名锦绣。一阵急速如雨点的钢琴声过后，一把女声平地而起，“忘不了，忘不了——”这大概是多年后偷懒把曲名暗换的原因。也许静婷的高亢，大可唱得宽阔圆润，顾媚嗓子略微低哑，音域不广，清亮娇



脆自然不及静婷，可她却自有一种动人凄楚，不光是展示漂亮歌声，当中难得的是有情，歌音带涩，竟流露楚楚动人，余韵不绝如缕……这首歌本是电影主题曲，幕前露脸的是林黛，影后本色的歌喉其实质朴得可以，顾媚不尽完美的嗓音恰好配得上，也契合戏中人哀怨的心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有趣的是，互相帮衬的结果，倒不是任何一个得委屈被掩盖——林黛借着歌声，悲剧女王宝座唾手可得，而顾媚意外地更为人所知，绝非躲在幕后隐藏。

顾媚缓步而出，破天荒领衔主演一部电影。她开头唱起了《小云雀》，举起手，手上是长的白手套，“……飞过重重的高山，飞过茫茫的大海，从天边外飞到人间……”印象深刻。多年后看到甄妮访问顾家辉，说起其姐顾媚，称赞她歌声很诚恳，小时候听的就是这首《小云雀》。布景隐没，那悠然穿过天边到人间的歌，降落红尘，历经的又是一番沧桑。顾媚的自传《从破晓到黄昏》，写的都是鬻歌哀乐，岁月浮沉，感人至深。

里头也写及她和方逸华的情谊。后来听到了两人合唱的《万紫千红》，算是什锦歌，顾媚负责中文部分，方氏理所当然地唱英文。柔腻的时代曲撷取精华，一人一段，顾自是一贯的婉妙楚楚，而花间丽词转换了外国语，总隔了一层；方逸华则运用浑厚磁性的歌声，一种恢宏的气场包围，即转换成国际舞台。本来这种双语表演也是潘迪华的绝活，她的改编很重情境，吐字流露出说不出来的仪态风流，悠游自若，不比方逸华的字字清楚。顾媚穿插其中，不过是清幽流动的

曼声歌吟，有点老实，那丝甜意点到即止。一首首名曲如花开，中外点缀，雕栏玉砌开了朵芙蓉，也就急急地赶去西洋园景里添多一枝玫瑰，双姝双声，如今听来也是时代暗换的歌声了。

旧事如烟

手头上新得一张复刻光碟《尽在不言中》，封面顾媚穿一袭玄黑镂花旗袍，两只戴着黑手套的玉手绕在螺旋的铁栏上，一脸笑意，秀眉入鬓。打扮自然是过时的，只是隔了这无数年月，却焕发了一种新的光彩。这里头的曲目有些是重唱的，有些则属于弟弟顾家辉的作品，其中一首《处处留情》，爵士味道浓厚，颇有意趣。之前就数当年飞利浦出版的《梭罗河畔》最值得一听，收录的歌曲多半具有特色，顾媚歌声平实却暗带一丝柔媚，总是唱着唱着，让人有身在热带绿野的错觉，椰影熏风，红花艳丽，歌曲或抒情或旖旎，浓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情。老作家刘以鬯的小说《热带风雨》，里面一短篇就写了《梭罗河畔》，他如今年已古稀，一早否认和顾媚曾有过种种情丝牵扯——她在自传里写到此节，无限幽怨，无限低回。王家卫的电影关于南洋丽人的情节，几乎都带有顾媚的影子。

画里重生

白光有首《醉在你怀中》，歌词里有“……只怕那醒来时，

更寂寞虚空。哪管明朝，各散西东，只要今晚，我俩相逢”，道出缱绻缠绵的不可靠，时日变幻的无常，那点留恋也显得飘忽，于是歌声更为沧桑，更为慵懒——写词的正是顾媚。她以前神秘隐晦的往事，似乎是身在暹罗那段了。顾媚一身泰国装束，拍摄影片，灌录暹罗歌曲，遗落在当地的谜团其实如同云里雾里，如今也有人在那儿寻觅顾媚的点滴，一张剧照、一张海报、一张唱片……恍如无边沧海里浮现的一点珠光，海上闪现的一弯霓虹，更证实她隐隐约约的魅艳迷离。多年后顾媚缓缓转身重生，成为一代画家，寄托在山光烟岚里，在峦峰重叠间云海缥缈，玉带萦绕，笔意细腻，一片风光闪藏着过往的绮丽婉媚，山水渲染之中歌声似有似无，对照前事旧影，在新梦里做着旧梦，让人怔忡不已。

亮月明星

尤敏的芳名流颂，跟她的美是不可分的。

许多年之后，我们脑际浮起了那抿紧嘴角微微一牵的笑意——是在笑吗？却全无大动作，不过是轻浅漾动。更教人静静地从心里惊叹的是一双眼睛，从不斜睨含媚，止于淡然的一瞥，竟觉那目光华彩璀璨，然而毫无咄咄逼人之感。眸影尽是温柔韵致，饱含情意。可是那种楚楚可人自有一份神秘，像黑夜兰花的根须伸向未知之处。梦幻少女的原型模样仿佛依据她的面貌来仿照——男孩子心里除了绚烂欲醉的玫瑰，也有一朵圣洁无瑕的百合花，他们即使再向往愈堕落愈快活的欲网狂潮，但怎能抗拒清灵幽绝的空谷仙音？尤敏的代表性不容置疑，她凝眸含笑，一千万个一亿个化身飘逸而去，藏身于永恒记忆的大花园里。

每个男子逐渐长大，总会记得有这么一个少女的美好种种，眉黛嫣红还没有褪色，那发型服装过时，倒丝毫没损她的存在。一帧帧相片里的尤敏，清丽如昔，完全不因时空变迁而影响她的价值；时代局限的魔爪纷纷断裂，也伸不到她的衣角身旁。



少女尤敏几近不朽而永恒。另一个她结婚生子老死而终，那是一枝世俗烟火的花，而这一株天外艳艳的奇花，活在千万人的印象里，早已写成了一则传奇，时间停留在1958年之后。

命运的戏剧性，往往在于播弄与阻隔。1958年以前的尤敏，依旧是尤敏，也演了不少戏：南洋娘惹、孤守青灯的黑袍修女、异族美貌少女，或者菜园里的凄丽女鬼、民国卖唱歌伶，甚至是《红尘》里一人饰两角，姐妹情仇，自己与自己斗争，大展演技。她不见得逊色，可是绽放星光却在蝉过别枝之后，事实上那三四年间，尤敏简直登上了云彩，在碧空里翩翩飞翔，只因为经过了天光洗礼，她的青涩羞怯转化成少女矜持，她的呆滞刻板已成了柔情内敛，静态默默理所当然是贞静贤淑，不仅原宥了，甚至换作了赞美，原本被亏待的，受忽略的，都加倍地偿还。我们竟然有这么一个尤敏，好像过去的双眼未曾打开过。日本人的惊艳非同小可，一次次地登刊尤敏照片作杂志封面，邀她和宝田明合作拍戏……

1966年，尤敏息影之后的第二年，美国*Bazaar*杂志刊出了她的相片——只是过了些时候。尤敏初次展现了成熟风韵，她侧身向前倾，一身斜纹图案衣服，一手举起，纤指轻拈唇沿，一双著名的星眸微微转动，欲语还休；翘起的眉梢眼角隐隐含着着妇人神态，少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然，我们知道世上的传奇事例，虽说如丽月升空，零星缀云，但照亮了一个时空之后，就只有依靠着集体记忆延续活下去，等到星沉花落，传奇真正产生，牢固地屹立在时光里。她们要再死一次，永恒才至此开始。

丹凤艳阳化圣母

其实喜欢看芳艳芬的戏曲电影，只是重要的几部大概都失传，甚至是当年的彩色片，“七彩伊斯曼”，能见天日的恐怕变成了黑白拷贝，光彩艳影尽失，留下暗淡的映像。像《艳阳丹凤》《汉武帝梦会卫夫人》就寻不着。看着市面流传的《六月雪》《梁祝恨史》，心里想着的则是不曾见不曾闻的芳影芳音。随缘之下找到的是《丽鬼怨仇》——是“丽鬼”，生僻字眼，想必是说这抹冤魂是“香魂”，“艳鬼”则太妖冶，不合芳艳芬的风格。她穿着民初装束，披一件斗篷，在大雾弥漫里出现，确实属于神秘美艳的一种装扮，纱巾还是围兜套住脸腮，掩映的雾光照着眉眼，自有难言的丽色艳光，如果是冥界幽灵，仿佛也值得依恋。

这种老旧粤语片也讲究“进步思想”，真的鬼魅出没是不大可能的，多半是假扮，或者是掩饰，实质有着革命党身份，怀着任务而来。有趣的地方则是男主角还得疑幻疑真，要演得相信这一切的样子——到底最早的原因是惊艳，受到吸引，之后她说什么，当然深信不疑，跟着游戏规则走。幸好剧情



总是安排正义伸张，警恶锄奸，然后马上停止两相进进退退的试探。最近看《银坛吐艳》一书，专门收录芳氏电影资料，里头顺带一笔说，如此片始终以男主角的视角叙述，就可媲美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一切可能性，都必须往边侧夹缝处浮想，影影绰绰的才可成立。《迷魂记》的那份执著迷恋，开始是男的穷追不舍，后来是女的心防粉碎。但他痴痴眷恋的是神秘美人，眼前化为血肉真实的人，迟早会失望，恋之火随后熄灭也不出奇；女的情根暗种，冷艳桃李，心底灼热，谁知人儿淡漠去，落入尘世俗缘里最老套的下场——她不再令他觉得新奇，丽人亦是寻常人。或许有好结局，只是这个稳睡在枕畔的女子，已然再平凡不过，他的目光转移他处，他处必有别的绮丽亮光。

另一部《复活》，女主角境况更为彻底。身为使婢，一时意乱情迷委身于少爷，自此一路惹泥沾尘，沉沦以致鬻歌卖笑，更犯下血案，和当初男人再度见面就在牢房里。她一头蓬松散发，意态放荡，故做豁出去的姿势，反正自己经过的那一番折磨痛苦，对方不必知道，如今再倾诉什么，也是徒然。过去仅止于一个家婢身份，有几分纯真美丽，如今她侧着头望过去，半带嘲讽地笑问："可有香烟？"嘴洞微张，隐隐见银牙玉齿半数已焦黄，并说自己有个艺名叫"飘零女"，直接明指个人身世飘零，不作任何修饰，大咧咧摊开一己的悲情。虽说一切逝去如烟，只是恍如昨日的温言软语，点滴甜蜜，回想回味，海浪拍打崖岩，冲击到最后连眼泪也没有了。剩下一个讽刺美好记忆的躯体，留下堪供咀嚼的甜味还有几

分？连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是巨大的刺激。可正因为如此，即使免不了话当年，语气只能淡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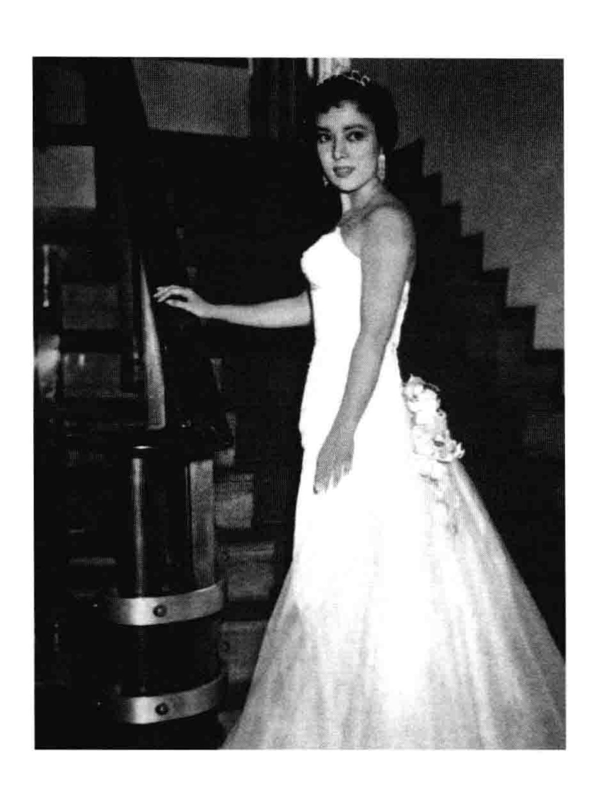
这《复活》根据托尔斯泰的名作改编，题目索性不加改装，原名上阵。看岳清所著的《光影寻源》，同篇搬上银幕的还有《荡妇心》，白光一妇当关，慵懒堕落得更加驾轻就熟，那一把烫得毛松松的头发，根本就是芳艳芬版的蓝本。有趣的是，第三回搬演是李香兰的《一夜风流》，记得当年画报里刊载一张她在牢狱中手夹香烟的照片，那斜睨目光张狂……这些能歌善舞的歌姬、妖姬和花旦王，不约而同地示范一个沧桑女人的历程，花开半蕊，到飘红落泥淖，是有怨也无声，有悔亦无言，大抵她们体内都潜藏着一个“风尘圣母”的分身，借此演示。可演完掉落枯井命运多舛的戏份，一阵香风，芳艳芬也就换上旗袍，踩着高跟鞋，飞往英伦结婚，一个手势，将演尽艰苦悲辛的戏文截断，没有一根玉簪划开，也就自此天上人间，各不相干，那一份美满似乎超越任何一出首本戏的结局。

一缕兰香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生于辽宁省抚顺市，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歌手和电影演员。1906 年举家迁到东北。1933 年被李际春收为义女，改名为李香兰。1945 年日本战败，她以汉奸罪名被逮捕，后被无罪释放。1946 年遣送回日本，1947 年改回原名山口淑子，继续其演艺事业。1958 年冠夫姓成为大鹰淑子，告别舞台转而从政。1974 年当选参议院议员。她受过正式的西洋声乐教育，代表作有《夜来香》。后来有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很多同名艺术作品，如流行曲、舞台剧、电视剧等。

穿过云海雪岭

偶尔在网络视频看李香兰旧影片，因不是要看就会有，所以难得，多半是陈年的日本老电影，且是满映时代的。那时东北被称为满洲，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拍摄的都是政策电影，什么《白兰之歌》《支那之夜》，近乎朦胧状态的黑



白片段，见一个穿旗袍美人，眼波流转，含笑而歌，那眼睛大得神秘而宝光流灿，就是个有故事的女子，而且比任何影片剧情还戏剧化。她是日本人，乔装中国人，用着“李香兰”这个名字，战败被判刑，户籍证明国籍，坐船回去；和她相互对照的是川岛芳子，有着日本名字，却是中国满族郡主身份，于是逃不出死神召唤——即使这样轻描淡写，也让人觉得命运的诡异，比电影还更电影。《上海之女》一幕，她手拿羽扇，纯熟地唱起《夜来香》之后，紧接着一首“……天地茫茫，何处是家乡”，不久就唱出一连串日语，众人侧目。特写，李香兰含笑；再近一点，山口淑子本相呈现，一脸幽怨；更近，剩下眼睛，灯影闪烁，和男主角相对。当然她原名是山口淑子，像日本出版歌曲光碟，战前两辑标明是：李香兰（山口淑子）；战后的是：山口淑子（李香兰）。中日双语交杂缠绵，可歌声是凤鸣九天云霄牡丹开，美得惊人，不近人间，却是人间莺喉玉音出神入化。一曲历久不衰的“……那南风吹来清凉”，到最后不绝如缕的尾音，断续起伏，不是为了拉腔而拉，而是证明花香越远越芬芳，在夜色里飘拂不已，是歌声，也是人。多年来别人的翻唱，只是叠印无数次的水墨梅花疏影，味道渐淡，也只有她的原唱，是横来穿过云海雪岭的一缕兰香，天外停驻不散，时空就此寄存。

化身艳影

去年看了一本《李香兰的恋人——电影与战争》，内容

绝对没有书名如此罗曼蒂克，说的是当年上海孤岛的一宗血案，死者刘呐鸥，传说是李的秘密情人。刘分属新感觉派作家，他被暗杀一事，其实是当作歼灭汉奸处理——跟另一个作家穆时英一样。当然以世俗眼光衡量，穆的名气比刘略微大一点，如今作者田村志津枝等于是个案处理，以资料佐证旁证抽丝剥茧，还原命案背后的真相，但大部分也只限于云里雾里，写信给李香兰，欲询问关键事项，也石沉大海，没有回信。原本立意要把它当闲书来看，翻阅之后，即发现过于严肃，文字意涵其实要把李香兰的魔魅外衣撤掉，让她慢慢回归历史……她并没有这样无辜，也并没有天真到和政治权柄毫无关联，也许刚开始没有想到这许多事，尝到出风头的滋味后，她才知道要付出代价。最早看的是《我的半生》，她以山口淑子的名义跟藤原作弥合写的；另一本是她的随笔《战争、和平与歌》，封面标题是“李香兰自传”，说到底写作态度有点“浅尝即止”，比较属于生活化笔触。

兰闺记

她来香港逗留拍片，灌录的《兰闺寂寂》《乌鸦配凤凰》，算是一种小调小曲儿的风格，是《金瓶梅》里的插曲——影片大概还有，未见天日而已。只不过我看到细碟唱片封套上写的是《武松与潘金莲》。“金瓶梅”三字应该是误植——金莲乍现，另两大主角瓶儿和春梅芳踪杳然，剧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如果走的是《水浒》路数，金莲死期更快，来

不及进西门大官人的府第当五娘。当年戏院派送的老旧本事，剧照里李香兰手抱琵琶——潘金莲雪夜弹琵琶，原著回目里也还是有的，歌词里透露一二：“琵琶弹起，太悠扬，歌儿唱得太心伤……”后来知道演武松的是杨志卿，演西门庆的是王豪，整个想象的空间顿时暗淡失色，不看似乎没有损失。有的电影故事封面是李香兰一身湖水绿，倚栏倩笑，卍字形栏杆朱红色一片，艳丽得不能逼视。时光退后，独有丽人稳坐，美了超过半世纪。那琵琶怨曲，再凄怨也变成了艳曲，她一人的兰闺里，即使寂寥空虚也没关系了。

补缀上的传奇

看胡金铨导演的《山中传奇》是多少年前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由父亲牵着，到巴刹律星光戏院看的。记得那张海报是水彩风格，两个女主角，一个是徐枫，手拿毡鼓，五指拍打，那血滴滴的指甲很瞩目，发髻高耸梳成双心髻，但杏眼圆瞪，带无限凶光，这角色是“乐娘”，一身皆是深橙红，艳得诡异，份属厉鬼；另一个是张艾嘉，侧身吹笛子，目光柔情，是另一缕芳魂庄依云，她身上用的是淡蓝天云色，神情有一丝幽怨。男主角石隽在前段一直赶路，叠翠碧水，在一片废墟处，有座石雕上，白衣女子坐着吹笛，意境邈远，却有一点似有若无的情愫。

如今找这部电影的光碟也要靠机缘，数年前得了一片，不至于如获至宝，但也颇为欢喜了。近来有所谓一百八十分钟版本，则属不加删减的足本，是胡金铨最完整的导演剪接版——心里微惊，这不就是江湖传说的影展全本吗？原来以为仅止于此的《山中传奇》，多了不少丰润的细节，许多不曾见过的画面冒出来，一一看着，喜不自胜之余，又自有一

份喟叹，多年的光影图卷补缀了。主要是乐娘和依云生前的恩怨。两人是经略府的乐伎。乐娘吹得好笛子，赢得经略宠爱，谁知半途杀出一个庄依云，一把笛声吹得众人皆醉，影片此刻加插了海天沙鸥，花蕊绽开，一片风光，象征依云的乐声引动了天籁，高低抑扬，和天地万物合在一起，是笛勾波潮，声催物醒，遍地是百花摇曳，万春织锦。接下去是乐娘妒忌心生杀机，推依云落桥底惨死。

喇嘛番僧敲动铙钹，叫乐娘看铜镜，全是前尘旧事——她的恶迹处处，杀了一个接一个……这里衔接了原著《西山一窟鬼》，还是《警世通言》的《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部分，补充了山中其实是鬼域的真相。王婆洗衣，乐娘鬼魂引木盆滑走，让婆子溺毙；那一个韩国少女饰演的丫环小青，也是被乐娘现形吓死的。原著里丫环叫锦儿，那文字颇为俏皮传神。写那书生偷看那对主仆，喝声彩道："两个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只道那妇人是南海观音，见锦儿是玉皇殿下侍香王女。描写锦儿模样，"眸清可爱，鬓耸堪观。新月笼眉，春桃拂脸"。四字真言，非常的典丽活泼。

光影完整版还多了丫环现出鬼魅原形。树林里的孤坟冒出轻烟，她披长发，直挺挺地举起双手，平地跃起，追击书生……过去看胡导演前妻钟玲写的拍摄文章，里面提及那韩国女孩演不好狰狞鬼相一段，摸不着头脑，原来我看的是一般缩减放映版本，如今觅着拼图一样的，找到片段对应，时间已经流逝无声，红尘深处多事浮沉，当日的观影小学生，已是中年龄岁了。若要计较年月零碎的得失，宁愿在经典老

旧的电影里参透回忆的点点乐趣，即使惘然也带一点诗意。

徐枫是胡金铨御用女主角，眼神一贯的凌厉，稍微软化，也觉得像是敷衍。喇嘛潜进房宅，她携着夫婿到荷花池畔，让王妈、小青用一只葫芦暗中对付，她假意堆笑，手拍鼓儿，在秋阳下一下下拍打，催动妖术，千里传魔音，让番僧头痛欲裂。乐娘死后跟一个杨道士学法，这个仙风道骨的师傅对喇嘛感叹，自己难以掣肘乐娘，因她已学了一身的邪术，但却未交待在何处修炼，是一大漏洞。有趣的是杨道士姓杨，竟是山羊化身，足本里有他疑心附近有老虎出没，乐娘巡看，不过是猫而已，这真身恐惧天敌的弱点被奸狡的女鬼知悉，后来竟给她趁此下毒手，杀了师傅，目标很明确，就为了书生所抄的"大手印"佛经。这跟胡金铨另一部《空山灵雨》互作对照，冥界女鬼和世间僧俗没有分别，有的觊觎贵重经书，有的欲掌握权力，执迷高位；而《山中传奇》营造一片迷人山水烟岚柴扉门户，跟中国画里一般，里面的鬼物跟世间寻常人相似，不见阴森，只有后边书生藏匿一旁，见一干阴灵被鬼卒拘领，进去阴曹审讯，然后经过茶寮，不卖热汤，只卖冷飕飕的食物，细看又是鬼魂化成的店家，这亦是放映版所无的，保留一小段更加贴近《西山一窟鬼》的鬼气。

较为令人惆怅的是，那些亭台楼阁虽古意盎然，现在看来，明显就是韩国风格。还有那笑坐秋千，迎风飞上天，是仿效古代章回小说插图里"飞仙"似的仕女游戏，眼前只有大韩民族在打秋千。然而山光水色依旧看长卷一般，只不过要看道地中国实景拍摄还得看《画皮之阴阳法王》。

迷离花月记

希氏风格

我是希治阁迷——这还是香港当年的译名，Alfred Hitchcock，台湾则是“希区考克”，大陆大部分翻成“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三者比较，还是“希区柯克”有个性，容易辨识。难得找到了他的《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在片里觅着这肥头胖耳肉墩墩的大导演身影，就板着脸孔坐在巴士车上。他确实很喜欢惊鸿一瞥的乍现，或者自己出马宣传片子——《生活》杂志封面上一脸无辜地摊开双手，两只乌鸦立在两边手臂，一只振翅鸣叫，在他头上；小行文字说明，希区柯克与其恐怖电影《群鸟》（*The Birds*）。后来看出的玄机，便是他一心要让金发女主角打扮得雍容端庄，然后给这疯狂鸟群飞扑抢啄，弄得仪态尽失，玉容暗淡——原本美艳淡定的蒂比·赫德伦（Tippi Hedren）被整得狂乱嘶喊。更甚的是《艳贼》（*Marnie*），海报里的她给箍住了，衣裳扯裂，非常狼狈；上角居然是希区柯克面影，拉长脸，举起手指告诫，



希区柯克喜欢亲自出马宣传自己的片子。

像是揭发电影内情，很有戏剧性。他一手打造的悬疑世界一似无边蛛网，一个个柔弱女子，一步步走向阴森的所在，黑暗里的危险逐渐靠近而无所知。其实探究希区柯克女主角濒临险境的情节，倒是饶有趣味的，当然这难免流于惊悚效果的理由，而以希氏风格的角度来推敲，艳如桃李的淑女总有阴魅黑影伴随，是自找的，或者表面过于拘谨却难掩内心狂热所致。一张悬疑音乐的唱片封面，*Music to be Murdered by*，希区柯克煞有介事地，一手用斧头贴近头部，一手执枪指着太阳穴，疯狂得近乎一种平静无事的幽默，也只有他做得出来。

梦幻夜女神

葛蕾丝·凯莉（Grace Kally）不动声色地要到开演数十分钟后才悄然出场——和母亲“母女档”双双亮相。那男子加利·格兰特（Cary Grant）绅士风度十足地刚送其母到套房，转而再送她到另一间房，她临别猝然一吻，几乎叫对方难以招架。这后来贵为摩洛哥王妃的玉女，大概只有在希氏电影里才展开了无远拂届的魅惑之旅。一身华服，看似漫不经心，骨子里城府计算，可并不到令人讨厌的地步，而是一种接近挑衅的诱惑。别人来演，就是过火，也只有她，长得像是珍稀品种的兰花，高贵娴雅，却随时散发芳香，侵略性如迷魂香，素心兰也可以是邪花。她老早对他了如指掌，这醇似陈酒的男人，背后身份，江湖的绰号，黑猫盗贼，多重伪装的假面都瞒不了她。寻常人似乎也难以抗拒她的欲拒还迎。电影海



希区柯克的恶趣味？

报里总有男女主角在房间相对的画面，窗外是烟火绽放，她凑过去，故意露出颈项一大串钻石链子，让他检验，看是真是假，挑战他的底细。男的自然是老手了，不管是世情历练，还是情场纵横，都不见得会失陷，要是有那么一点乱了分寸，只可能是不察觉之中暗生了好感。她有一种胜券在握的得意，只看他何时在自己面前认栽。

穿上谜样衣裳

碟里有所谓的特别附录，就连影片的服装设计也被拿来讲述一番，可惜这正版字幕竟然只有韩文。全片最绚丽的自然是葛丽丝·凯莉，银白色洋装，系一条丝巾，一双纯白手套，坐蓝灰色跑车，意态悠闲，然后不经意地说出，对方就是珠宝盗贼。参加化装舞会，她扮成十八世纪贵妇，手拿一个眼罩，美艳照人，身上累赘的繁琐装饰都掩不住她的美色。法国颓废懒洋洋的背景，她施施然地走出来，大概要找一个有趣的人来打发时间——一阵柔软熏风吹来，其他的惊险场面可别要她出现，也只有珍贵如点滴醇酒的时刻来临，她才像女神似的降落，在夜色的灯影月色衬托下，翩翩而来，就为了男欢女爱。后来的希区柯克迷对她津津乐道，尤其导演留下不少遗憾，应该说，她嫁入摩洛哥王侯家之后，希氏影片找的几乎都是替代品，是第二第三选择，正牌女王则在烟雾背后嫣然一笑。

燕影春归红尘

白燕（1920—1987），原名陈玉屏，籍贯广东惠州。广州教忠女子中学肄业。1936年入广州国际影片公司任演员，参加拍摄了《并蒂莲》。1937年赴香港主演《锦绣河山》。抗日战争爆发后主演抗日影片《上海火线后》《气壮山河》《钟馗捉鬼》等三十多部影片。抗战胜利后回港主演控诉日寇的影片《郎归晚》等。1952年和吴楚帆等人创办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先后任副董事长及董事长。1954年与张活游等组建山联影片公司，监制并主演了《芸娘》等优秀粤语片。1936—1964年共主演影片三百余部。主要有《败家仔》《可怜天下父母心》《豪门夜宴》等。

春燕记

好多年前，白燕是个经典，所有黑白影片里含悲忍泪的女人，都应以她为代表，只是这不过是颇概念化的归类——从前通俗剧里家庭伦理封建礼教下的媳妇，满腹辛酸，动辄



让家姑赶回娘家，或者恶意视为不祥人，沦为休弃的命运。去年买到了白燕的《春残梦断》。过往听闻此片带有影射，暗指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有师徒名义的粤剧鸳侣情事，其实毫无根据。如今看来，到底仅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东方版而已，角色姓名也没有什么更动，就叫潘安娜，再明白不过了。所以故事并无悬念，只是光是看白燕心事重重地上楼下楼，就已经风光无限在眼前了。开头在往澳门的船舱卧铺，白燕读了信，再走去甲板，她穿旗袍，拿件西装外套罩着，肩上两只袖子在风里晃呀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怀旧片《上海之夜》里，叶倩文剧终时一身类似的打扮，在晚风中，手一甩，外套晃在身外，画面凝定，却无限怅惘。白燕是这时代仕女的源头了。

《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里，费雯·丽(Vivien Leigh)自然是俨然贵族美妇的装束，每一场轻拉裙裾，手执折扇，在舞会灯影暗下来时，独自感伤；《春残梦断》里的白燕亦不逊色，中西参半，上身是旗袍领子蕾丝珍珠白，底下是拖曳的礼服鱼尾，由丈夫马师曾带着，一个个打招呼，颔首轻笑，仪态万千。片中最富戏剧性的是，专制的夫君强迫她戴上钻石耳环，唯见白燕蹙眉隐忍，正是深闺难言的幽怨——嫁不对人，那身上的华丽衣裳，仿佛也像是精致的牢笼。张活游饰演的是有可能的外遇对象——澳门的骑师，原著里是擅长骑术的军官佛伦斯基，同样也有堕马场面。只是白燕的潘安娜终究没有越出粉墙，当一枝红杏。她回到娘家，因不能见女儿一面而心伤，谁知骑士仰慕者还来纠缠。白燕

此时穿一件蝉翼薄纱，轻烟似的，里内还有上下截衫裤，胸前挖空，看似大胆，但又有薄纱外罩，保守且有诱惑的意味，完全符合角色的要求——规矩的美艳背后，随时效法扑火的灯蛾——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严整的空气无法允许。

重头戏是偷偷回大屋探望女儿。白燕还是一袭旗袍，外面大衣有着方格幽暗间色图案，仿佛是封锁的密室，把半生的秘密披在身；或者也不算是秘密，不敢往前推开的门，宁愿闭门。她抱住孩子哭，一张脸美得没话说，眉眼如画，点滴泪珠，跟耳垂的坠子光芒闪烁，互相辉映。自然白燕有许多穿破烂衫的电影，这部倒是有点两样，优雅云裳，兰闺里的喟叹，在时空的走廊慢慢流晃过来，让人难忘。

永恒玫瑰

有趣的是网上有人贴了老电影片段，竟是白燕当反派，小燕飞充当悲旦的《血染杜鹃红》。小燕飞算不得美，长脸，戏中演个歌女；白燕则是“女董事长”，口咬一枝长烟管，戏码还是她掏皮包拿出钞票，继而签写支票，冷笑着要小燕飞离开男主角。男主角？就是高大的吴楚帆。前面小段戏便有白燕瞥见这伟岸魁梧的身型，不禁微笑，说他“一表人才”。其实这不过是特例，白燕惯常演的都是正派，过去中联公司改编了不少张恨水的小说，她是理所当然的女主角，如《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目前的套装光碟，长条形仿线装书泥金封面，上端还有梅花剪影，剧照倒是张瑛和另一反派女角夏萍，

奇哉怪也，白燕却燕影无踪。这戏换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版本即《京华春梦》，冷清秋更名为“贺燕秋”，也算汪明荃的代表作了。也有善心人觅着了《回魂夜》，是希区柯克《迷魂记》（*Vertigo*）的粤语版本，但其中高下自有云泥之分了。白燕披围了白纱，增添神秘气息，一路被侦探跟踪，如魅似魂，背后有无数谜团。后来更有《吸血妇》《疯妇》这类非常耸动的片名，无不是借助恐怖阴森的氛围传达正面的“破除迷信”意识。我记得有一部《历尽沧桑一美人》，戏味浓厚，也许不过是情路坎坷的女人故事，倒是比那些题目过分显露的好，多了一点老派的含蓄。白燕的倩影理应春归红尘世界，给人赞叹，《复活玫瑰》完全可以当个写照。

夫人的晚春

佳人旧梦

费雯·丽在《安娜·卡列尼娜》里，一身紧俏华丽的西方仕女装束，忽地回首，那宝石眼睛美得空茫，是几许落寞惆怅……多少年过去，电影群芳谱里荣登女神的，绝不能缺她一人。当然她的风光史，抛出一部《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就足够了。那日找出的老旧书籍中，有一套上下册的《飘》，封面是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躺在床上，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在一侧献殷勤。1939 年的电影自是黑白，如今找到的版本都是后期重新配色，添加的艳丽色彩瑰丽动人，让那时期的影片跳出暗淡色泽，换了一袭新装。我记得钟·芳婷（Joan Fontaine）的《深闺疑云》（*Suspicion*）似乎也是彩色，可当中色相并没有很丰艳。

而费雯·丽的美国南方佳人形象一直美艳超过了半个世纪，她自己反而是英国淑女，并不如光影里那样，是一朵悍艳蛮丽的野花。后来南北战争故事隐隐退去，留下的只是一

抹花影。连原著小说似乎也没什么人看了，电影里的费雯·丽拨开时代的云雾，仿佛一下子即登上高峰，毫无商量的，以后哪一个角色，都会让人想起郝思嘉。另一个比较通俗的经典《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它剧情本身的哀怨感伤非常得到东方观众的共鸣，改编的版本多不胜数。张爱玲的《一曲难忘》，女主角是叶枫，那时她略呈丰腴，不大像费雯·丽。主题曲 *Auld Lang Syne* 是我们熟悉的《友谊万岁》。片中男女在除夕夜随歌起舞，后来重逢，人面依旧在，但却不知女子已“堕落”。当时这字眼也就是“沦落烟花”的意思，人儿不复纯洁，随时可以写进张恨水小说里。那个年代也就走出一个李丽华来扮演，唱的一曲叫《魂断蓝桥》。

红尘一抹芬芳

费雯·丽第二次拿那小金人奖，也是演个美国南方女人，可这一次却不是什么罗曼史故事里的女主角。田纳西·威廉笔下的女人都神经质，带着一点疯狂而脆弱，这位《欲望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里走出来的女教师白兰琪不复艳丽，只有沧桑，还有历练的一丝机智，其余的无不是昔日回忆的折磨，美丽却痛苦的初恋，对照眼前的寒碜，无限揪心，她唯有制造幻象，跌入幻觉……习惯于《乱世佳人》里的飞扬跋扈的美艳，燃烧旺盛的生命力，看到白兰琪，会害怕的。纵使是名作，其实也不宜重温。我一直找费雯·丽版本的《埃及艳后》，后来在所谓萧伯纳剧作电影系列里看到，却不见



WARNER BROS. BRING THE SCREEN ALL THE FIRE OF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ELIA KAZAN
CHARLES K. FELDMAN
BLANCHE...
STAN
STELLA
MITCH
STARRING
VIVIEN LEIGH AND MARLON BRANDO
KIM HUNTER · KARL MALDEN
TENNESSEE WILLIAMS
ELIA KAZAN
WARNER BROS.

其好，反而一部《汉密敦女人》，很有“历尽沧桑一美人”的意思，真的是属于费雯·丽光影里的珍珠了。开场一个老妇，回溯过去繁华得意事，然后是情事缠绵，遗恨红尘。一幕费雯·丽听见情郎死讯，一脸木然，默默拉下绣帘，可内心澎湃，多少甜蜜期盼皆化云烟了。

晚　春

接近后期，竟然也有一部改编自田纳西·威廉的《史东夫人的罗马之春》（*The Roman Spring of Mrs Stone*）。费雯·丽一如晚香玉，越是挨近暮晚天时，越是开出一段国色天香，演个迟暮舞台名伶，演艺失色兼丧夫，避居意大利罗马，认识了做老女人生意的华伦·比提（Warren Beatty）。史东夫人颇为倨傲，她不是花钱买爱的女人，自然不愿堕入铺在跟前的脂粉陷阱，只是日久寂寞，逐渐生情；更糟的是以为对方会真心爱她，两人不会是交易，应是污浊关系之外的一对。片中经常有史东夫人怔忡眼神的特写，镜光反映里有男人冷漠的神色一闪而过。她优雅地穿街过巷，买一小束紫罗兰，带着小日子里叮铃铃的快乐，可一切终究是会粉碎的。谁都没有准备，郝思嘉、白兰琪，美丽任性的角色再也不堪挥霍了，如今费雯·丽是史东夫人，为了年轻男人而心碎夺门而去。这历史悠久的城市，却有着无数青春的脸孔，寻求一夕风月，刹那温柔，填补空虚，熨贴一点暖意。她听过许多可怕的新闻——独居女人被谋财害命，可顾不了许多了，史东夫人将

家里钥匙用手绢包住，从露台抛下去。那是 1963 年的电影，距离演《乱世佳人》很久了，此刻更像是飘荡无依的女人。享有盛名，可名气到底不适合一个女人，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抱，其实更觉得空洞无物。她随风而逝的时候，是在 1967 年。

永远的碧眼狐狸

烟光里的女神

现今谈的都是饰演铁娘子的梅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过去施展演技如同天女散花的却另有其人。所谓过去，是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得过两次影后，提名奥斯卡的次数也是个纪录了。我记得国营电视台有阵子播映老旧经典片，就看过改编自毛姆名著的《人性枷锁》（*Of Human Bondage*）。贝蒂·戴维斯就是那个寡情薄义的女招待，空茫茫的大眼睛，一脸不在乎，是早期的她，但也很瞩目了。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提及女主角的弟弟九林喜欢贝蒂·戴维斯的眼睛。她也喜欢吞云吐雾。偶尔看到有介绍好莱坞明星的节目，剪接其影片做什锦画面，全是吸烟喷烟的剽悍女人形象，狠狠地一口释放烟光，然后杏眼圆瞪，一副随时要发作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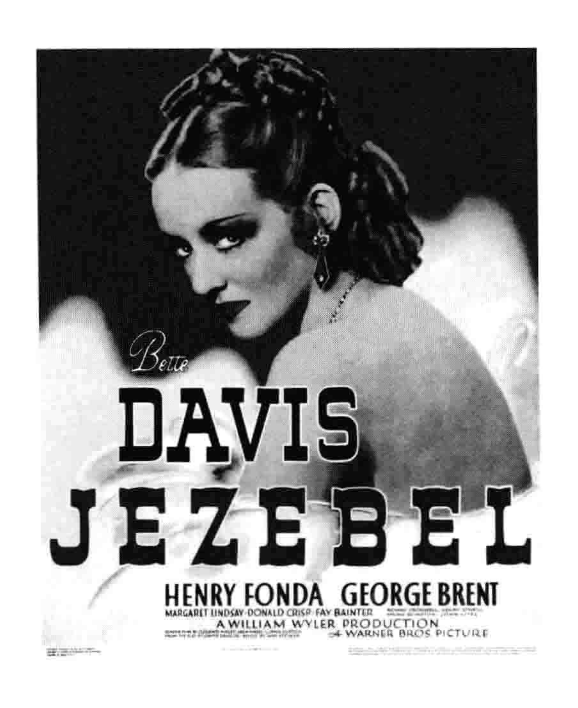
有了她的存在，即使一部平平无奇的电影也会让人觉得

趣味无穷，戏剧性十足。她只要出场，就有一种奇异的力量稳住场面，空气里隐隐的有虎爪兰盛开，瓣蕊张牙舞爪起来。她演过权倾一时的伊丽莎白一世，眉毛剃得只剩下微细一弯新月，颈项被珠圈项链包围，轻轻抬起下巴，贵气而傲慢，一个遥远陌生的女王乍然降临。但她也不全然高高在上，后来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播映了《扬帆启航》》（*Now, Voyager*），看似通俗言情小说改编的剧情，可展现了另一个贝蒂·戴维斯。她本是困居闺房的老处女，样样受母亲钳制，后来经过心理治疗，变得亮丽自信，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一段恋情。戴着盒形仕女帽，垫肩西装外套，窄裙，衣襟别一朵茶花，似笑非笑，在当时四十年代的美国仿佛是女性的一种传奇象征了，她们找到了追随的对象。

红衫圣母

最近终于看到了她巅峰期的代表作《红衫泪痕》（*Jezebel*），演的是一个美国南方刁蛮的闺秀，很接近当年《乱世佳人》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她想必也以为自己担任郝思嘉一角，可惜事与愿违，只能演一个微型的郝思嘉“茱莉”，为了一时任性而故意穿一袭红衣出席宴会——红衣是那时烟花女的特定衣裳，在社交场合以此示人，是给男伴一个羞辱，刻意的难堪，自此铸成大错。

亨利·方达（Henry Jaynes Fonda）饰演男主角，那种斯文洁净，自有一种高傲的俊秀，不允许任何的龌龊。红衫事件


Bette
DAVIS
JEZEBEL
HENRY FONDA GEORGE BRENT
MARGARET LINDSAY · DONALD CRISP · FAY BAINTER
A WILLIAM WYLER PRODUCTION
A WARNER BROS PICTURE

之后，他索性另娶别人了。茱莉忡怔、悔恨，百转千回，从前的眷恋缠绵再也回不来了。他患了黄热病，在医院里等死，茱莉忽然有了希望一样，她要照顾他，让他在濒临死亡的一刻，感受自己的爱。不知为何，令人记起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爱的饥渴》，女主角也有类似的一幕。贝蒂·戴维斯还有一部《香笺泪》（*The Letter*），无缘一见，却处处看到剧照，她的回眸凝视，大眼睛无处不在。

沧桑情仇

我首次在银幕看贝蒂·戴维斯的片子是《孽扣》（*Dead Ringer*），这已是1964年的作品了。贝蒂演一对孪生姐妹，容貌相似，际遇迥异，于是发生命案，妹妹替代了姐姐，进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多年前的 *A Stolen Life* 也是双生姐妹的故事。可那时我眼前的贝蒂·戴维斯到底是香褪玉残了，满脸皱纹只有眼睛还是大而无当，烟不离手。她其实完全胜任黑色电影的女主人公。

另一部索性翻译成《姐妹情仇》（*What Ever Happened to Baby Jane?*），她和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互斗，两个年华老去的女人在洋房里互相折磨，一个残障坐轮椅，一个还活在过去，打扮成梳辫子的童星，手抱洋娃娃。片末是场经典，她把姐姐推到沙滩曝晒，然后蹦蹦跳跳，小女孩似的买雪糕冰淇淋，众人围观，她以为还是童星瞩目的时代，自己忍不住拉起裙子行礼，鞠躬鞠躬，多谢大家的捧场，可那

一脸的沧桑痕迹、岁月的无情拦也拦不住，看的人无限凄酸，演的人却尽力演出，营造出人生荒谬悲凉的一刻。

贝蒂·戴维斯与奥斯卡奖项

1935 年：获奖《女人女人》（*Dangerous*）

1938 年：获奖《红衫泪痕》（*Jezebel*）

1939 年：提名《卿何薄命》（*Dark Victory*）

1940 年：提名《香笺泪》（*The Letter*）

1941 年：提名《小狐狸》（*The Little Foxes*）

1942 年：提名《扬帆》（*Now, Voyager*）

1944 年：提名《史格芬顿先生》（*Mr. Skeffington*）

1950 年：提名《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

1952 年：提名《昨日星尘》（*The Star*）

1962 年：提名《姐妹情仇》（*What Ever Happened to Baby Jane?*）

莲生红尘，梦回朝露

她和简·拉塞尔（Jane Russell）从布幕前缓缓舞过来。

歌声响起，美艳双姝唱着，她们是小石镇的女子，有男人已经伤透她们的心了。《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的开头序曲依旧让人回味。

梦露在戏里过份有脑，一心要找个富商来当其忠心耿耿的瘟生。著名的《钻石是女人的最好朋友》就出现在这里。她让无数西装革履的群雄簇拥包围，然后笑盈盈地拉一个音，No...No...No...以手上的扇子一个个敲打过去，当作是拒绝他们，只因为她认为钻石完全可替代男人的轻怜蜜爱，尤其青春年华容易消逝，色衰爱弛，只有亮晶晶的宝石不变不移，常伴妆台玉枕。这段戏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歌舞剧排场，所有饰演爱慕浮华的歌舞女郎无不跟随梦露的原始版本。

《愿嫁金龟婿》（*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里的梦露道行尚浅，戴着一副眼镜，却经常摘下来，于是她老是混混沌沌的，后来上错飞机认错人，误打误撞地结了一段良缘。梦露自有一重独特的喜感，宜喜宜嗔花娇月媚，迷糊之中往往

又突生智慧。如果专演《飞瀑怒潮》（*Niagara*）的出墙红杏仿佛太埋没她的气质，但是故作有演技的又太强人所难——《巴士站》（*Bus Stop*）算是代表作了。当然那时候的玛丽莲·梦露恐怕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了，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也勾了魂似的，马上来一出金粉香艳的西方江山美人，因为就连这位莎剧王子也能领略她的魔魅，某种程度上无形中承认，舞娘角色需要的是绝世美色，而不是杰出技艺——梦露偏偏捉错用神，两头不到岸。她虽然有时做错决定，但错中错之中自有她歪打正着的风姿卓越，撩人心魂。

坊间的明星传记几乎都不能算是正式传记，压根儿就是欲香迷魂的床上罗曼史，像玛丽莲·梦露，翻开这些堆砌着好莱坞各个男优伶的名簿，谁谁谁与之销魂一夜，又何方神圣在其闺房彻夜不回；至于这举世闻名的性感尤物，活在文字里却总是以衣物视作阻碍的暴露狂，对窗和路人坦诚相迎。多少愿意窥探他人后花园的凡夫俗子以此为揭内幕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伪道德固然可耻，只是一头撞进去所谓秘史床史还津津乐道，倒不如退居一般看官，纯粹把梦露的片集一一重温，细细体会她永远不再的俗艳与纯真，恐怕也算是南面王不易的风雅了。

从前有一位莎菲女士……

欧阳莎菲（1924—2010），江苏吴县人，原名钱舜英。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从影，拍摄有《白云塔》《大饭店》等片。1946年主演《天字第一号》走红。其后又主演了《欲海潮》《第五号情报员》等片。1949年后赴港台拍片，有大量作品问世，一生所拍影片有二百余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因《母与女》中的表演而获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女配角奖。1981年赴台湾定居。1993年获台湾第三十届金马奖纪念奖。

艳谍初探

近来看经典港剧《家变》一节，朱江车祸入院，母亲仓皇奔来探望。妇人端的雍容华贵，两边鬓角还稍带卷曲，耳环晶光闪耀，老了，一双眼睛依旧有一丝娇媚，开口的半咸淡广东话，残留着外省上海时代软糯的余音，并不是莺老豆沙喉，竟是娇滴滴带点哀求。这美妇人便是欧阳莎菲。她的影龄很


近水樓台

长，近的不说，远的是1946年主演的《天字第一号》，童年时在电视里看过，播映的自是黑白拷贝，斑驳不清。她的身份是美艳女间谍，可打扮是当时非常时髦的“少奶奶”装束：S字形发型，额前油光水滑的发髻，用发网蒙着，眉目端丽，身上罩着镶狐皮外套，两手拢住，有点顾盼自得的样子。这照片在当时百货公司出版的《永安月刊》作过封面，据说那时她身有珠胎，故作遮掩云云。这所谓间谍电影类型，后来演变成港片《我爱夜来香》戏拟的对象，林青霞扮成艳丽的三十年代女性，背后也就是“天字第一号”。欧阳莎菲那口娇腻的嗓音，属于旧时代的“莺声呖呖”。以前看一本小书，说那个年代演戏讲“国语”最好的三个半，她是那个“半”，因为是江苏人，不是道地的北平人。那三个人是白光、李丽华和红薇。那自然是“京片子”的味道，欧阳莎菲想必是学来的，之前份属上海惠罗百货公司的售货员，然后考进金星公司演员训练班。

求生录

她的远久时代，如今还可以找到处女作《春水情波》么？只怕渺茫。我只记得上海鸳鸯蝴蝶派作家王小逸写的《春水微波》，一字之差。小说故事写的是一个女子历经情事，最后变成电影明星，影影绰绰中似乎有点贴切。市面上找到的欧阳莎菲早期的光影，不过是《摩登女性》，而且是残本；比较窥得全貌的是1944年卜万仓导演的《红楼梦》，她饰演


化身艷影

花袭人，和袁美云反串的宝玉调情，真的止于演戏，也不能怎么样。南下香港的片子多不胜数，有阵子找到许多纸页烟黄却还看来簇新的电影本事，竟是以欧阳莎菲主演居多，戏名也带着某种通俗魔魅的吸引力：《欲魔》《化身艳影》《浴室艳尸》……可封面总是她婉媚倩笑，黑白照片涂上色彩，格外有一种奇异的鲜艳，不真实，却因而显得瑰丽莫名，没有灯光，也像是有过去的华灯粲然照耀着，让人细看多遍，恋恋不去。欧阳的戏路应是亦正亦邪，太过贤良淑德的角色倒是平淡无奇，她适合当一朵心思复杂的蛇蝎花，像是美国黑色电影移植过来的模糊模仿花影。那些影片情节粗看之下也像是 Film Noir 的流风余韵，欧阳饰演的太太妇人轻则贪慕虚荣，重则随时谋害亲夫。她的人生转折相当戏剧性，是在拍了《别让丈夫知道》之后，引发一段桃花移墙，春到别苑的畸恋，然后转向左派公司，演别人的姐姐——最后的女主角是和赵雷的《小夫妻》。之后把心一横，自此化老妆，压低声线说话，跟老母、奶奶的角色结缘。与之同龄的李丽华还是描眉画鬓，还有二十年时间可以娇媚下去。

再生香

欧阳提早地秋霜花残，一路扮演老太太，完全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要活就得牺牲。偶尔她会恢复一个妩媚女人的身份，如《危机重重》里的黄玫瑰，又或《故都春梦》里的沈凤喜同行姊妹雅琴，但依然是配角。然后越过了岁月


鏡 魂 孽

河堤，她似乎不舍，一有机会便挽住青春的霞光残照，一如《家变》里的詹老太太，还是打扮得登样，在急救室门口，她和媳妇林建明斗嘴，不时还会抛个眼风得意地调侃，气得对方骂“一点不像五六十岁的老人家”！正中要害。可欧阳莎菲从来没有惧怕，1985年有一套《香江岁月》，她的造型就是老上海的“奇观”，枣红色亮面缎旗袍，外罩白底红玫瑰披风，长烟嘴举起来，凤眼冷厉地扫射，背后响起周璇的时代曲“……不要唱吧，不要唱吧……诗呀曲呀，他们说太高雅……”万梓良见她绣花鞋掉落，迟疑半晌，她冷笑地等待着，看他敢不敢为自己穿上……在多年后的那一刻，欧阳重生了，她还没完，摆脱了时代的束缚，也得到了最后的自由。

坐听桥畔花月声

经常在电视节目里瞥见一个穿马褂，手执折扇，说一些名人轶事的，叫马鼎盛。后来看到他在粤剧纪录片中娓娓道来，是说自己的母亲，原来就是红线女的儿子，看名字应是“老马”马师曾所出。现在还有人学马腔？哎呀呀的“乞儿腔”，一度风靡，说起来也是史料。当年薛马争雄，薛觉先是雍容大家，马师曾则算是野狐禅，另辟蹊径，当时轰轰烈烈，如今只有老人家有印象。到底也只限于爱好者，有些人会嫌弃靡靡之音，感觉那是躺在贵妃床上织鸦片梦的背景歌曲。

我依稀记得刘克宣学得极像，在连续剧里午夜老房子客厅，唱着《苦凤莺怜》其中一折《侠魂诉情》。他在幽暗中瞪大眼睛，那有名的“凸睛金鱼”，很是狰狞。轮到我这一辈，记忆里停留在“街戏”。乐园巷一排店屋前面空地，搭起戏棚，即使早在二十多年也觉得自有一种不协调的恍惚之感。台上戏服亮片闪烁，辉映小生花旦的胭脂红粉，空气完全不一样，眼前再感觉如何现代，如何当下，锣鼓筝琶响彻，一片魅艳皆属于古代。我们窥探的其实是隔朝隔代的故事，那

过时的道德准则不一定止于出现在戏曲里，随时悄没声息地化入现实中，一些陈年的思想暗藏骨髓，不时发作，却毫无警觉。那没落而逐渐显得乡气的戏台，连绵歌声，灯影衣光，其实等于身在桥边，照看水面镜晃；水影中搬演古装艳丽的传奇，虽是模拟美化的，却老早缓缓地声消影渺，捕捉一两个，说是“抢救文化”，不过是一句口号——要是真正文化，理应无痕迹地编织在日常人生的质地里，绝不会划分出来——青花龙凤瓷杯就该拿来饮茶，而不是供在玻璃橱里瞻仰。

1980年的一张红线女唱片，是《柴房自叹》和《昭君出塞》选段当主题曲。多年后她的戏宝未必全套扮演，可是属于自身的段落，理直气壮地剪成一首曲，不必前情补叙，瑞气飞转九天凤凰吟，“龙头凤尾”，一把玉音震彻云霄，早不是粤剧的亭台楼阁了。她得到的荣誉好比女歌唱家，重返香江的盛况当年也是娱乐版头条。从前也流行一种薄装的袖珍本书，我也趁热闹买了关于红线女事迹的小传，上下两册。后来她自己写的也出版，可惜那充满憧憬的美丽尾巴是停在“文革”前的时光，周恩来在后台接见她，无限欢欣，接下去再也写不了。

找来她广州复出的歌唱会录影带，红线女披白纱礼服，波浪卷烫发，柳眉入鬓，笑唱“……身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团儿，入口甘美……”是歌颂荔枝呢。我素来只记得花旦王芳艳芬温柔敦厚的“反线二黄慢板”，听见高亢入云的红腔，很是震动。在粤剧情节里苦难历遍的芳姊含笑隐退，后来重抹脂粉，不过是慈善，红线女却是大举前进的另一个新时代。

那时还时兴镭射影碟，电影《李香君》，楚原执导下的纱帘罗帐，朦胧花影，红线女化成一抹艳丽海棠魂，似近还远，爱国忠贞的秦淮名妓，反而总觉得隔了一层，她照样呖呖莺声坐楼，撞壁血溅扇面，留下斑斑淋漓的桃花扇。后来她出一系列全新制作录影光碟，看那简单布景下的貂蝉、思凡色空，忽然一个个娇艳欲滴，即使当年青春妙龄的红线女恐怕也不可及。是奇妙的化妆术瞒过了时间。只是那仿佛是最后残阳，她近来露面，竟已是一头白发，大概自此不愿再上台，下定决心，也就不愿在乎容颜枯槁，白发如银雪。奇女子称谓似也不能揽括她的点滴。我想起一期《长城画报》的封面，红线女穿一袭金色镶银红的旗袍，鬓边簪一朵紫玫瑰，似笑非笑，是宣传她自己唯一的华语电影《我是一个女人》，多年后选在哪一个特刊里。时间过去，但也像是没有过去——她力挽狂澜，可眼前早不是粤剧绚烂的年代了。

露冷莲房坠粉红

那天拣到一套央视版《啼笑因缘》，胡兵、袁立主演，看不到一两集即偃旗息鼓，实在难以继续——味道不对，画面纷乱，过于堆砌，总想把所有元素挤到镜头前，喧闹得没有冷场。其实这戏最讲究京味，民国悠闲徐缓的年代，樊家树闲情逸致地逛天桥，一路迤逦写来，就是好风景。那种慵懒好整以暇的情调，要平稳悠然的节奏才能微微渗透，绝非急惊风地将耸动剧情填满就能创造高潮迭起。这些年都往张恨水的民国小说打主意，一大套作品皆是现成，稍作改编，则衣香生花鸾镜映照岁月情仇，也便以为是好戏。

我觉得这些连续剧拿了书名，却无视原著韵味，要的就是张恨水的虚名。后来好不容易找到老旧版的《啼笑因缘》，字体小一号；后来又觅到另一个繁体字版，由作者女儿张明明画插图，大字直排，人之将老，忽然觉得字字清楚，特别珍惜，就连男主角跟表嫂陶太太说起一双精致的跳舞女鞋，陶太太道："北京人说，净手洗指甲，做鞋泥里踏……"也顿时天云镂空，射出金光，张爱玲散文里头也乐于引用，她自然也

是张迷，张恨水迷。何丽娜出场，一段文字即形容穿肉色丝袜的女腿，富于“挑拨性”，微妙的是容貌和唱大鼓的沈凤喜酷似，这完全是男子心理投射，根本爱的一个类型的人，也因为处境心态的迥异，他宁愿支助弱女，也不敢接受出手霍绰的名门艳女，但在圆润肌肤的诱惑倒是何丽娜更胜一筹。

大鼓姑娘被大帅抢娶进府，照旧是石破天惊的戏肉。黑白粤语片的沈凤喜是梅绮主演，她独有小家碧玉忸怩作态的娇俏，虽说少了京味，却无损凤喜本色。另一个江湖侠女关秀姑也是徘徊在桃月旖旎边缘的候选人之一，除了摩登的密斯何，也就数她是黑马。此片乃罗艳卿上阵，气质很接近，侠义中带着一种温柔敦厚。电懋版的是爽朗林翠，而且最后居然修成正果，秀姑最终赢得美男归。这上下集的彩色片其实颇得原著神采，可又不拘泥情节。葛兰的曲艺架势、唱腔都很好，被光头乔宏的刘将军鞭打，那歇斯底里的求饶声分明是过足戏瘾，然而她并没有沈凤喜的照人美艳，一人分饰二女，还是略有吃力，可信度略逊。我记得演好姊妹雅琴的是莫愁，多个寻短见的花国艳星之一。邵氏版打对台的黑白版《故都春梦》，这个配角是惯于星海浮沉沧桑的欧阳莎菲坐镇，多年来她隐没在老迈母亲奶奶角色里，很少像这样展露艳光，头一幕她还有天桥亮相献唱的桥段，秀目送媚，埋下后来极为关键的伏线……花团锦簇围绕的花魁是李丽华，她演弱女子就不过是演戏而已，超越岁月阻隔。邵氏版是抢拍急就章，那个好色大帅是井淼，淫笑奸笑，很浅薄表面化，细节都顺着戏剧性而去，没有意绵绵柔情万种的感觉。李丽华却第二

次扮演《啼笑因缘》，那份曲折惊险的遭遇想必无比熟悉，只不过芳龄稍长。照理她一脸胸有成竹，即使梳着麻花辫子，也不可能惊惶无措如雨打玫瑰。大将军横加施暴，李恐怕无从惧怕，她自当作梦魇鬼压床，明天还是个强悍女人，暴雨寒梅，怎会软弱至此？庆幸当然有双生花之一何丽娜搭救，时髦仕女雍容世故，也依旧适合李丽华。她拿了男的一张相片，是貌似自己的姑娘，她还以为对方有意，不知原来是瓜代的替身，她的怅然可想而知。也许不管是民国还是现代，男人总会忌惮有点办法的女人。

默片时代的女主角自是胡蝶。看过首集的《啼笑因缘》，她拿照片送樊先生，在小户人家庭院吹箫给他听，诗情画意得很。那种静默无声好像时间澄静下来，年代久远，却让人隐约走入月洞门里，失落的年月，遗忘在此，此刻细细的柔情蜜语，不是真的也变成真的。自然以后她惧于恶势力而沦落，但她内心确实有那么一刻是真心的。结局是一切付与啼笑之中，之后续写的都是赘语，反高潮——繁体字版很知情识趣地不收录张恨水的1933年续书。原著兜转之间，另一个她回到他身边，这何丽娜这才正式归位，笑道：“眼睛和爱情一样，里面掺不得一粒沙子的……”

金粉尾随斜阳去

幸福生活

恋旧分子穷凶极恶地搜刮古玩旧物，其实摆脱不了标新立异的心理——最好是独家孤本，占之傲其同侪。于是连破铜烂铁也有人喜滋滋花老价钱买去，“有钱难买心头爱”，既然有价，问题便不大了；但半随性的玩票，却很可能变作一掷千金，从此有说不完的无底洞。一张“友利昌白铁珍制造厂”的铁片广告图，在漠不关心的现代人眼中，只是过时的事物；会家子倒是津津有味地指出当年的电话，“新嘉坡”才五个号码，“怡保万里望”则是三个号码……空气里仿佛流动着令人愉快的玫瑰香，一个貌似李丽华的美妇，笑盈盈地手拈衬衫，像是要拿去洗刷，忽而遇见熟人，只好停在那儿，欲语还休。上世纪五十年代明净亮丽的颜色填满整幅广告。战乱结束，他们一心创造未来的幸福生活。墙上挂着广告牌，仕女图代表着富足华丽，赐予众生没有止尽的希望，年年月月，从来不曾落空。


友利昌白鐵珍製造廠
YEW LEE CHIONG WHITE SMITH FACTORY

月宫宝盒

仿佛穿过时空，然后从天外遗落的一个宝盒。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城镇小岛，有许多不规范的译名：槟榔屿、槟城、吡能……当然少不了一爿专门缝制传统裙褂的老店，专做婚庆喜事的紫罗红裳。欲做新嫁娘的少女由女眷陪着，到店里订做衣衫，小心翼翼地捧着那长方形纸盒，脸上的喜气笑意掩也掩不住。盒子上正贴着当红影星葛兰的彩照，她难得也一身绯红桃色，旗袍印着双喜字，圆形对称，像一团团剪花窗影，熨贴着好春光。葛兰一直是大方自然派，但此刻神情姿态，倒有一份矜持的造作，学着过去女子拍照时的作风。打开盒子，里内盖上了一张薄薄的水红淡朱的纸，可能装着的是一件红裙，或者是一束绢制的百合茶花。青春飘逝水上，再也觅不着从前幻影，曾经有过的，如今却荡然无存，恍如刹那的幻觉。她们的芳名早被人遗忘，占便宜的，也许就是葛兰吧。似乎是因为有了她的肖像，盒子才保留了这么许久，辗转在红尘里流离，今时月色虽美，只是我们坚信旧日的陈年月色才有苍凉的美。

镜中人

稍有点泛旧的中药行广告日历铁盘，背后有链子连缀，可以随时挂在壁上。宛如古式月洞门的设计，两边饰以绘图人


麗華
有限公司
電話：五九四六
特聘專門縫師
巧造新裝禮服
Lai Wah Co. Ltd.
NO. 53 & 55 CAMPBELL ST. PENANG
TEL. NO. 5946


永裕隆參茸行
星洲吉寧街一四六號
WING JOO LOONG GINSENG HONG
(SINGAPORE) CO.,LTD.
146.CROSS STREET.SINGAPORE.
電話
七〇三七八
七一四二二
電掛
九五九五

参，标明其商业宣传目的，中间挖空，一如古铜镜，镜中人则是李菁。她是另一个时代代表性的存在——无懈可击的嫣然一笑。类似她同样要在名利场掳获一片繁华的姐妹，谁又不曾苦苦训练，随时笑得甜笑得媚笑得艳？然后等着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照片卡，等着自己的如花人面出现在大小广告里。群星一字排开，李菁乘坐的夜航船并不太迟，虽然已经有人说那时已没有明星了，于是把铁盘悬挂，盘里倩影久违不见。听说王家卫找过她拍《花样年华》，楼梯空响，连人影也未现。无疑的，过去的盒粉，一早尾随斜阳归去，不再闪亮了。

云海红尘照相看

娇颜莫须罗伞遮

原来时空已经停留在永恒的一个艳阳天里，当所有的褒贬议论沉淀到底，不公平的、过誉的，纷纷扬扬，尘埃落地似的静止后，她其实还享有这么一个悠闲的青天朗日。那围绕在身边的罐头广告毕竟止于历史的痕迹，什么鹰标、狮子标，究竟仍旧存在么？林黛手持一枝大红伞，一侧绘着黄梨图样，象征着热带风情的糖水黄梨罐头吧。她倒是不在意烈日骄阳，洋伞略为往后挪，整个人便迎向了炽热天光，凝睇含笑，很林黛式的。若是以现代人的标准，她浑身上下似乎过于珠圆玉润了，肩膊两边惊险地系着蝴蝶带，一套沙滩装束，露出玉腿，也实在太肥白丰腴。年月更迭替换，一切以为是美丽而不得动摇的，可能都变作荒谬可笑。就像如今的观众大概纳闷不已，为何这香港四届影后演的尽是华语片，而不是道地本土的粤语电影？中间隔着一段细数不完的沧海桑田人世变迁，要厘清究竟，到底也不耐烦听，唯有这锁定了的一张广告里，

隆昇金鋪

休羅街門牌八十八號 〰 電話九四一號

LOONG SING GOLDSMITHS

No. 88, Hugh Low Street, IPOH. Telephone No. 941



林黛难得美艳风光了许多年月，我们于是心平气和地端详片刻好了，其他的搁在一边。

瑶台窥探

《天仙配》的电影彩色版，严凤英、王少舫退为艺术顾问，演七姐的是董文霞，铁盘广告牌里的剧照是天上仙子在瑶台窥探红尘的一幕，喜不自胜，万般恋慕。董文霞比严凤英漂亮，极难得的是少女的娇憨天真，一边含羞带笑，一边又活泼大胆，阻拦董永的去路，一心要嫁给他。由她一一演来，毫无令人反感之处。作法变了一棵会讲话的槐阴树，半威迫地叫土地现身做媒证，可以理解是天上仙姬思凡，不谙凡间习俗，只好强人所难，硬要这少年男子成婚配。

红裳艳

一个人要活到一个岁数，回头张望，才惊觉以前拥有青春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我们记得《海峡两岸》里的林翠，蜡黄着脸，敞开两条腿，高嗓门，是一个看了触目惊心的婆娘。她生命终结前一两年不妨快速地向后倒退，焦点放在这一张月份牌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女儿心》时期的林翠。那一身翻领短袖的红洋装上衣真是俗，吊挂在一角的玫瑰花、茶花也不是不俗的，只是她脂光粉艳肤滑肌丽的，浓眉下的杏眼稍微大小不一样，竟有青春焕发之美。一个少女实实在

在的纯真味道就是这样，不是故作华贵，不是刻意风情，而是像她一般。后来？后来红裳仍旧艳，只是少女不复如此。故事流转延续，但唯有戛然而止了。

春之蕊，秋之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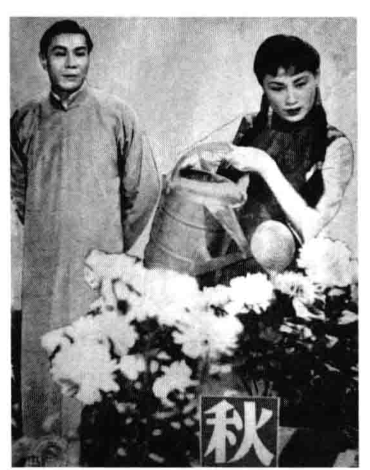
凤啼痕

大抵记得小学时曾将三册厚甸甸的《家》《春》《秋》读来又读去。巴金文笔自有一种拖沓忧郁的文艺腔，似欧陆翻译体，又像是新文艺的言情，恐怕要身处这种水土不服的时代，才能心领神会。我们隔着一片时代的烟雾，只觉得高家大院日光迟迟，活着的人无不哀哀沉沉，很轻易地就会被命运的浪潮卷走淘尽。封建社会的青春花朵似乎都开不长久。香港中联的电影版《家》想必比任何一部都好。再欲振乏力的台词，都可以被这一批明星念得掷地有声，句句化为血肉，我们听着，不禁心惊动容。没错，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觉慧、觉新……便是林妹妹的陈姨太也光芒四射，一个杏眼一个冷笑，词锋如刀片横割过去，皆是戏味。

紫罗莲正好适合演鸣凤——少女的娇俏味道仍在。那种美而薄命的丫环，偏是性情刚烈，重叠的多个版本里不无有晴雯的影子，只是逼嫁投水，更显得更戏剧性一点。《雷雨》


家
原著
巴金


春


秋


巴金原著
寒夜

则由梅绮演四凤，她也是个千面女郎，泼辣小妇与驯良村姑都恍如乩童上身，演来真实可信。五四文学的两只凤凰，鸣凤、四凤，仿佛还在幽幽啼泣。

孤恋花

白燕梳着刘海，两边盘了个丫角髻，算是个未嫁姑娘，只是过了不久，她将出阁。这个晚上，蕙表妹与觉新表哥立在花树下，恋恋不舍。可她始终不大愿意表露自己的爱意。之前蕙点的戏码竟是《黛玉归天》，兆头不祥。白燕后来在《寒夜》里演曾树生，当然焦点是在吴楚帆身上，那主角汪文宣夹在母与妻之间两难窘迫，又肺痨吐血，白燕不过是身畔的一抹花影，难得有艳装翩翩起舞的机会，亦无须咬牙卖身堕落风尘。这一朵花绝对经得起风雨，太娇弱的角色反而让她无从发挥。《雷雨》前段，鲁妈还是梅家女，除夕夜她抱着婴儿，冷冷地从大厅一直走出去，不停止地往天边去——忧绝美丽的侧影是一枝孤花的姿势。

红线翠环

伶人转至水银灯下却不以唱曲取胜，恐怕是红线女开风气之先。三部曲之《秋》想必不能免俗，她还得唱《婢女泪》。只是红线女演翠环，也属于气质不大协调的一种——身为丫环，却见识历遍大宅女人们的香消玉殒，脱不了红颜皆薄命

的感叹。我们没忘记红线女是怎样的一朵人海奇花，万万不会浮沉于孽海上。她举起手，以壶浇花，其实那白惨惨的菊影怎堪灌溉？而浇花人到底花褪花复红，名副其实是再生花。

花落衫中

一张绯红色的脸孔，胭脂再多，也不嫌乡土味，大节日里只增添了喜气盈盈，那标志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蛋卷烫发，梳得整齐，耳垂还镶上珍珠坠子。其实不必高攀任何糜烂华丽的时代列车，沾染什么不夜天的气息，白燕的美，是一种大度平衡，与日月山川映照的倩女光彩。秀眉稀松寻常的一撇一捺，如拈笔沾墨的美好示范；红唇依依，淡定娴静，仿佛没有时间的束缚，搁在任何时空都不会消逝。超越年月的力量，轻易地从容光笑意里透出来，飞过迢迢韶光，好比乘坐夜航星舰，落在天上人间，也依然鲜丽如新。何处何地自有她的位置。

那艳红、粉红两色的玫瑰花，并蒂连理的，遍开在旗袍领和衣肩衣襟。花开得灿烂而工整，但又像各自拥住生命，盘踞于此，瓣瓣蕊蕊，吸取了无限春光，自此永远地不谢不凋，与衣裳的主人相依长存。


歌女紅玫瑰

雾月纱

茶花的清丽婉美，其实也带着一种隐藏着的艳，即使是买回去供瓶装饰的绢制茶花，层层微绉花瓣，绛紫色，衬着墨绿叶子，自有别样的媚态。李丽华也是一身墨绿旗袍，只是外边罩着一件月白纱袍，薄薄如雾，是春夜的神秘绮丽，也随之笼罩于身上——她饰演茶花女孟嘉丽。她的风华当然足以撑起名女人的派头，只是过于丰艳华美，缺乏了堕落花的病态和颓废，谁也不会相信她会凄楚地死在亚蒙的怀中。

和李丽华一样强的是红线女。在《歌女红玫瑰》里，她也有一袭如雾的月白纱，只是它披在裸肩背后，悄悄张开，像一件夜女神的战衣。红线女拈起香烟，姿态强势，浓黑鬓发全拨在一边，睁起星眸，血亮樱唇紧紧抿住，全心全意地迎接来人——是男人？是女人？都在手里，绝不会放过。

花　事

不能不承认这张周坤玲的封面图影，有难言的吸引之处——鹅黄缕花蕾丝的上衣，极女性化，衣领边还簪上朵朵雏菊，粉蓝水蓝淡绿珠灰葵黄……她把留长的鬓发都梳上去，盘结成一簇云髻，少妇模样，贞静之中似乎有些微不安；两手交叉，当中想必有个戏剧性情节隐含未发。相反的是芳艳芬，少见的飞扬焕发，开怀笑，保守长衫外罩上蓝色背心马甲，

手侧还可以瞥见一大束花的影子——《富贵花开并蒂莲》理所当然地点题。芳氏提早显露出少奶奶的优游闲暇，容色间有一丁点的老态——只因为放心了，不在乎竞争，如果一撒手，就可以任意增胖了。原本一朵花开足，就肯定会凋谢的。

朱唇劫

从前宣传用的电影小说总是印得考究，至少封面影星都鲜艳夺目，玲珑浮凸，具有一种奇异的戏剧性。女主角的红唇尤其红得异样，艳得曲折惊心，仿佛有一则悬疑故事在发生着，尚未交待清楚。《愿郎重吻妾朱唇》索性就以白燕斜睨媚笑的玉照作封面，那两弯唇瓣描涂得血滴滴的。她在戏里名叫梅荔玲，外表雍容华贵，里内暗操淫业。当然我们可以预期，绝对是男主角吴楚帆一步步踏入黑暗之心的道德陷阱，考验白燕，然后惊觉她原来是堕落天使——他用力揪住她胸前的珍珠链，咬牙切齿地谴责着："钱！钱！你只不过是为了钱！"煽情对白虽然熟口熟脸，但由他们演来，那种戏味震荡完全是其他组合难以代替的。梅荔玲最后的杀手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趁他落难，化名用钱来买爱。他竟无法不就范，堕入黑夜贩卖肉身。她怎么会放过在紧张关头亮灯揭秘的快感？一阵狂笑后，女人平静地表示，自己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想让他明白她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只有他也再走一遍，才会感同身受。


迷
姬

两人身份平等一致，“愿郎重吻妾朱唇”的意味才出现，朱唇艳艳变作了灵魂的试金石。

白燕的可塑性难以估计，轻易地派发一个悲旦角色给她，是巨大的浪费。即使是悲剧人物，落在白燕手里，至少是有微妙层次的哀怨，有变化深沉的凄厉。她演过《迷姬》，庸俗的剧情辜负了好名字，而白燕确实一如扑朔迷离的艳姬，亦正亦邪，徘徊于娴静贞好与放浪形骇之间，随时歇斯底里地爆发起来，然而也随时收敛殆尽，回复正常。如果我们还稍微犹豫不定，那么白燕演过的一个角色可以提供上佳的诠释——《倚天屠龙记》里的殷素素。

映雪心

《红菱血》有陈锦棠、凤凰女的古装戏曲电影版。戏里陈以美男计向骚娘子多方挑引套问，是为了破案，关键是一只绣花鞋，其过程曲折有趣。换作罗品超、芳艳芬的时装版，变奏连番，同样是血案待破，男主角的身份却换成了当年的初恋情人，有法与情的矛盾；苏映雪依然是寡妇，但绝非风流，而是悲苦含辛却说不得的豪门牺牲品——男的利用旧情，企图打动映雪柔软之心，诱其自招杀人归案。

电影小说封面构图甚有戏剧性，芳艳芬伏在一角，纤纤十指交缠交叠，双眼疑惑不定，可红唇艳亮喷火，显然受情欲煎熬——神情其实像狡狯的猫儿。罗品超站在身后，纯白衣衫揭示了身份，那领带的方格图案代表了铜墙铁壁，儿女私


客怪

情永远闯不进去的。猫儿聪明终究被聪明误，她以为苦尽甘来，记忆里最初的甜蜜复重来，种种苦难将过去，于是打算跟他坦白，是她杀了人，她还留了一只绣花鞋在箱子里……

美人蛇

谢家骅是当年的上海小姐，风华正茂死在酒店客房里。《怪客》封面的她，艳得也有点遗照的味道：白纱兜了个圈子，围了半臂香肩又绕过来，半遮住了粉脸，精心描画的眉目隐含着一丝怨气，鬓边玫瑰与凛然红唇相映，有一种美艳而凶悍之感，是不好惹的女人，仿佛会变成一条蛇，噬吞过来。她在《怪客》里倒是不省油的灯儿，恰如其分地将风尘儿女在险恶江湖路的血肉一一披露，停不了的你杀我活，都是永恒的主题——金钱与性。到后来她是唯一的幸存者。戏里的美人蛇怡然地活了下去，戏外的谢家骅却猝然香消玉殒，像鬓边玫瑰，刹那凋落。

诡丽妖异的时光倒影

血色蛊情椰林月

坐在荧幕前，谢霆锋神情似笑非笑，眉目逼肖其父，但另有一种孤傲，不比四十多年前的风流浪荡。时空交错得太厉害，当年的南洋斜照叠影的只是葵花黄日光，而不是眼前举目无所边际的烟霾浩茫。我们相信生命存在留有印记，又坚信有些记忆是华美绮丽的幻觉，矛盾里仿佛可以协调得熨帖。那个炽热空气里盘旋流传着降头血蛊的年月，一切附托于神秘传说，不必负责任，越恐怖香艳越勾惹起人们的遐思。也可以前半段故弄悬疑，撒下迷魂网，结局推诿为一个布阵、一种阴谋，假托迷信之说，一切不过是刻画人性。《血染相思谷》“戏桥”本事街招，血红色一大片泛滥成灾，五个字体颤抖如断崖裂瓦，左上角有“本片告诉你：降头”字样，于当时观众不失为触目惊心。这部关山美原著，“司马才华”改编的“刺激性巨片”，落到今日，仍然有浓厚的吸引力。嘉玲卧地，秀目半闭，谢贤赤身相拥，火辣场面可预知仅是

点到即止，但恍如藏在背后的故事联想却无穷无尽，就连男女三角的名字也充满颜色犯冲，叶青、蓝怡、紫薇，三道色泽互相横来掠去，在热带丛林里纠缠，戏剧性到极点。我是惋惜此地连这个艳魅的情调也一并失去，邪术与情爱根本是通俗剧最迷人元素。我近来写三个养鬼仔舞女的故事，可惜写得不好，力有未逮，其实从前南洋的诡丽妖异到底不复返了。纯朴年代，鬼怪传说只怕也显得简单一点，没有扭曲肚肠借古喻今，保留原始味道。

另一出《椰林月》，完全强调教育性，但为了生意经，也有“椰林月下，恩爱缠绵，蜜月旅行，香艳风趣”的广告字句。南红玉立沙滩，谢贤躺在底下，笑嘻嘻地抓住她的脚，似乎赖皮耍花枪。翠绿花巷的一张戏单，标明了星马外景，南华女校师生客串，当时确实是噱头。一切落在时光背后，没有发生过一样，尤其我们老是往前看，计算着未来在手掌内的点滴，抓紧，再抓紧，像身在宝洞里捞金沙，一边走一边掉，却浑然不知。

蛇一般的舞

黄蒙蒙的单色系，是岁月的色泽，也是妖艳之色相。李湄与菲律宾艳星装扮成中国民间娇媚的蛇精，在烟水茫茫里出浴高歌。两条娉婷婀娜的女妖，李芳、李兰，仿佛与饰演白蛇的李香兰遥遥相应。王天林执导的一部奇片，几年前在香港影展放映，糅杂的异艳风情与Camp得离奇的手法，嗜痂

者皆叹为观止。插曲大概是听过的，张莱莱主唱：“蛇变美女动春心，私恋少男破色戒。”旧式招徕观众的字眼是否能让人再次怦然心动，已不重要，然而“思凡”的蛇女真的飘然逝去，一个昏黄时代消逝，我们寻不回那朴实可爱的一寸寸光阴。谁是李湄？1953年是她的，2005年的人们不屑知道。听闻过仙音，只识过芳容的，都明白一件事，红尘里曾经点起繁华灯火，她不是蛇女，也跳过蛇一般的舞，舞向百花深处。

盛世遗音

买下这本书，坦白说是因为那胭脂红粉的俗艳——我的偏嗜，喜欢则不必谈理性。这赵梦林画京剧人物，几乎就是月份牌光艳明媚的计喜画法，京剧迷大概都可以找出芸芸画像的原身是哪一个名角。外行者如我，不过是眼里贪婪色相的点滴可餐。头上所戴的，身上所穿的，是何等讲究的细节，寻常人穿戴上去，走上台去，遭遇着荣辱悲欢，也还是辉煌而体面的吧？我挑选了那些美艳的旦角画像来鉴赏，尤喜《穆柯寨》里的穆桂英，珠翠簇拥，露出一张粉面桃腮，秋水盈盈一斜睨，就看中一个杨宗保，她戴着“七星额子”“金银点翠”，大小绒珠点缀着，只觉得这女寨主简直算是蛮荒公主，无疑霸道，但可爱。后面一连串的折子戏里的“定装照”式的场面图画，穆桂英、杨宗保两相对峙，一手执枪，一手捻起头上雉尾，两对眼睛却含情无限地飘过去。民国小说，甚至张爱玲也写过的“打起了眉毛官司”。

《樊江关》又是另一派风光，樊梨花与薛金莲姑嫂相对，双艳斗剑，煞是好看。而《凤凰台》里的大乔、周瑜交锋起来，

也是旖旎情挑，换作今日，想必印度歌舞还保有遗风。而《甘露寺》《回荆州》的人物造型、神情、造手，雷同一致，可漫天漫地的龙凤呈祥装饰，倒是我惊艳心仪的一个世界，是俗眼里的幸福团圆，虽然那不过是过时的请柬必有的背景花样。京剧世界其实是某一程度的阴阳界，角儿上台华艳体面地唱作，才子佳人将相诸侯轮流上演，下了台仿佛灯影黯淡，回复了卑微身份——戏子是何等人？时代的人心早有定论。

其实不只京剧，戏曲在这个年代，老早结束。不完也得完，如今粉墨扮演的不过是夕阳余晖，唱的皆是余韵，挥袖的都是惆怅。京剧里的唱段，来去不外西皮流水，二黄倒板。“苏三——离开了洪桐县……”《玉堂春》的这段大概可以作为任何民国为背景的电影配乐了。张彻说京剧坏在不是自然发声的唱法，以致日渐没落。淘汰了七七八八之后，偶尔流落在我们这些海外的，都是“绰头戏”——《大闹天宫》卖的翻筋斗，《霸王别姬》要的是双剑，《醉酒》显的是“卧鱼”腰身，还有那一套套武戏的北派身段……看到的是画舫璇宫沉下后的水花涟漪，不过是幻影而已。至于《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那是时代的特殊烙印。

三国余韵

梦随浪淘沙

据说京戏的戏码大都来自《三国演义》，皮黄盛行的清末民初，底下听戏的看官谁不懂得一两段三国?《借东风》《群英会》的唱段耳熟能详，什么谭派马派老生的唱腔，都能粗浅来一句半句。关云长索性登堂入室坐镇，持一把青龙偃月刀，手卷《春秋》，红脸低眉垂目，化为神明进入寻常百姓家了。崇尚威武的，也便视之为“忠义”的象征。桃园三结义的影响一直挥之不去，雅驯的伦常秩序里多了一个草莽江湖。古人总觉朝代易主就像梦幻，浪花淘尽，即使一代英雄亦被湮没，这种极烂熟的观念闪藏在童年的故事里，一翻看，其实立即忘不了。那年，家里做着成衣生意，厅堂供奉着关公，灯红香烟冉冉，针车嘈声中，我看着三国连环画。

日子缓缓移动，浪花的唾沫却还未溅到身上。

沉醉东风

思古情怀大抵来自一种“万事付以一笑中”的豁达心态，过去种种，当时纵觉得风风火火，多年后也得消散如烟。我们当然熟读东坡居士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十四十五时背诵，谁懂得当中底蕴？也只有那生来气质敏感善愁的，才捕捉了这么一两分沧桑。越活着越觉得过去现在，没什么两样——读《出师表》，不过领略孔明先生的一点愚忠，念念不忘先帝，到底不出人臣的本分。我想这个时代不懂这些，会有什么损失？羽扇纶巾是孔明是周瑜，大乔小乔哪一个初嫁了，又谁在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大概与我们的现实没有关系。

留　痕

商务印书馆出的这套三国人物香烟画片，在不盈三寸的纸片上，将那演义的主线支线人物大大小小地绘印上去，过去极为商业味的俗物，而今倒是一件雅事了。里内装潢设计甚美，两叠高的香烟画片以短纸条包封着，惟封面盒子难看，画着一个类似关公的物体，《三国英雄谱》字样还有斑斑血迹，颇有“血染”效果。打开内页，咦，精致典雅，何以云泥之判？然而留着它们，等于是留着记忆，不必理会拙与巧了吧。

媚影歌姬

白光（1921年6月27日—1999年8月27日），原名史永芬，生于北平（今北京），1940至1950年代中国著名影星、歌星。因见电影院投射机发出的一道白光而得艺名。因演出《荡妇心》（1949）、《一代妖姬》（1950）、《血染海棠红》（1950）而走红，被称为中国“一代妖姬”。白光还以其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后来退出歌影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8月27日，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

闺　艳

白光是一般旧时代曲鹤立鸡群的派别了，看白先勇《一把青》里女主人公朱青后半段放浪形骸的模样，就知道背后有一个圣母娘娘，风格强烈得不可忽视。白光唱歌倒是不乱送秋波，光影版里的她一上了台，神情即使毫不在乎，也是一种淡然放松，没有故意娇笑斜睨。那部《血染海棠红》，戏名艳丽带着刺激性的颜色渲染，殊不知海棠红并不是白光，

她是珠宝大盗海棠红身畔野性难驯的恶妻。《东山一把青》一唱起，展开的是灯红酒绿的迎送生涯，后尾幽幽的“……哎呀哎呀哟郎呀流到几时方罢休”忽然一下子抒情起来，女人也就无端心事重重了。有好些年总有人把《等着你回来》用在电影里，以为可以制造阴森森年月隔绝的神秘诡异气息。白光漫不经心的一曲闺怨，误解还不至于此。有人参赛选唱，故意卖弄眉间春色，当作是仿老上海题材的通俗剧歌女的必备招数。到底听其歌词，“梁上燕子已回来，庭间春花为你开……你不回来，我泪满腮……”虽是闺艳思君，却不是思春，不必费尽色授魂与之能事，回归了一首道地的爵士曲便好了。低低呜呜的乐声，白光即使幽怨也是点到即止，也许是故作姿态，有暗藏撩拨，毕竟是些微的，绝无大鸣大放。世人说她嗓子低沉，有磁性云云，可她经常运用小嗓，音阶并不低，至少算女中音，微微的拉音拖腔，稍变了假音，滴溜溜地滑过去，那技巧是学过的，不能说是天赋，只是不费力气，莺声颤花蕊，一下子唱上去了，成了经典。

天上人间

后来看到一套《珠光宝气》，影片拷贝模糊得近乎半溶状态，只是戏中女明星轮番上阵，艳影幢幢，先是陈娟娟、王丹凤，都是正派花旦，然后白光来了，夜总会坐了片刻，被邀上台高歌，原来是《莫负今宵》：“欢乐年，不夜天，笙歌处处，天上人间……这一刻千金，且徘徊留恋，留恋，

莫辜负今宵，说什么明天明天……”她几乎不怎么腰肢款摆，心平气和地唱着，静观其变，底下的人各怀鬼胎，心怀叵测。她唱着：“高贵的人们，变成了牛头马面，露出了妖形鬼脸，这是狐狸的尾巴，那是毒蛇的眼，还有豺狼的笑声，都是原形出现……”灯光暗了，舞池里人们忽然戴了牛头马面，寓意对照着歌词。还有一个坐在角落的白狐裘女人，稍有姿色，暗中监视着。看演员表，原来是“衣雪艳”，现成的戏剧化芳名，不是交际花便属蛇蝎美人。这影片完全可以忽略，白光这首歌则独立成曲，没有了背景，却仿佛随时开辟了一个时代的空隙、一个年月的繁华迷醉，一点点的世故愤恨、迷惘失落，都由她轻盈自在地吟唱开去了。

当年的时代曲来自上海，女声歌音多少皆带吴侬软语，白光是“京派”，偶尔处理曲子，口音儿化到底，有时嘴含葫芦，含糊带过，有时意态悠闲，懒洋洋的气息，谁都比不上。《金刚钻》几乎是老北京口吻：“金刚钻儿好宝贝儿，火油的光彩豆大的个儿，一闪一闪多给劲儿，眼看着也有趣儿……”恰恰音乐似乎不协调，但又配合到极点，服膺在白光的歌声下，别人是唱不来的，跟她抒情沧桑的《魂萦旧梦》《醉在你怀中》有异。她号称“妖姬”，可不失俏皮，并没有固守尤物规范。难得电影《雨夜歌声》里的一幕，她跟随钢琴老师学唱，开口竟然是姚莉上海时期的名曲：“Oh，My Daring，爱我可是真情……”还有《风雨交响曲》：“哎呀呀呀呀，风雨吹纱窗……”简直天降礼物，珍贵无比，白光的随意随心都是玉音妙歌，只是戏真的是不怎么样。片首和蓝莺莺饰演乡下来

的姑娘，脸容眉眼的胭脂水粉却浓得化不开，比任何一个城市的舞女名媛还要艳丽妖娆，于是即使她们在剧情里的遭遇是如何正确的道德故事，也显得不可置信，流传下来只有那歌声。白光之歌，缓缓穿过时代天光，振翅而飞了。

唱亮了天光云霞

周璇，1920 年出生于常州一个姓苏的家庭，原名苏璞。三岁时被抽大烟的舅舅顾仕佳（彼时在金坛县任警察局长）偷偷拐骗到了金坛县的王家，由此改名王小红。王家夫妇离异后，她又被送给了上海的一家周姓人家，更名周小红。（后来，是音乐家黎锦晖建议她改名为周璇，因为当时有首抗日爱国歌曲中有句歌词为“周旋于沙场之上”。）

1931 年，周璇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后入新华歌舞社。1934 年，在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名列第二，成为十大歌星之一，被誉为“金嗓子”、七大歌星之首（另外六位是白光、李香兰、姚莉、白虹、吴莺音、龚秋霞）。后来成为电影明星，主演多部影片，代表作有《马路天使》，曾嫁严华，之后仳离，此后多段情史，也都下场坎坷。

1950 年回上海参加影片《和平鸽》的拍摄，因患病而未竟。1957 年，在拍戏时旧病复发，被送入精神病医院。最后，在挣扎中因脑炎而离开了人世，享年 39 岁。

天外笙歌

如今也开始兴起听“时代曲”了——泛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到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华语流行歌。一般性的怀旧其实经常落入肤浅的窠臼里：歌女穿旗袍，站在大麦克风前笑吟吟地唱，那嗓音是尖细娇嫩，如莺啼如猫叫，现在的人几乎都不如此唱歌了，听见了难免惊骇。当中具代表性的是金嗓子周璇。时代曲的天下，她的名曲到底占了半壁江山。随便举例的《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和《夜上海》，都属于周璇的首本曲。可时代纷乱，变幻莫测，旧日魔都繁华褪去，这一批歌曲无不归入“靡靡之音”的名目，和健康严肃歌曲搭不上钩，寻常巷弄自顾自地播唱，学校里照例是不会教的。然后这时代曲虽日渐老旧，却也有了生命，缓缓在人心上留下了一座楼台，歌声仿佛生了双翼，记忆箫声响起，则有凤凰翩翩而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市面上觅着周璇老电影，可多半映像灰蒙蒙，画面呈现惨白状态，很难心平气和地一一看毕。随之歌曲也出版了当年的“镭射碟”，百代的这套专辑倒是值得收藏，名为“中国时代曲名典”，一个锦盒，设计得花团锦簇，里内装有五张唱片，仔细听，无不叫人梦神飞远、黯然销魂。

周璇的歌太多了，随便哪一曲都是经典。以前人家厅堂里，茶几底下总有几本歌簿，周璇独立成章，或者全本皆是周璇之歌。那些字迹看似手抄笔录的歌词，工整秀丽地排列着，歌曲多半是电影插曲，原本的影片湮没散失，在时光的浪淘

沙里仅存这批歌曲，悄然地活下来，跟依附关系的菲林脱离了。那把声音穿过时间的限制，来自四十年代，却自此不属于那个时空，变成了瞻仰的瑶台上飞扬的仙乐。是她唱的《凤凰于飞》，词曲之美，歌喉之美，只觉得绮丽无双。

柔婉歌后

有人将周璇的首本曲一一编成纯音乐演奏，单印上她的玉照，就代表一切，是她的歌，可在后来乐队吹弹的管弦声里追忆。只是这般隔膜式地感受周璇，真的不如原声唱片了，当然最好的是七十八转唱片，飞沙走石的杂音里，其实掩不住女人清楚明丽的歌声。周璇的“金嗓”，好在一点也不飞扬高亢，即使歌颂光明，咏唱青年人的前程万里，也还带着婉约柔和，绝非声震云霄，让人感到原来那唱歌人还在红尘，姿势谦逊，低首唱着，歌里有暖意，一下子与芸芸众生靠近了。又或者唱的是俚俗小调，妹妹想郎，黄昏候郎，四季里牵肠挂肚……如《苏三艳史》里的插曲，苏三房中绣手巾：“姐呀茶花好比姐般媚，你要绣她，莫忘绣那采茶人……”歌音的娇俏刚好，是一种甜净，略微比喻暗示，声音里不刻意。虽说这苏三到底是青楼女子身份，却并未有卖弄娇媚之嫌，这就很难得，那点内敛克制实在是艺术了。又如《厨房歌》，唱的是宰鸡杀鱼乱纷纷的场面，可歌声处理得毫不煽动夸张，照样可以轻盈自在。稍带点文艺的《西子姑娘》，周璇平稳大方，悠扬地一句句唱开去，恍如飞入云光里，歌同云雀，

完全和那典雅古意的词融合了。姚莉也唱过此曲，大异其趣，另有一番的低回婉转。

周璇偶尔有三两首爵士风味的歌，《两条路上》之类的，也难得唱得亦步亦趋。有人顺水推舟地说她是“上海的比莉荷丽黛”——二者气韵风格迥异，若论人生的惨状，自然都应有可泣可诉之处，但这些流于戏剧性的情节，很容易编成煽情故事，也便搁置不理——周璇的歌曲楼台，没有了这些，也还是很好的。

封尘冷香的房间

林黛（1934 年 12 月 26 日—1964 年 7 月 17 日），原名程月如，为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的女儿。艺名“林黛”是其英文名 Linda 之音译。祖籍广西省宾阳县，为香港著名国语电影女演员，曾经赢得四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殊荣，代表作包括《貂蝉》《不了情》《千娇百媚》《江山美人》等。

最后的胭脂红粉

近年来她的香闺才开放——乍听有点匪夷所思，原来自 1964 年这四届影后香消玉殒以来，房里一切从未更动，女主人的妆台和生前使用的化妆品都保留在原地，真个做到“原封不动”。如今刊载的照片，唯见面霜蒙尘，脂粉口红皆褪色，那真的活色生香的主人老早化为骷髅于黄土了，男主人却恋恋执著于房内的种种死物，不愿舍弃。隔了数十年月，网络影片出现了“渣甸山花园大厦”字样，然后镜头缓缓巡视声名显赫的影后用过的林林总总，有其胞弟叙说室内细节，但


一代影后
林黛
紀念專

这都是身外物了。反而她的突发之死，原因多方猜度，是所谓的“家庭细故”，还是名气骤降，出此下策？传闻听多了，似乎答案理所当然地迷失了。一代影后的纪念册里，撰写的人多半沉浸在惊异和哀伤中，隐没在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反倒都不重要了。如今看见那椭圆镜子前排开的胭脂红粉，还有记着日常支出的账簿，像电影里的阮玲玉，把开销一笔笔写下来，那种灵异感觉挥之不去。我看过一些忆旧文章，说影后节俭，去餐厅吃的不过是蛋炒饭；那些闪亮光艳的旗袍，晃悠悠的亮片是她亲自钉上去的。她外出亮相，人潮汹涌，把身上的亮片拂了一地都是，影迷捡起来，等到人去香渺，好比是仙女遗落红尘的证物，点滴皆是珍贵。

繁华池影金莲开

林黛第一次获得亚洲影后的奖座是《金莲花》。照片里的妆台侧，一座双耳樽形，稳稳摆放着。影片改编自刘云若的小说《春风回梦记》。鸳鸯蝴蝶派有“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之说，可如今忌讳“鸳鸯蝴蝶派”的说法，都说是“社会言情小说家”。林黛一人饰演两角，和《啼笑因缘》的沈凤喜、何丽娜遥遥相对，一般的容貌相仿，性情各异。她的金莲花也是个卖唱姑娘，拿起檀板，唱的是《妈妈要我嫁》：“小奴家，今年才一十八，妈妈给我找婆婆家……”但那种手拈绢帕，抛送眼风的娇媚，自有走跑江湖的世故，只是她做起来倒不流气——嬉笑娇嗔的少女戏，林黛算是演到了一

种境界了。雷震的清秀少爷，一脸腼腆青涩，金莲花戏要挑弄，自然是跳不出她的手掌心。家里娶进门的那位，巧笑倩兮，也是林黛分饰，然而不曾若即若离地调笑，故此缺乏悬疑挑战，让雷震兴趣欠缺。《江山美人》里的李凤姐仿佛也是如此，撒娇撒痴，乍嗔乍笑，“扮皇帝”一则，已成为经典。现代观众若要挑出一两个不是，那是容易的，林黛的娇俏几乎接近做作了，可又如何？时代鸿沟往后看的另一个角度，她当然是最好的。林黛演张爱玲的《情场如战场》里的叶纬芳，一如运筹帷幄的情海女将，进退得宜。摆脱了民国风俗的束缚，她更加恣意放肆，谁不爱她？她要谁，就是谁，那一个便是盘中餐。葛兰唱的《卡门》，仅是故作放浪，而影后闪烁“宝石光芒”的眼睛，仿佛演得更为彻底。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林黛有当年最时髦的模样，浓眉大眼，短卷发紧贴，紧追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纤细腰肢底下是微微蓬开的伞裙，一张脸似笑非笑，却不显得暧昧，反而明媚可人。

留　情

比较留得光影痕迹的林黛作品，如《不了情》《蓝与黑》，都属于她后期的片子。大家误以为她的演绎风格从来是“哀怨悲旦”的范围，而且是身怀委屈不可说，只能沦落歌台舞榭高歌心声。林黛蹙眉含悲，一身旗袍，跟前一个大麦克风，慢悠悠地唱起：“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她的肢体、她的表情，完全属于“演歌”，用一种演技来展现剧

情里的歌女心理，不掩饰其幽怨悲怜。更甚的自然是《不了情》，一曲即罢，立即掩面哭泣，下台离场还不慎跌倒。她苦，种种苦衷无人了解，她静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她的浓眉，如柳叶，如弯刀，让人无法回避——这真的是时代的痕迹了。时间如果停留在此刻，确实有点不公平，哀怨的自杀影后，只叫人想起命运多舛身患绝症的夜总会歌女，不曾连结到青春无敌乍娇乍嗔的少女，那个她悄悄地，溜得很远了。

泪珠缘

——南国女子潘秀琼之歌

回旧居收拾，找了好多的老唱片，一张是潘秀琼的《雪山歌》，蓝色封套，占三分之二都是她的侧脸，柳眉微翘，眼睛秀长，自有一种凛然的美。那时间倒不容许开唱机，细细欣赏，后来找出录在CD的版本，现在大概连听光碟也过时了。沙沙响的乐声之后，潘低沉地唱起来："一夜东风，将春吹到，晓起黄莺儿频报，且听迎春调……"缓缓悠悠，很有春意慵懒的味道。这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灌录的，后来六十年代似乎又有一个版本，音乐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看所谓的网络资料，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严月娴原唱，水晶在《莫忘作歌人姓严》里提到严折西有个妹妹就是严月娴。谈论旧上海电影明星时也略微提及这个芳名，自然是"星海浮沉录"的一小章节了，星光乍亮乍沉，从灿烂到堕落，属于道德教训的范围。严月娴一张张纤眉弯月托腮含笑的玉照倒是见识过了。

潘秀琼自然是南洋人，当年还是住在州府吉隆坡，如今是新加坡人了。她的歌声走的是低音低沉派系，《春之花》唱


雪山歌
潘秀瓊唱
POON SOW KENG

得韵味十足，虽然有些字音问题，“霜寒料峭”唱成“相寒科峭”，口白部分，“荼蘼”开了，她带着广东腔，将之念成了“荼眉”，还是当时的旧音？真的别有一番时代的痕迹了。从春寒到花开花容，花香花影，帘外如花貌，和春光撩人醉，随即花谢，一片春意阑珊春光老。

有一首《苏州之夜》，原曲就是李香兰的日语歌，潘秀琼版本没有娇脆娆媚，而是低缓柔和，其来回不过是几句：“夜深人静时，长空月如钩，勾起游子乡心，归梦到苏州，白芦高长岸上，红叶遍开山头，月下洞庭泛舟，山河处处锦绣。”心平气和的吟唱，如同叙述苏州如画美景，一点情绪也不露，但里内微波荡漾，凄怨低回，就这么一丝，稍纵即逝。多年前刚出校门，当个杂志见习记者，访问苏丹街一个“点痣”老先生，回溯起来，也像是看连阔如写的《江湖丛谈》遗漏在南洋的外一章。黑洞洞的一级级木楼梯踱上去，战前英殖民的一楼一底，狭窄的厅堂壁上贴满了古代面相和正面背面人体，全有好痣恶痣的说明。老人干瘪瘦小，哑着嗓子说，我们这里连潘秀琼也来过，她眼底有颗泪痣，对婚姻不好的，趁早点了。后来想起潘其实也是离婚的，泪珠似的黑痣点不点到底无所谓。反高潮的是潘之后信了主，挨近夕阳红的黄昏年纪，好大段时间都在以歌传基督教福音；那些莺啼燕舞的时代曲还在唱，配乐却不是那么一个氛围了。歌喉则魔力渐失，一个时代退到云里雾里，徒留个人在现世亮相，力量有限。她的自传《勿忘我》倒没买，只是一次在书店看见，忙不迭地打书钉看个大概，一切以为惊天动地的往事，却寻常平淡不过。

例如写姚敏，或者跟邓丽君的交情，又或是记忆还原到早年听唱片行老板娘淡淡地说，潘秀琼读坤成女中时，常跑歌台。当然“歌台”一词也是历史名词了，如今怎样推想仿拟也再不可得了。好比是广东人口中的茶楼歌坛，如何地遥想从前，到底是过去了。那个点痣老先生也去世，改由其女接掌衣钵，在对街的楼上执业，那苏丹街如今濒临拆迁的命运，也许转瞬间化为云烟。

徐小凤喜欢唱类似西部乡谣的译曲，总有“噢伊蕾底呦”腔调——当年也是潘秀琼的擅长。她的《雪山歌》和《黄昏放牛》唱得很有情调，自是属于她的一派首本曲。有些人带着美好记忆追溯，她在“巴乐风”唱片公司时代灌录的那首《峇里岛》，堪称一绝。略微稚嫩的声音更接近热带桃源，根本没有多余的迟疑迂回，椰林月光映照，耳听着浪涛声，身后也有一队女伴携手吟唱，皆是纱笼裹身，鬓边掖上一朵艳红木槿花。阵阵的余音荡漾，完全天真纯朴，或许未见娴熟技巧，却自然几乎天籁，可遇不可求——大概连歌者当时也浑然不觉。后来的那首重新灌唱的，想必众耳听惯认熟，态度竟如放逐荒岛一般，不加理会。恐怕是太容易觅着了，不这么稀奇。这种如同搜索稀世奇珍的口吻，对潘秀琼并不公平。

之后的《峇里岛》，其实意趣幽雅，歌韵婉转，恍似南国佳人已成了达练世故的名花，娓娓动人地诉说一座岛的风光美景。她不必身在其中，只需悠然浅笑清唱，以歌声描绘世外乐园，信不信都不打紧。她的姿势超然物外，如处云端俯瞰红尘，自有一种冷静而凝然的哀愁。是的，可能世上不

乏安乐土，只是她历尽沧桑，自是不便深信。

只要是狭窄的言情范围，潘秀琼也愿意揣摩当中的女心曲折。是入夜推窗，灯影艳红地斜照在那一小方玻璃，光色恋恋，但不久便要黯然而逝，剩下微温的惆怅。虽说时代曲的世界尽是春华秋月、飘红逐萍之词，而潘秀琼的风格其实并不适合过分的纤丽华艳，她最适宜抒情白描，低沉磁性的嗓音有一种难得的平实，没有柳腰款摆的媚态，所以她同样是唱《桃李争春》和《恋之火》，一般的保守人士反而放心多了——白光放肆的狂浪，懒洋洋不在乎的妖姬形象，只怕是唱《纯洁的爱》，旁人也当她说笑。“……只要我爱你，不管你爱我不爱……”对白光而言，等于是欲擒故纵的诱惑，由潘秀琼来处理，却俨然痴情女子，心怀韧丝般的爱，不惜代价不求回报，只愿爱这么一个人，不管值不值得。她的某个层面，极似风月途上的村姑，漫摘野花插满头，率性真情，故偶以美国乡谣的腔调示人，倒有画龙点睛之妙，与她的气质贴切到极点。

有一首《朦胧的灯光》，完全是典型的时代曲格局，不像那时潘秀琼的一些歌属于服部良一作曲的，虽然歌韵不俗，仍嫌带着日本味道。这支曲子说是夹带着白光风格，也是正确的，懒洋洋，悠闲的，拖着嗓音，却不由自主地风姿绰约起来，“朦胧的灯光，人影儿摇晃，在这迷人的晚上……”它倒是没有淹没失传，翻唱的大有人在，可惜韵味自然不能比的。

潘秀琼痴恋痴爱的歌曲，当然以《情人的眼泪》为首本曲。我想大部分俏立麦克风以轻歌妙舞为好营生的姐妹，谁不想

一曲赢得周郎顾？有的穷尽一生也未必有代表作。诡秘怪异的是，有些歌曲仿佛有灵性，会自动寻找主人，如影随形地跟着。多少年过去，潘秀琼与这颗泪的歌声，到底会一直传下去，毕竟伤心人虽各有怀抱，但习惯性地在经典歌曲里寻找相似的断肠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印证自己的感受，借着潘的歌投入其中，叠影重重，无需酝酿。“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仿佛成为了千万人扪心自问的锥心呼喊。泪眼的情由有无数个，可理直气壮地在那靡靡之音里哭个痛快，以后未必会再有。

我怀念的是早期的潘秀琼，与另一把女声合唱，是林丽？欢快地唱起了《月亮湾》：“昨夜在月亮湾，月光灿烂，椰树梢下青年男女，倾心密谈，他们拿着心肝，互相交换，相亲相爱姻缘何等美满……”轻松跳跃的爵士音符，双生花姐妹似的，在空气里相扶相携，舞步蹁跹，快乐不已，单纯烂漫，只懂得欢悦滋味，不晓得流泪还泪的痛苦。

辑三

拾花点翠

蛇女素心

有一套1986年西湖民间故事彩色连环画，内收一册《白蛇传》，戴敦邦绘图。戴氏当时颇受瞩目，可谓民间通俗画家代表。大概是为了推广旅游，风景点加上美丽传说，配以中英日三语介绍，宣传味很浓。画中人物至今难忘：清明时节，白娘子、小青二妖搭肩相扶而行，许仙一手执伞，打算遮一遮眼前美丽得异样的主仆。是春雨泛翠的画面，西湖十景不必游遍，到底也觉得风光潋滟。她选择了他，光影世界里多次搬演此幕，无不侧重表现白蛇的心湖荡漾。白素贞一角多人饰演过了——李香兰的《白夫人之妖恋》，林黛的黄梅调歌唱彩色片，白雪仙、于素秋的戏曲版本，潘迪华的歌剧《白娘娘》，武后嘉凌的《白蛇大闹天宫》，还有林青霞的《真白蛇传》和《青蛇》里的白蛇王祖贤……白素贞从她们的音容笑貌之中得到了复活，换了无数人，依旧是正身。春光笼罩了西湖，西湖成了她的舞台，并以柔媚蛇舞诱惑了一个普通男子，从此反倒是她被诱惑了，不能抵挡地演出了纠缠不清的爱恨。


白蛇傳

写了许多乱世儿女情的张恨水，后期也写了白蛇故事，反而很一般。其实端午饮雄黄酒现出原形一节，许仙惊惧吓死，蕴含意义很深，说面对人性阴暗面也好，说妖精背后象征某种离经叛道也行，白蛇等于不容于世俗的存在，默默接受了人世的各个投射和解释。也有为数不少的借灯照影，诸多隐喻，不能明白宣告的爱恋都可以对号入座，从而得到启示。落入通俗歌词，则是潘迪华的“爱你变成了害你”，掏心掏肺，幽怨哀戚处接近当年的台式流行曲。戴敦邦笔下的白蛇一身侠女打扮，手持宝剑，盗得灵芝，便以口衔住，之后惹得仙鹤追啄。林黛更狠得披头散发，杏眼圆瞪，大战三百回合，打的是北派，据说现实中因动胎气而小产。李香兰不使武力，一味婉转蛾眉，在仙翁跟前哭，诉说蛇女为女身的爱与诚。醒来的男人会如何？恐怕妖女再法力无边也不敢猜测，跟一般陷入苦恋的女人没有分别，一样的痴迷，一般的卑微。

另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旧连环画，赵本宏绘的《白蛇传》，封面是断桥边著名的一幕。梅兰芳也演过此段：小青怒极欲拔剑，白素贞举袖挡住，另一边拉着许仙，或者他一个跌跤，京剧小生的动作，表示惊恐。青蛇想必忍够了俗世的凉薄无情，何必救许仙？有趣的是青蛇故事自有发展延续，写这像姊妹又似婢女的同伴，也曾化身男子，偷恋白蛇；也有说她属于白娘子身畔的一个模仿者和竞争者，学着她的柔媚妖艳，努力偷得三分红尘女流的人味，只是缺少动情缠绵意，她大概从头到尾看不起白娘子甘心受辱地爱着一个人。要成为人，白蛇沿着刀锋而行，一念倾情，自此血泪史留下痕迹，

是蛇女素心的宝鉴。

青蛇的部分只能是附录，所以当年看张曼玉的《青蛇》，总觉得概念化，可那两个蛇女头上盘转螺旋似的戏台花旦“贴片子”造型，异常契合蛇精的身份，执扇款摆蛇腰，倒是趣味盎然。小时候有一部泰国还是柬埔寨电影叫《蛇魔女》，一头蠕动细蛇，魔女睁开眼睛，眼皮搽着蓝色眼影，印象深为可怖，跟白素贞的传奇不能比。老旧画报里有日本电影的剧照本事，《安珍与清姬》里的若尾文子沐浴池中，痴望着清俊的市川雷藏，图片说明不脱妖姬迷恋僧人的艳情语句。后来查看，原来出自《今昔物语》，清姬追逐安珍，最后化为白蛇，卷着巨钟，跟躲在钟内的安珍共焚在火中。偏执的爱，得不到宁愿毁灭，是另一种凄厉，和白素贞半自虐半牺牲的痴爱不同，白娘子的万般不舍，与我们有亲，似有一道心的花径，曲折却令人感觉熟悉。

凄艳洛神

要迟至中学，才看南宫搏的小说，《洛神》那种“哀怨凄艳”的美人薄命写法，文艺中带着通俗，很得我心。《洛神赋》的珠光宝气词藻，要看见顾恺之所绘的画册，一一具体起来，才知道踏浪仙姬的诸般美态。手拿羽扇，回眼顾盼，“秋水为神玉为骨”，假托传说神仙，其实是红尘中人真人原型隐没。熟读野史，还是南宫搏，都晓得洛神影射的就是甄宓。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里犹记得有个吕琇菱，饰演甄后，手抱琵琶。当年据说吕氏是台湾得奖的琵琶高手，古装片里低眉信手续续弹，应该也很合理。粤剧戏曲片自然是芳艳芬，上世纪看的是录影带，还是从香港午夜电视里录出来的，偶尔还残留一两个广告，懒得清除。从前的“七彩伊斯曼”，如今斑驳零落，有的部分褪色，忽红忽紫，但依旧等到甄宓手拎拂尘，在烟波水浪中含笑和曹植告别那一幕，心里才万分满足。

近年有时瞥见屏幕，播放的是蔡少芬版本，也还是会驻足看个半个钟点。久远王朝的逸闻艳事，加了虚构的爱恨情仇，实在符合自己的胃口，至少有记忆重叠的亲切感。后来见梅兰

芳古本《洛神》，黑白拷贝，他再美也像沧桑佳人了，难免扫兴。不久有机缘瞄见网络上剧照，精致粉彩，有一种难画难描的艳，那楼台窗洞，曹子建枕睡一侧，甄宓驾云而来，痴痴凝望，背后还有簇拥跟来的仙女仙婢，虽有阵仗，但也难掩寂寥。

当初的记忆倒是有点分别。那是停留在连环画里，小册的书装在一整套绿花细纹的盒子内，里面有好几本，都是远古的神话故事。其中一册是《后羿射日》，后面有几页大概是附录的双色图画，近乎于补叙的做法，把一些零星不齐全的传说资料揽括了，当作参考。也只有类似我无事忙之流，才会去眷顾。稍微有点突兀，在“嫦娥奔月”之前还是之后？紧跟着一页，暗玫瑰红线条铺卷成鱼鳞波浪，水云间站着天将打扮的男人，是后羿。浮在水上的是一个以羽片翠草装饰衣衫的女子。她抬起头，举起手，欲言又止，另一只手提着两尾鱼。列在一角的文字写着“后羿遇洛神”。翻遍全书，就只这么一点影迹。

他曾遇过她，在茫茫浩淼的烟水里，前无村，后无店，只听见水声呜咽。她住在水底，长年累月地郁郁寡欢。传说这洛水之神嫁给河伯，就被弃置一边，夫君自顾自寻乐。浪花漾漾荡开去，她往上游去了。在最没有预警的时间，来了另一个男人，俊秀精壮，还是有名的英雄，连天上的太阳也敢射下来。她禁不住要仰起脸来望他，有过惊天动地事迹的人总是光辉灿烂，抛过去的眼风也带着崇敬。后羿或许曾经动过心，洛水女子温婉多情，比悍丽泼艳的嫦娥多一份遐思，顺着南宫搏笔触，理当如此。

可男子只是个过客，洛神给了他枣木小舟，让他渡过弱水，到西王母那里去求长生不老药。她一个幽怨的手势，送走了魁梧的身影。在预定的结局里，他觅着了药，和妻子一起服用，打算双双飞到天上，再也不分离。洛神重新回到了水底，春梦无痕。事实是难以预料的，一个奔向月亮，一个受暗算而死，她仿佛得到了安慰。男子匆匆和自己结识了，带着一点回忆走了，纵是从此不再回来，到底也足够了。后世人们编绘连环图没画进去，也许不怎么普及，或是下意识不接受射日英雄除了嫦娥之外，另有一笔花月暗香，画蛇添足，也不便给儿童阅读。

洛神就这样躲在背后，最多在书末附一张图，露半边脸，前尘往事却不显痕迹，只晓得她在这儿，便当作交代，凄艳得不为人知。

织女沧桑

炎热南洋其实不大兴拜天上织女，但照样还是有“七姐盘”卖，香烛铺子外用草绳系着，吊挂在门边，不过是粗糙的纸皮，折制成一个七角莲瓣的大圆盘，当中一个月亮广寒宫似的世界，印上熟悉的民间神话画面——双仙鹊桥一年一度相会。套色极草率，不管草绿夜蓝火焰黄玫瑰红，都随意地砌上去，一大迹一大迹的，而里面的牛郎织女，形容衣装也颇为朴拙简约，老旧木刻的风格，看来就像是《通胜》皇历里跑出来的图像人物。一个坐在牛背上，留着孩童一样的胎发，稚气未脱，但又怯生生的；对岸的织女飘带缭绕，手捧布匹，恍如持家有道的新妇，时间一到，不得不向夫家展露一下贤惠，可却不怎么甘心，眼斜睨，咬着半边红唇，深宫幽怨的样子。顶上一片云海，倒有一批看热闹的仙女，低首笑语，一个个姿态各有不同，真好比是俗世人间的景象，软红十丈，人心皆同，总爱窥探别人的隐私。这也难怪七姐盘附带的妆奁，尽是俗气的摩登用品，什么小手镜、高跟鞋、女装表、珍珠链、口红管、香水瓶、胭脂盒……反正织女是爱情佳话里的女主角，

态度可以放任些，把她当作是红尘中人，开开玩笑也未尝不可。

所谓乞巧拜七姐，取的是“乞巧”之意——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以便做得好针黹。从前女儿家仿佛女红工夫差一点，婚嫁本钱也就低了；所以银河七夕双星会，老实说是一众妙龄姊妹向辽远神明祈求的时机，而这种愿望在当时当刻最实际不过。如今祭拜人数寥落，只因为已经没有女子把缝纫女红当作谈婚论嫁的必备条款。现代取悦男人的方法，偶尔织一两件绒线衫，也就是广东人说的“冷衫”，算是较为温馨而老土的了。家境困窘时，也不用劳烦她们艰辛地坐在织布机前来帮补，捱至十指渗血。故此乞巧节买七姐盘，对着天河鹊桥上香膜拜，到底已是一种怀旧的浪漫主义行径罢了，只宜自溺，不便推广。看一些残旧戏曲光碟，少不了的是七姐织布，天宫其余姊妹相助，还有向天孙借天梭情节——意指织女星，然而天孙、织女，重复夹缠，但传奇细节免不了来回叠印的，不足为训。

略感兴趣的，是在织女本身。落在文人笔下，她有多种面貌，为人所知的，是董永妻的通俗故事。这是先由织女采取主动的恋情，说起来算是不体面的一次“谪仙记”。她千方百计地拦住一个穷小子，口头上的说辞是感佩其人的孝心，心里未免是为了那点清俊眉目，牵动了芳心，天上降凡尘，于是尽其赖皮，近乎低劣的技巧，要与他配成双。对方婉拒了好几次，还是不死心，当场扯上土地公帮忙，施法槐阴树，硬说是良缘天注定。之后的牵牛郎君，大概是无意间拈来的风月孽障，这也是她留在凡间最情真意切的一个形象，比较

接近贤妻良母，惹人同情。两人被天河相隔，泪眼凝视，要鹊桥搭起才能见面，思念和等待，往往就是芸芸男女投射的源头，因而荡气回肠。

可后期的织女，历经沧桑，竟又命逢三春，奉命再嫁到人间来，对象是唐代的太原人郭翰。小时候看《中国传奇故事》，有这么一则，不知道是译自《灵怪集》还是《太平广记》，有张宫田雅之的版画，织女驾云的画像，低眉嫣然，羽裳翩翩，像天鹅姿势，古意中带着妩媚妖艳，印象很深。她在仙界里艳名太盛，而郭翰其实是庸俗男子，且无品行，戏问织女，如今牛郎何在；她的答案往往投其所好，总说牵牛比不上他，鹊桥故事全是附会——这自是文人的荒唐笔墨，拿天边的神仙来充当欲望的主角，填补书斋的不遇和寂寞。织女仿佛为了还清情孽爱债，什么都不在乎，槌心捣肺爱过的，可以是过眼云烟；为他动心，生过孩子的，都算是飘掠的流光飞影。只是在用情的当儿，遗下一张璀璨的容颜，一抹笑痕，一些蛛丝马迹，让愚痴的人们去捡拾、撰写，也不管真假褒贬了。

珠翠落

牛郎织女凄丽曲折的悲剧里，王母娘娘扮演的是极其吃重的角色，在童话插图页上，她披着阴蓝惨黄的绣带，拢起大袖子，稳坐金莲花座；一张死灰脸，还抹上胭脂红，可两道倒竖眉相连，鼻翼法令纹往下滑；唯见她垂目咬牙，像恨到极点，大概潜意识被压抑的情欲一口口啮咬着肝肠。是身旁团团舞滚个不休的天火，一摆一摆，恍如千百只赤艳艳的手，在抓她。只因为得不到，也便看不顺眼天上人间的恩爱缠绵，于是借着条规，捉拿两人，再从头上拔出簪子，划出一道滔滔银河，让泪眼长年对泪眼，不得相见。听故事的人一直以来都理所当然地忽略了王母娘娘，将之拨入老顽固保守派，就够了，也没去掀开那尊贵的罗衣，审视这老女人的心路历程。

光阴流年回溯到后羿时代，她的芳名是西王母，深闺幽居在昆仑山上。这坐在荒荒岁月里的女子，千年如一日，纹丝不动，直到那精壮英武的弓箭手站在面前，不禁开始了心潮涌动。西王母的脚下虽是踏住一头凶猛怪兽，可她却一脸柔情，没有半点恼怒；另一只火红凤凰安闲地镇坐在女人发

髻上，也许暗暗洞悉了主人的心事。后羿要的是长生不老药，西王母想也不想就答允了，其中不难猜到的理由，是她喜欢他。堂堂一个男儿汉，连天帝都不放在眼里，射杀了九个太阳。到底只要是身为女娇娥，那淡淡如百合色的心瓣，就免不了滴下一痕怜爱的红泪。她仅仅要他欠下这一份情，永远记得，不老不死的日子里，那魁梧的身影迟早一步步走前来。

西王母不是没有过去，显赫一时的周穆王便曾驾着八骏来探过她。可毕竟是红尘帝皇，骄纵惯了，自来自去，留下的华丽渐渐黯淡。此刻始料不及地来了后羿，然而却又阴差阳错，一如凡人似的逝去，叫她的心也冷了。未开的花已凋零，眉际眼角结了一层霜雪，整个人冰封在幽幽森森的洞府里，一苏醒来，就沦为一个阴毒心狠的妇人，让一群众仙姬簇拥着，风风火火在云端掠过。她枯槁的脸容几乎搽不上胭脂，只是一片干干的粉，妆不成妆，纵使戴上了满头珠翠，也还是枉然。那从前辉煌的光影，已不再眷顾了。叫唤起，是娘娘的称呼，一听就是专拆散美满鸳鸯的恶名声，封建庞大无边的权力代表。

探幽记

旧式版画一贯的姹紫嫣红繁丽七彩，每张尽听见民间炽热喧闹的声音，不一定是过年过节欢腾庆贺，单单两三幅仕女艳图，也照样炫目而拥挤——即使是浮面的华丽，其中不乏曲折荒芜、没被人发现的心理幽径，使我们躲在画外的夹缝偷窥，推想颜色线条背后的丝丝缕缕。

有一幅是《天姬送子》，玫瑰暗红底色，从天边飞来团团祥云，云像花，一环环的瓣蕊簇拥着两个仙子。中间是天姬，她披霞帔，头梳灵蛇髻，完全朝廷命妇的模样；两手恭敬捧起金雕玉琢的婴儿，婴儿手执荷花，嬉笑着。认真来说便是人神的混血种子，当然也是她思慕凡尘的代价，但与男子春风一度后，结子瓜熟便用不着负责任——都已经脱离生老病死了，还要历经身为人母的苦况？于是堂而皇之奉送到人间。儿孙自有儿孙福，纷扰忧患的半生自任他去，无所谓担不担心的。也许有一天心血来潮，亲自接儿子归返仙班；虽说亲娘不及养娘大，但又能怎样？依时依候想发挥矜贵的母爱，谁也不可阻拦，好比当年怀春寻欢一样。所以，抱着儿子送

回蓝田种玉人，天姬一点也不见悲伤，反而脸带微笑，以略带高傲的神情冉冉下降——这恐怕是红粉娥眉的奢愿；身为女子的苦难一代传一代，实在是希望摆脱，才有这类传说产生，可见大半有理想化的附托。

成仙成神不过傻痴梦幻，最终到底也还是艰难。性格执拗一点的，便恣意地标新立异，誓要做一朵奇花，为妓的得是名妓，行孝的则代父从军。四川绵竹版画有这么一幅“骑车女郎”：清末，戴着瓜皮男用帽子的丽人，乘坐旧式脚踏车；她侧头，抿起桃红唇，像在想什么，身边飞着一对橙黄蝴蝶，也忘了拿手上的折扇去扑；女子襟上簪花，是意中人儿送的吧？蹙眉惦念的定是怕好事不能成就。三寸金莲踏蹭着轮子，一下下走着，如此打扮，或许是最早的所谓新女性，落在百多年前人的眼里，肯定归为离经叛道不伦不类。当然，是青楼美人也不出奇，说到底也是出卖色相。私底下惯性地怨天尤人，无非是怨自己为女身。敲经诵佛，既不是去极乐，又不是求庇佑，而是只愿下世轮回成男身。不平等条件下，一致认为男儿好——几乎所有价值观都向男权世界认同。有机会，女子便忍不住穿起郎君罗袍，戴帽，打扮得与她眷恋着的人儿一样，来抚慰自己……变相的自慰。绯红芙蓉面，凝眸，脚踏车悠悠地踏着走，那种柔婉端丽的姿势，却愈显见深沉的凄哀了。

露滴牡丹开

刘以鬯曾写过小说《寺内》，以近乎现代诗的朦胧手法，重塑一则《西厢记》。字句绚丽，男女心理恍如拉锯战，是男的火热不自持，亦是女的欲擒故纵，迷离扑朔。王实甫的元曲版本之前，又曾出现过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更早的蓝本是唐代的《莺莺传》。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历来戏曲演剧，西厢主角素来就是一个活泼美艳的俏红娘，四大名旦之荀慧生便是扮饰红娘的能手。粤剧花旦王芳艳芬虽则惯演悲剧青衣，但也不忘偶尔一试红娘的俏皮刁钻，以示戏路广阔。崔莺莺内心的重门绣户，曲折复杂，一直是逼向古代深闺艳女心的所在，忽略了她，等于否决了多少藏匿于锦帘花帐里的寂寞芳心——身是相国千金身，戏里却沦为第二女主角，未免冤枉。

张君瑞占的是地利人和之便吧？寻常深闺娇娆隔着深似海的侯门，哪得白衣秀士觅探桃源？普救寺里惠明快信送白马将军，大败孙飞虎，崔夫人赖婚，不过是为了戏剧性而铺排的热闹情节，完全是为了成全西厢香艳旖旎的一小段缠绵

风光——叫一朵冷艳的桃李冰霜瓦解，化为甘露淋漓绽放馨香的玉色牡丹花。多年来，这故事包装得极为古典高雅，事实上也就是叙述花香委落尘埃，芙蓉入帐偷试欢愉的艳事。莺莺被塑造得几乎不解风情，直到窗外潜听凤求凰的琴曲，大概已乍露一丝春心，收到了柬帖，又不禁芳容动怒，摆出一副架子，大骂红娘是小贱人。反复无常，可算是几副伪装脸孔，若即若离的手段达致了叫人笑叹的地步。而王实甫撰词美不胜收，《红楼梦》黛玉还越看越爱，“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莺莺矛盾异常的言行落在从前，裙钗绣阁想必颇有共鸣，只可惜投影到文学史里，止于“反抗封建社会追求恋爱自由的女性形象”之一，对于现代读者的吸引力等于零，可以不理。

倒不及五六十年代大陆工笔名家王叔晖的画作。当年线描的连环画近年重新再版，并以重彩敷粉印成明信片。崔莺莺仕女班头的位置还原，小姐的雍容美丽在一幅幅定格似的纸画上焕发光华；丫环在侧，抢也抢不到她半分毫。笔法娴熟流利，神意娟秀端然，与莺莺的气质不谋而合——是她的存在。云髻高耸，柳眉微蹙，连倾听着窗内琴音也觉得恣态美好。我们此刻似乎也能理解琴声流水拨弄心弦，女人的心事来回慢转，欲理还乱，几百年来还作不了主张。原来她是活生生的。

水中明月小团圆

粤剧《帝女花》里的《香夭》一曲当然鼎鼎大名，原曲《妆台秋思》倒古雅得被时光收藏，让人遗忘。这《香夭》不知为何被人熟悉，像我们一般南洋城镇也播唱得路人皆知，流年渐逝，变成了记忆里的巷声，一个时代的主题歌之一。明朝公主驸马双双拜堂，对饮加了砒霜的合卺酒，双拥抱双偎傍，“夫妻死去树也同模样”。雏凤版本的电影原声唱片，梅雪诗、龙剑笙两人并肩相携伸出兰花手，一般是眉开眼笑，幸福得令人诧异。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流行录影带，她们的师傅任白的电影版即使色褪光残，却难掩容光声貌，关目都有情，曲词句句似有珠泪斑斓。这任剑辉、白雪仙的动人处就是人戏合一，身在幻境，却无处不真，细致到一个地步，也便让我们觉得这是真情。斑驳菲林经时间催化以致橙红烟黄，那眼神，那歌声，倒是停驻在岁月深处，记得分外清楚。

后来出版了素质较好的影碟，一个套装包装得很鲜艳，硬卡纸分为两翼蝴蝶页，掀开有诗——是摘录的《长平公主曲》？找到《姹紫嫣红开遍——良辰美景仙凤鸣（纤浓本）》，里头

的第四届演出特刊附录此曲：“景山楼殿锁春光，红阁年年发海棠，一代君臣亡国恨，两朝儿女返生香……”这粤剧里的公主比金庸笔下的阿九更加凄怨，“错生帝皇家”的阴影挥之不去，只是戏文总有托词，说是天上散花女下凡，和金童了结冤孽。无意间瞥见网上任白爱徒谢雪心演唱《香夭》一则，尖削下巴，微翘眉峰，神情有一丝傲气，临到生死，未见悲戚，而那桃花脸粉白胭红，身穿蟒袍，戴金蕾丝点翠百花凤冠，确实娇贵如千金之体，容不得一点尘垢。她伤臂之后隐匿维摩庵，“雪中燕已是埋名和换姓，今生长愿拜观音扫银瓶”，终究是权宜之计，她出尘容颜，到底也遮掩不住。她其实也不畏死亡之门，或远或近的呼唤，仍然要个了结，只是心里难免念及那出现时间完全不对的人，“地府阴司里再觅那平阳门巷”，他还有多余的妄想，以为死后亦可化为鬼鸳鸯，在她不过是孽债期满回去归位。“惜花者甘殉葬”，她歉意多过爱意吧。其师白雪仙表演得凄哀，徒弟谢雪心是平静而幽怨，“帝女花，长伴有心郎”这一句依旧是师傅唱得更动人悱恻，在光艳辉煌的婚礼里，离阴冥越来越靠近，就觉得那人是活生生的。白雪仙多年后一再编辑仙凤鸣纪念书刊，也因为身边伴侣曾经活生生的——“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宁愿死一百次，要是可以赎回周世显驸马的话，只是“昨夜金童早归班”。

近来读了《辛苦种成花锦绣》，虽说是“品味唐涤生”，里面影印了黄韵珊同治年间印行的倚晴楼七种曲之《帝女花》，木刻大字词曲，原来词藻艳丽，可是意蕴异常悲戚，一代皇朝倾覆，亡国之伤极其刻骨。序幕还是仙界，天女金童贬落凡

尘，然而精彩还是自序，骈散其间，“愁谈天宝年间，金粉成烟……埋兹艳骨，飞来蝴蝶，还疑旧日罗裙，啼煞杜鹃，断送春风锦袜”。此剧戏剧性不强，一路看词，仿佛也可当文章欣赏。唐涤生改编之后自然浪漫凄艳，长平公主凤台见驸马，手拿穿金扇，听其言辞，惊其才貌，方把之前的藐视收起，赐酒，在含樟树下赋诗，天色大变雷电撼动，留下伏笔。当然如果没有遭逢巨变，大概也会共享富贵到老。散花女下凡前也略微不安，“只为些儿牵挂，逼我一现昙花，怕尝不惯人间苦辣”。

为何非死不可？前朝贵族苟活当世，当今清帝怀柔，一心要促成良缘佳话，然而一个金粉梦碎繁华陨落的帝女，断不能在今世别朝的锦宫流苏帐里呼吸着旧日夹杂血腥气的檀香味，在叠印着无边魔魅黑影的玉阶步步生莲花。一个王朝倾倒了，落难公主也就形同随风打转的落英，尊贵不到哪里去，留在新朝保有荣华，其实确是耻辱，虽然这种想法在如今完全过时，现在是不能不想办法活着，没有比倒下死去更耻辱了。后来我年长，逐渐悟到这个道理，只是戏曲梦影瑶台的携手殉爱，还是不可救药的浪漫。繁华缓缓流过，刹那艳丽的霞光，连仅有的温存也稍纵即逝……“境生情，情生境，只能算是水中明月小团圆。”黄韵珊的词写得透彻明白，一切雪亮剔透，而唐涤生缠绵旖旎，两者冷热交替，一场乱世，一段情缘。我只记得多少年后听这《帝女花》，为了哪一桩，恐怕也说不清了。“无根花朵重联瓣，断丝珠颗重成串”，最后一出戏的《寄生草》如斯唱道，是前尘旧爱，是悼念一刻散入虚空的金粉春梦。未飘落坠地前的姿势，是最美的。

遍地迎春富贵来

《迎春花》当然好听，张露的歌声本来就暖洋洋，即使唱了这许久，时间多重记忆来回晃荡，陈年旧曲里依旧绽放光彩，一路喜盈盈地遍地开花，我可不愿嫌弃厌倦呢。有些地方其实根本不必认真严肃，徒然无趣，新春佳节，空气里就理应飘送这些新年歌，越陈年的，仿佛经过岁月沉埋，更觉得那老熟的漫歌妙韵勾起的图景完全是童年理想模式，热闹温暖，红灯喧嚣，都是一把清脆莺声，不是特地应景，也早已是恰逢喜庆的恭贺意味了。后来的存心编制的发财好运大吉大利的，无疑好兆头，却刻意迎合，没有一种天衣无缝的自然韵致，虽然讨喜，只是大锣大鼓宣扬献媚的商业气息挥之不去。我心里好笑，自觉实在难搞，或者自封为最顽固的怀旧分子就算了结。

同样的咚咚锵，俗气的恭喜发财，这边厢是葛兰坐镇，她志得意满地舒启歌喉，唱的是“……恭喜呀大家，黄金装满袋，眉开眼笑得意又开怀”。还是一份女高音打算盘旋云端九重天的架势，随时花腔漫游，在她不过是电影插曲，谁想到截

取下来，就正式飞金贴红，上了经典新年歌曲的神龛。一切显得理所当然，没有千方百计的努力奋斗，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画报，女明星们一袭亮片丝旗袍，含笑地微翘玉指拉开春联，不然一双妙目碧清娇媚穿透刘海，似笑非笑，拱手祝贺，同样姿势落在北风腊肠的铁盒上，也还是屹立不倒的胜利女神。新年伊始，她们在挨近赤道的热带半岛与华人一道迎接美丽年月，担任了无数次岁月大使，真人也许冉冉艳光粉褪，可象征性的意义万载长存。小家小户的算准了农历时日，神料店也会派发接财神的方位时辰，她们不是财神，却也等于是春神，春之女神。

邓丽君也唱过《迎春花》，还有《万年红》：“新的希望在心中，朝朝暮暮万年红，万事如意好前程，一年四季乐融融，鸿运当头乐无穷……”老家的客厅一角，小巧的唱片机拉开弹簧门，可见黑漆漆的唱片滴溜溜转动，那把乐洋洋的少女歌声停留在爽朗恬静的阶段，没来得及柔情婉转。以前还有舞狮锣鼓唱片，一段锣鼓铙钹夹杂鞭炮声，可以自家营造气氛。如今舞狮团也少见，只有商场内偶尔听见震天价锣鼓，远远一瞥木桩上跃下跳上飞动的狮身衣角，鲜红镶嵌珠片的华丽光影，原本是家前屋后的庆祝活动，却逐渐式微，倒不是一年不如一年，只是暗中偷换，年月不同了。性好思考的知识分子没来由地嫌弃年庆的呆板沉闷，可庆典本来就带着物资堆砌的狂欢味道，无需讲究什么灵魂，我们也就这样过年，艳阳长照牡丹红，遍地富贵来，店门外化学纤维制造的牡丹，大朵的任君选择，买一个富贵好意头回家。

碧空月色团圆好

穿过记忆的月洞门，就看见中秋夜里的灯了。我们家通向阳台的门框倒插着飞龙灯，制工精繁，龙头还有胡须，是类似翎子接着绒球，颤悠悠的，那层玻璃纸不光是彩绘，一圈圈的龙鳞洒上金粉，底下绑着长条棍，用力提起，仿佛就是微型的舞龙。可以提着走的，我记得买过蝴蝶灯，好大的一双撑开去的美艳翅膀，里内的烛火晃动，仿佛这只蝴蝶随时会活过来，翩翩飞走。小心翼翼地步行，在巷子里只盯着隐隐发光的灯笼，两旁的墙壁印上蝶影，一个不留意，就会走进绮丽灵异的故事里，像聊斋的《粉蝶》。可望不可即的，竟然也多年来记在心底，如今恐怕找到也会稍稍走样，就好比传统的莲花灯，一瓣瓣的花片，微微绽开，粉白透着淡淡胭脂红，用荷叶、莲藕装饰成提篮状，仿佛可以嗅到似有若无的荷香。我童稚时遥见对楼人家，有妇人手挽莲花灯，那朵烛火凝含光华，小童低首俯看灯内火光，另一个男人坐在圆圈藤椅吸烟，烟气缭绕，一旁有案桌，东西还没收，皆是应节的月饼、柚子、荔芋。我最向往的则是一些老派楼房的做法，过节时候都在

门口悬挂走马宫灯，八角各面窗框式印着人物花鸟，点起灯，一切活动起来，团团转，互相追逐，偶尔经过外头，没来由地站在那儿痴痴看着。现在要到一些时光迟缓的老城旧镇碰运气，才有这样的气氛。

那种现代的赛灯会，新颖设计的灯笼只会让我失笑——我是审美懒惰的人，佳节如果附加太多的无谓花巧，情调其实只会越来越淡。有一种老式廉价的月饼，用纸筒随意包住，玫瑰红标贴纸，反白金线描绘着嫦娥奔月的画面，宫装丽人被一大片祥云簇拥，衣带飘飘之余，还不忘回眸，玉手捧着月饼，是最原始的广告女王。

我还保留着以前香港新雅出版的盒装连环画，里头就有一册《嫦娥奔月》。后来也有一盒《聊斋故事》，收了一本《嫦娥》。这异史氏写的神话仙女与众不同，是奔月多年之后再赴红尘的韵事，可是人世渺茫，天上更缥缈，一个独居广寒宫的女子年月辽阔无止尽，如何辗转下凡是个谜，一路欲擒故纵地让男人穷追不舍，当中一定有她的乐趣。一些惊险的情节还是自己一手导演的，比较意外地临时出现一个狐仙，顺道分担了世俗女人的责任——那属于妖媚承欢的部分，嫦娥当然永远高雅，我没忘记她一人饰演坐莲观音和醉酒杨妃，她生子也是在腋下开刀取出的，如今听来也真的是乡野奇谈。这千古活在传说里的月宫仙子感情心思有多隐秘曲折？她理应活得岁月悠久，爱上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比她短命早死，他倒是永远记得她，是生命中幻丽幽艳的光幢；而她近乎永生的时光里，凡间男子止于些微的点缀，对方即使百岁，也

不及苍凉的月色，茫茫无垠的时空，有着不成比例的微酸怅惘。她还会下凡？“嫦娥爱少年”这句话，意味着月宫里常逃出一个女仙，到红尘当了一次次的爱情皇后。蒲留仙的嫦娥远远超越一般人想象。我那本连环画有一次写稿，拿去做版，后来就不知踪影了。

离开记忆越来越远，在情感上却似乎越来越靠近。我总觉得选择性的回忆，都在于潜意识的一种需要。像掀开一张镂花空纱，隔着朦胧晕化的镜头看一切，何处月色更美？标志性的时景人，稍微变换沧桑，也就暗自觉得凄美。只是倒是不大过节，那种殷殷筹备的心意须是悠游闲适，一人身在屋内，外边的热闹纷纷在耳畔散落，其实也属于某种难得的情调。看到一场电影的接近尾声，几个人过中秋节，在灯下剥柚子，旋即播出“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鼻音歌后的莺音是温暖的，只是歌词未免过于凄伦，后来我记起另一首的《秋华月满》，轻松悦耳，可词意还是冷寂异常。月色留在身后，人间事正多，生灭阴晴，即使是再怎样也会过去，过去了，声音人影全消沉在碧空月光底。

月落金盆听私语

看到《续集》自序不是张爱玲手笔，是“代为自序”，意料之内，却依然震动。《张爱玲私语录》收的书信不过占一小部分，可这一段却看得眼睛酸涩。仿《红楼梦魇》开首，我碰了碰十多岁自己的肩膀，这不是她写的……当年出版的《余韵》，代序署为皇冠出版社编辑部，自也是宋淇代笔。《续集》封面也继承了《余韵》花影朦胧的做法。看书信，宋说后者销路比较好，但是可观性强的却是《余韵》一书，至少《中国人的宗教》《我看苏青》《华丽缘》和《小艾》各自文字娉婷婀娜，都带流芳千转的魔力。只是《小艾》属于删节版，把带有时代政治味道的几乎斩断，席家丫环出身的小艾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绝非最早在报刊出土乍现的模样。这两本旧作选刊出书之时，张面临的窘境前所未有，她为了虱患颠沛流离。看书信小注，宋淇写给出版社说“平信会遗失，挂号信不能收，到手后忘了看，看到了又不入脑，一代才女会落到这地步，不禁怃然……”无从联络，一切都胶着，两部新书都靠宋淇带病整理编辑才会成形。当年我们什么都不知

道，见张爱玲新著，便喜滋滋买回去，如今书已染上一层沧桑的昏黄色泽，仿佛劫后余生，看见眼前书信里的点滴交待，明白了其中缘由，让人惘然失落，虽然作者和背后出力的挚友也老早冉冉隐没在时光烟雾中了。

“私语录”里的书信，尤其早期的信，最能瞥见张的性情。离开香江坐船赴美，旅程途中细细写来，半路停神户上岸，张还坐着电车满城跑。她大概喜欢日本，称赞当地人颇有“古君子”之风，陋巷人家门口垃圾箱扔掉的菊花“雅得吓死人”；时尚一点，张也“逛公司”，大看和服料子，“一钻进去就不想出来”。她的热情好奇还没消耗殆尽，是我们在《流言》里认识的那个张爱玲，对红尘诸事依旧有眷恋，看到的大小事物絮絮写给邝文美和宋淇听，这种“张看”笔触最富于风格。后来到美国还来信要求做旗袍，画了款式图样，要一件“白地黑花缎子袄料，滚三道黑白边，盘黑白大花钮”。她是宁愿不买书，也要做衣裳的。这是她唯一接近俗艳的作风，但也是文字以外提供无限联想的部分——穿上紧身的旗袍，高挑身子柳样腰，略微一个斜睨的神情，也就是绝艳惊世的才女本尊。只有在夫妇俩跟前，张才会减低心防，也只有这本私语录的书信值得一看，之前庄信正编注的那本《张爱玲来信笺注》，翻阅了好几次，张的语气永远的谦逊而抱歉，可总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她让人家留在走廊，没有登堂入室，都不算拜访其“心居”的宾客。

其余的“业务信”之外，就是叙述各自的病痛——宋淇之子宋以朗说的，几乎就是一部“病史”，看得触目心惊。

但也不及那次水晶写《张爱玲病了》一文后，宋淇所写书信，极长，自责所托非人，内疚悔恨之情透纸而出，写《夜访张爱玲》的水晶自此被绝于张门外。她当年答应受访，也属奇事一桩。那时一本《张爱玲小说艺术》，粉蓝色封面，当中有深蓝仕女侧面剪影，里面的访谈文章是难得的“看张”，迷张之余，不可不看，其实连骂张的唐文标著作也照单全收。十三四岁初识张爱玲，其他人的作品稍微次一点也看不上眼，或者张次级的文字也比一般人好。后来张终于拆开皇冠寄来的书，《余韵》《续集》的代序自序也看到了，谈及借用萧伯纳、海明威，她有点介意，会误以为自比两大文豪，宋淇回信道歉，说是替张惹麻烦。我想这就是老派文人，年轻一点的自诩现代派鲁迅也照样神情自若。故张即使孤僻自我，也仍深谙人情，不是一味的孤芳自赏，眼里没有别人。

接近生命结束的最后一两封信最玄最怪，九七大限，她似乎要关闭户口，改移居南洋狮岛，又或者以为宋淇夫妇也要移民。后面一封信奇长无比，说皮肤病狂照太阳灯，善忘迹象无日无之，解释为何寄钱给友人，用来充当邮费车马费。又王家卫导演欲拍《半生缘》，提起他寄来录影带。张自然是机器盲，不碰科技产品。王家卫，算是最靠近人间现代红尘的人名了，寄了什么？《阿飞正传》的话，张大概会看一两段；《重庆森林》只怕当作广告欣赏了。信末大谈美国政治情势，奇特得很，而且口气很“巫女”，灵异成分很重，自认懂得相术，预言谁当总统。接下去只剩邝文美因张久未回音，深感忧心地再三去信。音讯全无之后，也就魂归离恨天了。此

私语录应极耐看，张对邝文美不止于得一知音，也有恋慕之意，并说她是钗黛合一，两大理想美人的结合体。明知道是一种美化的结果，但张需要这么一个人，“脑里大段独白”都是对她说的，书信里所写的不过选择性。是的，我相信，邝文美的形象是回忆中缓缓生根，是张的菩萨，逐渐成为张的精神力量，却不必显灵出现，最后实体如何，不再重要了。

白日相对幽冥爱意的秘密

所谓的盂兰盛会鬼节悄悄来临，似乎刻意不愿记得，不是说现在就没有了童稚的煞有介事，而是人老事多，更不想多加揣测。红尘滚滚里惹的事端是非，当中的好无道理，只有前世冤亲恩仇可说。读小学时候，隔壁一个谭姓女同学喜欢讲一个女鬼穿红衣复仇的故事，她长得一张扁长脸，可是眼睛很大，随时可以表演惊诧的神态，非常有惊吓效果。我装得若无其事，说我也见过那种红衫女鬼，而且是在入夜的小巷，她拖着血红薄纱，手里拿着镜子，左右映照，是寻觅心中痛恨的仇家，谭同学瞳仁里无限恐怖，忧心忡忡，唯恐遇着了。我仿佛行家似的，叫她去庙里请符，张贴在门口，冤魂有冤报冤，不会走错地方的。

事实上我们家里看电影——那时旧式戏院入门处悬挂暗红色布帘，每次入场总稍微迟一点，在门口就听见预告片播放的声音，多数是当年台湾鬼魅大导演姚凤磐的杰作，一个个阴青青的脸孔，七孔流血，寒风吹拂总带鬼哭啾啾，不是秦梦就是王钏如，什么《秋灯夜雨》《蓝桥冷月》《子夜歌》

《鬼嫁》《月牙儿》……画面老是烟雾四起，屈死芳魂提着灯笼缓缓走动，披头散发，很可能随时笑盈盈把头颅捧起来。我通常叫母亲稍作停留，用那暗红布幕作遮挡，不欲和银幕上的鬼魅四目交投。有时路过后巷，戏院将布条海报大幅地张挂，血淋淋的恐怖电影光天化日下赫然入目。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版吸血僵尸，白衣素女手拿白蔷薇，安然睡倒，一个强壮男子深深吻在她的玉颈一侧，我觉得有一丝诡异之外，还有难言的暧昧，是最初萌动对于情欲的认识。白衣女胸脯起伏，是内心无可掩饰的沉醉，可又是最危险的。血珠滴出，僵尸微笑，以手指沾血，一一抹在唇际。

那时最爱的还是《聊斋》，我还没有程度看文言文，全是通俗连环画。罗帐梦里，女的多是死去幽魂，发髻高耸，插着玉钗，男的白条条胴体赤裸，手抱住女子，做势欲吻下去……即使仅止于此，我已经觉得事关重大，略有微醺滋味了。灵异故事隐然暗藏世间春色荡漾，矛盾里却又分外自然，鬼话中其实是恋人絮语，生死眷恋到极处，哪管前世今生。那高高一叠的《聊斋》连环画是模糊桃影的性启蒙。偶尔也有男鬼纠缠，一律是面如冠玉，剑眉星目，乘雾夜翩翩而来，比起西方吸血鬼浪漫得多。我那时开始迟睡，似乎当一个夜猫子是不错的事。梦的脚步去得很远，在斜阳映照凤凰木下，血艳落花瓣瓣在地，但觉得有人轻轻步伐踩在花上，细碎声音愈加入梦。还是在圆拱门地上的一圈圈太阳投射暗影，寂寞冷清，原本有人都飘逝在远处。

如果阴阳相隔用到现实，几乎任何一段没有成功的爱皆可

列在此范围。那时有所谓的爱，全是偷恋——暗中偷窥的欢喜，也许是一张脸、一瞬的闪烁星光的眼神、一把触动心弦的声音，更可能是美好的身体，或者只是一阵汗味也是销魂的理由了。滋生，发展，到凋谢，可能都无人知晓，白日相对等于是幽冥阳间二人错开。一厢情愿的无知，确是最美的事，是最私人宝贵的内心“聊斋式”恋慕，没有别人，只有自己知道。

七世花开梦中见

念书时曾有同学央我借他一本《七世夫妻》，如今想起，倒记不起每一生每一世的可怜鸳鸯是何人。找出了此书，略微翻翻，其实内容便是一般民间通俗故事的格局，上世纪“丽的呼声”时代肯定播放过。当然我们老早熟悉了类似痴男怨女饱受命运播弄的悲剧，到结局也不能大团圆，拖着一丝凄美。这一部却辗转循环七世，要一世接一世地抱憾终身，一次次眼泪流到下一个轮回。一生一世已经觉得漫长无边际，生命火花燃烧以致凋落，下一趟重新开始钟情爱恋，苦恋苦相思，折磨依旧，不是不可怕的。或者推测原创者的心态，大概因为妇孺都喜欢“苦戏”，索性买一开七，用一条线串连起来，到底省心。几乎归于一个无心而要命的情节：金童打跌了琉璃盏，群仙无言，玉女却笑了，两人从此受罚，下凡历劫七世。我看着，只觉得眼熟异常，粤剧《帝女花》不就有这一句：“散花女化作帝女，驸马金童可怜……”世人往往执著于眼前当世，悲欢揪心难忘，谁会牵扯到来生来世？恐怕也属于一个搪塞的借口，他们爱情的前因后果，于是有了完整的解释。

前世今生之外，梦里邂逅也是一种浪漫的创作手段。以前收藏的首日封，盖印的日期是1984年10月30日，《牡丹亭》戏曲插图的主题系列。大张的邮票绘着“游园”，杜丽娘和春香或立或蹲，见证了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那身段太触目了，分明就是昆曲旦角惯有的。“惊梦”一则巧妙地搁在左边，是吴兴闵氏刊本的版画，杜丽娘和柳梦梅梦中相会，无端有了万种温存，当中又有花神踱出来，点明两人有姻缘之份，并说自己的职责专掌惜玉怜香，要云雨十分欢幸。扫兴说一句，花本是植物的生殖器，以花喻事，又逢春光艳，不外是幽观风月，暗地销魂。比较神秘离奇的是，之前完全不认识，竟是一切从“梦中见”而已，还是免不了是“春光好”的缘故？歌词多方提及荼蘼架牡丹花，烟波画船，雨丝风片，绮思遐想止于用字典雅，性幻想才是真的。梦里缠绵，片刻都成了永恒。杜丽娘醒来后，为梦生，又为梦死，生死瞬间仿佛也为了故事传奇，无奇不有之际，当中有恣意浪漫的情怀。

首日封也少不了“写真”一图。丽娘伤春成病，转而自恋，百花遍地娇艳有蜂蝶围绕，貌美如她，有谁爱怜，诸如此类，索性以丹青寄托，画了一幅写真图，自我端详迷醉感伤。原著里的丫头春香，唱了一段《玉芙蓉》，提了句“只少了个姐夫在身旁”，丽娘马上搭腔，说花园游玩之时，咱也有个人儿，春香一惊：“小姐，怎的有这等方便？”丽娘忙说：“梦哩。”我钟爱此段，很有喜感。素来一般戏曲，说到此处，总是小姐含羞地以水袖追打丫环，闷死人不赔命。旦角的唱词却绝艳到极致：“寄春容教谁落泪，做真真无人唤叫……”说是留住青

春，反而一分颜色也挽不住，以致春残魂断。当然后面的“幽媾”更为石破天惊了。

有一套古典戏曲画库，刘昌华绘有《牡丹亭》，封面女郎的衣裳红于杜鹃红，一如啼红泣血似的，身后的亭子也一般红艳，也不怕犯冲——摆明是牡丹亭了，红牡丹之名顺着意识下去了。“不在梅边在柳边”的生角粉脸绯绯的，不是现实中人，也就是梦中人。全剧美到极点也正是这里，虽然假音高亢的小生腔调有点叫人起鸡皮疙瘩，可毕竟这梦里温存是杜丽娘的春闺绮梦，身在幽森高墙层门叠户，一园花开撩人意。梦境是思想空白的地带，不可能变作可能，你需要一个臂弯、一种体温、一股气息，他便随梦而来了。到后来她死了也要爱，停棺庵中，魂魄徐徐跟来，不用等到来生，梦中旖旎未去，一度梅开，随着感觉找到原有的人重觅鸳梦，看似虚无缥缈，实则执恋，相信一刻即是凝止到地老天荒。现代的所谓前卫人士恐怕也望尘莫及。

辑四

绮世恋语

梦魂瑶池仙，思恋莲香狐

友人借去了《连琐》，回来之后落下评语——这一部跟《鱼美人》其实没什么不同，我想是指李菁一人饰二角。大抵当年她化身鲤鱼精一举取得影后，“两生花”姿态以示演技过人仿佛成了她的专利，狄龙一脸青涩稚嫩的《鹰王》，李菁也没放过正邪姊妹花的抢镜演出。我一向对聊斋式鬼魅电影颇感兴趣，李氏理应要演《阿绣》二女卖胭脂，《莲香》里的妖媚狐仙，俏丽女鬼，与书生早晚纠缠。李翰祥后期执导的《敦煌夜谈》就是改编《莲香》，王小凤、任洁主演。这《连琐》情节迷离旖旎，尤敏还在邵氏时的古装片《人鬼恋》即属于《连琐》的故事，白茵的粤语电影《湖山盟》照样依样画葫芦。

李菁版的《连琐》多出一个脸长美人痣的妹妹连闹，另生的枝叶走《追鱼》情节路线，把金牡丹爱慕权贵的元素加入其中，嫌弃未婚夫杨于畏不识抬举，竟然躲在茅屋偷写十二疏，弹劾魏忠贤，心里恨其穷酸、不合时宜之外，也为他的琴韵风采倾倒，谁知他心仪的竟是幽泉艳魄。妹妹连闹暗请道士作法，自己的生魂还闯入墓穴痛打情敌，后来在火中魂销归天，

肉身却由连琐接收，轻易地还阳复生，解决了幽冥人间两隔的相思苦。

原著的回生妙法依旧是《牡丹亭》幽媾一事——鱼水之欢仍觉不足，须男子滴血落其脐，而书生也得经过大病一场，腹胀欲死，腹泻之物一如污泥。人鬼之欢爱，自有一种阴森寒气，一缕芳魂无形无体，情思眷恋再深，仿佛也不能忘记肉体之爱。蒲松龄叙述类似灵异阳世两界的床笫欢好非常详细，但也想方设法让倩女还魂，回复青春兰肤玉肌，脱离单纯的精神恋爱，正式步入灵肉合一的境地。

之前的遇鬼也是一种韵事。四野无人，有柔腻女声吟诗："元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书生续之："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紫衣少女忽前忽后，电影版还添加"画中仙"枝节，丽人姗姗地从画纸里走下来——那份诗情是读书人的悠然向往，想必只有过了"死去身后事"的幽灵才会对于活人的位阶高低不大在乎。当然以"异史氏"身份看尽世态炎凉，蒲留仙笔下的鬼魅也有势利眼的，但是他仍旧怀有难得的理想，衣衫褴褛的瘦骨书生竟然还有垂青的美人，是狐狸化身还是古墓香魂，都不重要了。未高中的穷士在严酷现实中不得任何人的青眼，感怀之余，意外得红颜留情，而且几乎属于颇有诗才的狐鬼。蒲松龄现实里遇到的多是悍妇妒妻，化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虽是以前世今生宿命所定，但绝多细节皆是自经历所得，闺门奴饱受压迫，幻梦里的解语花只有在志异怪谈里才会莲步姗姗穿梭出现。

这杨于畏是李丽华反串——她少有的权宜之计吧，除了在

《盗剑》扮演李菁的师傅耿六娘，塑造了这仅有的精明中年妇人形象。穿上方巾罗皂袍，踱小生步，全属万不得已，系为了避开邵氏群芳的风头，还有凌波热潮。她遮掩得十分谨慎，然而眉梢眼角透露的一丝柔媚暗藏不住。她具有少女李菁无法达致的熟艳雍容——她学过程派京戏，举手投足似模似样。李丽华老早就是艳压群芳的花魁，她的美不是寻常的理解范围，几乎就是魔魅之内了，现在审美大概不能想象那种极致古典的丹凤眼勾魂法力无边的境况。她隐身为男儿身，绝对是韬光养晦，几年后演李翰祥的《狐鬼外传》，电影可能湮没了，遗留一张街招，这次真的一人饰二角，是鬼，是狐，“浑身解数迷惑风流种子”，广告纸上画了一个月洞门，她披长发倚栏杆，配的宣传语是“神仙生涯亦是梦，一鬼一狐抱满怀”。李丽华在戏里戴斗笠白纱遮面，多年后的《画皮之阴阳法王》里的王祖贤造型如出一辙，亦仙亦妖——思慕女心的极致，化为她们终极柔艳的形象，其实老早走进永恒。

凭借记忆而去

陈子善编的“阅读张爱玲”系列今年出版第五册《记忆张爱玲》，反正之前四册都看过了，不在乎连带这五姑娘也“收房”。夏志清的《初看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写张爱玲不过是铺门面。事实上夏书写张女史无数，以后即使再写什么，都不过是补充而已，增加资料，或者备忘的记忆做个文字上的底稿，我也不求新意。夏志清大概也知道，此文拉杂散漫，故题“兼忆我的沪江岁月”。“喜逢”的刘金川才是重点，顺带提到她是张爱玲信中所说的“宁波小姐”，夏其实要记录的是那个为她“甘心堕入情网的神奇下午”。只是他把她形容为演出《莎翁情史》的 Gwyneth Paltrow，我直觉得失笑，想必是移情作用，记忆发酵，越远越产生距离美。刚好此影星不是我的一杯茶，虽说她号称难得的高贵优雅，专门饰演淑女，我的感觉则是“差一皮”。梦中女郎刘金川赫然也做了篇小文，排在夏志清之下，却只限于回忆张爱玲——话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巧遇张，记得她穿一件鹅黄色缎子旗袍，下摆挂着四五寸的流苏，舞台装扮，让金川小姐很留恋。夏先生难忘的茶会，

刘金川却一点也不记得，三言两语交代完毕——是不想碰，还是谨慎？免得着墨过多，越描越黑，于是几乎不“留情”，文章似“水过鸭背”。

书内收录水晶跟宋淇的访谈，谈的是“时代曲”。水晶端的是妙人，他一心以为宋淇来自上海，对于当年黄浦滩流行的吴侬软语靡靡之音了如指掌，殊不知宋公深恶此调，自把自己划分为喜欢西洋音乐的那派，时代曲是不入流的跳舞厅演唱的，态度坚决得水晶也没办法问下去。宋淇当年电懋时期执事颇久，稍有接触流行歌曲界人士，因而提供一些看法，可也止于此。陶秦的《龙翔凤舞》也属宋淇的主意，一个李湄，一个张仲文，一场场歌舞，争艳斗丽；《温柔乡》一直有人一厢情愿地归入张爱玲的名下，最近重出影音光碟的说明书也强调非张之剧，却依然有人情深独错下去；比较有趣味的是《色，戒》的源头蓝图，来自宋淇燕京同学的故事，张将小说背景搬去上海香港，各家学术撰文推敲多方，且各有异想天开之处，真相则不过如此。宋的原作是*Spy,Ring*，《色，戒》的意思呼之欲出，李安大可改片名为“粉红钻戒”，是张最典型的语带双关——旧时代的通俗名字少不了“谍花情戒”之类的，现在当然行不通。

故事里的王佳芝为一只钻戒断送卿卿性命，心理转折很复杂，一般读者恐怕要看几次才猜到端倪，难怪看《色，戒》，就联想到色情男女。当然这绝对与性心理有关，然而九曲十八弯。张爱玲很通俗，也很不通俗，她早期喜好民间俗气的事物，不管是洋场华丽还是里弄伧俗，照单全收。我们读过她写的

那首《蔷薇蔷薇处处开》，一支时代曲，俗艳浅薄，却化腐朽为神奇。宋淇应是误入尘网的洋名士派，气质跟张爱玲不同——交上朋友，恐怕有互补的成分。后期两人没有见过面了，都是靠书信，写作人的寂寞或者就能排遣。宋淇的意见未必是最高明的，但精神上的支持大于一切——混沌摸索的潜浮阶段，谁都没有过来帮忙，当然事后伯乐一大堆，个个皆曰当初"慧眼识英雌"，张爱玲几乎成了文学神龛上的娘娘。难得苏友贞（不是伟贞）找出《半生缘》与美国马宽德的《普汉先生》之间的丝缕关系——尤其大家咀嚼再三怅惘魂销的警句，被她找出了源头，皆非独一无二的原创，连"我们回不去"也不能幸免——只是两书依然是迥异的作品。苏文仔细地比较分析，没有放过小说背后的创作心态、各自的思想意识、审美文风之差别。至于像周芬伶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文章，我想根由于张的文名，其余的不过附属，连结到此名，大概都是卖点。朱家姐妹当然不是噱头，可是她们恋恋的是胡兰成，另一个派别，禅到花开，遗世独立，结合宝岛的政事人心，姐妹借以抒怀，张爱玲在很远。皇冠出版的《沉香》，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张学的读物在未来陆续出现，市场仍未饱和。我在十三岁翻看《金锁记》《倾城之恋》，好文字好小说，一见难忘，这以后发生的种种，仿佛都始料未及。

不问人世听芳音

那天友人借我一片梅兰芳的《洛神》，少不了是影片斑驳陈旧，那甄后的扮演人即使不饰演佘赛花，也到底是佘太君的年龄了，名旦居首的艳色几乎不存半点，剩下的只有艺。唯有那平地升起的烟雾是必须的，那虚无缥缈的洛水之畔流传的艳史哀怨就得有那么一丝的飘忽。其实我甘愿看芳艳芬的洛神，至少在“莲台翻雪浪”出没的仙姬，依旧青春妙龄。春光之必要，可说是残忍却又所向无敌。尤其根本乐意走进戏曲世界的，大多数是老人家，少部分的年轻人则属异数，他们有份沾染这世外魅丽，可说是自有奇缘俗孽。

另一个名旦荀慧生早年叫白牡丹，我听过他的《香罗带》《十三妹》，最有世俗情味的是《亲家相骂》，后来李丽华、严峻合唱的还得加上个“新”字。张彻说京剧没落完全因为是歌喉无法以真嗓发音，毫无商量的假声，风光了接近一世纪，之后的样板戏多了所谓改革，好不好听？确实有其中的乐趣。连四小名旦也没人知道了，略有所闻止于张君秋。他的《望江楼》名不虚传，拍成影片算是声色俱全。我记得小

时候看电视，黑白旧片大量播映，偶尔竟然有马徐维邦的《秋海棠》，叙述一个男旦爱上一个大帅姨太太惨被毁容的故事；秦瘦鹃的原著后来也买到了，就是老看不完，恐怕是文字秀丽不足，且相当煽情。邵氏重拍的《红伶泪》，凌波饰演梅宝，后半段哭哭啼啼颇为不耐烦。张爱玲分析《秋海棠》成功，不少是来自京剧的影响。时代稍经沧桑，京剧影子淡化，我们这里东南亚，粤剧的余韵仍然可以挥袖生香。我读小学时，一连看了雏凤的《紫钗记》和《帝女花》。当然，接下去找到了桃花艳影的源头——任白。从二十岁开始，我即展开了粤剧戏曲旧片的搜集生涯。

像薄命花吴君丽，我其实也看出乐趣来。《一点灵犀化彩虹》原本是唐涤生编撰，花旦王芳艳芬的戏宝，吴君丽饰演电影版的慧清，乍听之下很像长平公主在庵堂里采用的假名。我是连从前的录影带到现在的光碟版都有，只是清晰度依稀是旧录影带较好。五彩颜色菲林的汉宫情仇，政治斗争下的伦理爱怨特别惊心，吴氏进入宫闱，任剑辉的堂堂天子偏无力护花，暗藏情愫的太医羽佳最后被王太后派系逼死，慧清毁瑶琴，投水遁去。印象中我对于吴君丽似乎一直停留在此片，后来改名为《生在帝王家》，我照样认得出来。另一个悲旦余丽珍走的则是偏锋另类路线，我目前正找着《飞头公主大战雷电飞龙》，还有少小时候听闻以久的《火烧棺材精》，完全是那种乡野迷信却接近民俗狂想的剧情。

所谓歌坛平喉，即是女伶唱小生腔调，我听的就是小明星。据说梅艳芳生前曾欲演出此角，因其声调腔口酷似小明星，

身世沧桑如同一辙。然而男歌女唱，那些几乎属于花月艳曲，用词极为风骚蚀骨。旧丽风唱片出版的《胭脂扣》《红绫带》，以至百代重版的《痴云》《风流梦》皆糜烂旖旎，接近中性的声音模拟异性，句句蜜语甜言骗的不就是自己？那种奇异的吸引其实也即在此处。

春灯羽扇恨

一直喜欢看《簪花仕女图》，丰艳的贵妇云鬓簪着大朵鲜花，端丽无俦。只是奇怪怎么没有连续剧以周昉为题材？

又或像《女史箴图》，画了晋朝嫔妃，对镜梳妆，意态幽艳；还有《洛神赋图》里的女仙，飘逸却难免多情，手执羽扇，回首勾留——顾恺之的故事不也很有吸引力吗？中国人性喜政治，那些朝代演义的光影版看得如痴如醉；或者改编神话传说，剧情复杂到啰嗦的地步，连最初的一点美好也被剥夺了。还有那些自以为设计新颖的服饰，半时尚半仿拟古服，说服力也相对减了一大半，他们大概不屑知悉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古式的气氛也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但总不能过度现代化包装。

近来看到一部韩剧刻画女画师的传奇轶事，那一系列风俗画，非常眼熟，连忙把友人当年手信找来一观。这面折叠式小屏风，墨绿质料的封面，贴着“韩国风俗绘画图”，像风琴腹腔一样拉开来，背面是惠山所绘的水墨画，梅兰菊竹，上边是草草几笔，底下题诗。因为眼拙，看不出是什么体，只见其中一首是：“北风吹倒人，古木化为铁，一花天下春，

万里江南雪。”诗意倒是不怎么深邃。过了鸭绿江，汉家风情仿佛变成了一种遥远臆想的美感。花草形态有了规定的落笔描法，字句笔墨落款都有所根据的，那种龙头凤尾是远至王右军、虞世南的传统吧，美也就是约定俗成的美。

正面所谓的“风俗画”，其实就是某个程度的男女艳画，那韩剧里女扮男装的申润福一心描画的竟然就与这屏风画一个模样。我随便查了些资料，原来这叫做《蕙园传身帖》，打开来一连八幅，似有连环图的意味，一张张画的情节隐然有关联，大概是文士与乐伎的恋情韵事，恐怕在古代高丽也广为流传。女人梳的发髻不仅高耸，且是堕马连环髻，像麻花辫子盘踞在头顶；出门坐轿骑马，又多了件白绒篷遮盖，是中国的昭君套，半掩桃花面。旁边路过的男子即使风大，手按住头上那尖形笠帽，也不忘回眸留情。女的坐在竹轿上，手里多了一枝老长的烟杆，姿势老练，可见确实是笙歌玉楼的风尘娘子。有一张是夜月底下，墙角雾色迷濛，男子提灯，女子陪伴在侧，依旧是昭君套，显然是密约幽会。转角处更是露骨，侍卫拥着高腰束裙的乐伎亲吻着，春光潋滟至掩盖不了的局面。有真爱吗？还是为着风月情浓？也许就是最原始的吸引，最守礼文明的外衣也掩饰不了。也许陌生目光即取代了良媒，袖子里伸出来的手势代替了试探的歌谣，发香体味纵使隔了纸门流苏帐也细细嗅闻出来，想象千遍的温热肉体近在咫尺，再没有任何典雅纤丽的理由了。

这《蕙园传身帖》多了三分人性。把屏风搁在电脑前，呈现了微微弧形，梅兰诗词书法向外，彩绘艳图向内，敲打

键盘疲倦了，可以一瞥这图画里的风月趣味。我一向喜欢这种老派事物，如步入七彩琉璃的宝塔，只觉得惊艳，欲道出一个所以然，反而煞风景。人生周边上零零碎碎的枝节，累赘，繁琐，投射的往往是一己的感情。一路走着，走着，灰茫茫，沉闷不堪，依仗的无非是这一点偏执。一个人是座孤岛，岛与岛之间，隔着的是错觉和猜想，白雾紫烟，若隐若现，大太阳照下来只怕云雾散去，风光不过如此，那份美不过是想象占大部分，一如我读着年月深远的词句，落花人独立，微风燕双飞，词牌《临江仙》，只看词牌，也等于一则悠然飞天的想象力驰骋。有一种书，叙述词牌背后的由来，幽森森的神秘感消失，原来那来龙去脉并不属于自以为的曲折迂回。我忽然也觉得这失落的惆怅里面，也是难得的，远处歌声渐低，提着春灯循路而去，只捡到一把泥泞地里的羽扇，手柄的余温不散。

梦忆上海方是花月良宵

还记得当年中学作文簿是双页反摺直排葱绿格子稿纸钉成，甚至听闻另一间女校用毛笔书写文章——如今也算天方夜谭了。书法另外开课，一些字帖临的竟是简体字形，很难想象虞世南乃至金农书帖，如何写出缺边省脚的简体字。偶尔看见古装韩剧楼房的牌匾或是屋里屏上风龙飞凤舞的汉字，古意盎然，难免惆怅。有的友人外游小埠小地方，目睹年月久远的街道保留斗大楷体招牌，也会失神半晌，以为时光倒流，我想列为纯粹民族主义作祟恐怕不当。张祖师奶奶踱到华莲城隍庙，细心留意暗红茭杯像一付猪腰子，黑洞洞的天上有半轮凉月，厨房昏黄的墙上挂着蒸馒头用的竹片锁链，她则极想用在衣裳做个腰带——在旧事物里寻找新世界，只怕已经成为断崖。我们哪里吹风就往哪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存有旗袍痕迹，眼下自然风向认识得更为清楚，脚步前后跟着更靠近，目光也愈加开阔。偶尔也会稍懂得喜欢中国风，那些流行歌曲录影带穿插染发辣妹手持琵琶，在摇滚乐中闪现京剧面谱，这种有意无意的亮点确实聪明。其实时代冲刷

越久，也就自我慢慢否定，因为浪花潮头在前方，没时间揽住过去的包袱，这些曾经的繁华灰烬太过沉重了，有价无市，能够抛扔就一路如释重负，哪一天重见天日，也不打紧，随时挖土寻宝，拭洗一番，照样可以认祖归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路过上海，与三两当地文人闲谈，他们感兴趣的无非是米兰·昆德拉和马奎斯，原文大概没办法读，也便互问看了英文版没有，且笑说世界文坛重镇如今是轮到拉丁美洲文学了。我当年也不乏时髦，手上也时常拎着《笑忘书》、袖珍版的《事先张扬的命案》、卡尔维诺的《命运交织的城堡》，但也静静听着，不加意见。我熟读这些所谓新进作家的作品，其中一个还看了三言二拍拟话本，在小说里添加章回元素，但更多的是模仿西方现代小说人物的走走停停，大段意识流地刻画内心活动，一心捉摸时代空气的虚无疏离。那一年还在盛行后设小说，打散虚实，做张作致，我却是落伍地认定《红楼梦》《金瓶梅》比什么都好，当初选来的《看不见的城市》任由蒙尘，后来的拟话本《珍珠舫》《鼓掌绝尘》看了又看。

城隍庙南翔包子吃不吃，其实无甚要紧，我那时游走的弄堂里弄多半有寻常小铺，随意坐下，叫“一两”，那竹制蒸笼送上，热烟冉冉，轻咬入口，也照样汤汁烫舌，也还是货真价实的小笼包。我梦牵魂系的旧上海并不在此地，那一个旅程是环游了东方曾经驰名的都会，但却只是一个缓缓苏醒过来的城市——我从来没有比那时更冷静，书页纸面流转的十里洋场活在我的记忆里，也活在自己的一己想象里，鲁迅的亭子间、穆时英的摩登上海、朱瘦菊的歇浦潮、花也怜侬

的堂子倌人、张爱玲散文里的上海……她的小说，稍有背景描写的其实是老香港居多，白流苏在浅水湾野火花树下，葛薇龙走在杜鹃花怒放的山道，塞姆生太太冕喜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他的同春堂药材店在香港坚道……香港大概不在乎，没有乘势出版张氏地图。毕竟按图索骥可以很风雅，也可以是很庸俗的。

刀剑底下的岸芷汀兰

年岁渐长，看景察物，常有雾里朦胧之美，也就会不客气地嫌弃书中字字如细痣墨点。金庸大字最新版，似乎是德政，眼前豁然开朗，看得舒服。只不过查大侠力求完美，一改再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订版风行已久，人物情节记得熟烂，还有影视改编，一次次打造记忆，凡是悠久记忆里还长存的，都是好的，要在旧有的花影里重叠另一朵再生花，必须克服习惯性的排斥。多年来《倚天屠龙记》看的仍然是一男多女恋爱的纠葛，虽然书里刻画最多的是恩怨斗争，魔教和六大派，派里内斗也缕缕分明。

旧版姜云君所绘的插图，提供了想象的蓝图，那时候的画中人倒也符合心里的武侠人物，衣衫飘逸，那刀剑仿佛看得到舞舞生风，女侠梳起高耸螺髻，隐然有玉钗做簪，也只有如此装束才算属于这个魅丽世界的。我实在怕了新派武侠的光影制作，一个个宽袍烂衫，披头散发，像游魂野鬼，又似模仿时尚服装秀，装模作样地在黄沙漫漫里持剑走台步。姜云君笔下的紫衫龙王只不过是侧脸，但见她以长剑在冰河

上画一个圆圈，对过站着的俊逸男子应该是银叶先生了，插画意态绝美。另有四女同舟于惊涛骇浪，小舟如叶，飘飘欲飞，浪涛有的卷成如意，有的散成破冰状，张无忌和与其颇有关系的几位女子同坐船中，茫茫不知所以。其实我想最早出局的自然是蛛儿，可是也只有她最情深单纯，牺牲容貌苦练千蛛万毒手，记忆里一直牵恋那个凶恶的少年无忌，挂念眷恋，其实没有其他女子掺杂的多余动机，但也就最没有手段。无忌哥哥多情而软弱，有迂回柔性支配力的女子才吃得他死死的，可也得是美人，蛛儿恢复美貌方有机会。她理应不在乎，只要活在自己的世界，梦魂里有她真实的张无忌。

周芷若不是全书最美的一个，却是心机最重的，金庸早版后记把她和赵敏列为有政治才能的女人。印象中永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邵氏上下集贺岁片，农历二十七就得预购戏票，大堂里展览道具，一串铁链围住一圈，倚天剑屠龙刀，如今回想起来当然可笑，到底是透明塑胶纤维的假仿武器。这楚原导演选择的周芷若，由余安安饰演，没忘记上集结束前预告下集精彩部分，她一身凤冠霞佩飞掠，以九阴白骨爪扑向井莉——上集尾声才出场的赵敏。印象深刻的是周芷若抹上阴蓝森青色眼影，代表性格大变，很接近姜云君所画的拧着眉毛冷笑挥长鞭的峨嵋派掌门。这个电影版本有个颇妙的安排，让机关算尽的芷若妹妹认清罪业，大彻大悟，落发为尼，等于是另一个灭绝师太了。我另有一套袖珍本，每次坐旅游车趁机靠窗追看——周芷若处处表现得弱不禁风，其实很令人不耐的，我总觉得美艳蒙古郡主折磨她，没有什么不应该的。

大字版添加的竟是芷若妹妹的独白，如何为师傅所逼，挣扎矛盾。金庸晚年大概觉得周芷若其情可悯，像一切烂片里的变态杀手，少不了有苦衷的前因，忽然周女的神秘复杂荡然无存，一下庸俗起来。而原本旧版里张无忌手拿眉笔，掉在桌上，不知是喜是忧，戛然而止，余韵无穷。现在作者手痒多事，还添写好几段，萦绕这几个姐姐妹妹的身上，谁都是很好很好，无疑画蛇添足。

周芷若骨子里根本就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偶尔的柔情万缕不过是因为她到底是一个女人，点滴情蜜，滋润心灵，的确自有一番乐趣，何况她以柔婉为蛛丝锁困无忌哥哥，心里有所图。峨嵋掌门天下第一的荣耀高于一切，痴恋执著权势的力量比亲怜蜜爱更吸引。她与岳不群没有什么不一样。妖女赵敏是诡计多端，布下天罗地网引英雄入瓮，却让张大教主迷惑了自己，缴了械，不由自主地随着爱郎走天涯。张无忌惘惘之中，只觉得不满足，常怀失落感，是因为握住冶艳紫罗兰，却思念岸上的雾里玫瑰，岸芷汀兰，绮玉娇娆，各有各的美好，他其实才是希望活在爱情的盘丝洞里，甘受缠绕，并没有雄霸武林的壮志。这没有性别之分，他陷入情多难舍，也不管靠过来的女子目的何在，为了倚天屠龙，还是打探密情，最终保存一命，真的是幸运而已，当然这终究这不过是小说。

巧姻缘的傲慢与偏见

手头还保留着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1982年版的老旧译本——粉豆绿底色，黑字封面，印着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花园相会的插图，厚甸甸，几乎四百五十页，讲的也不过是乡镇男女婚恋曲折的故事。“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开场白也像阴沉天气里在庭院喝下午茶的女眷们耳语流传的新闻，那些在乡间度假的体面男子，家世显赫，年收入多少英镑，早有嘴碎的婆娘散播空气中。奥斯汀女士倒是有时间有闲情坐下来写成厚书。里头类似的婚俗艳史写得其实很世故，女角多半睿智伶俐，跟当年看的琼瑶小说略有分别，十八世纪的待嫁女儿心不光是盲目，也同样精于计算。嫁娶之事，事关幸福，却也很实际，暗中衡量他人，也被人私下挑拣，成年男女如何拉在一处过生活，借传统之名的继承香灯，还是女方的丝萝依附乔木？

头戴阔边仕女帽，缎制玫瑰簪在帽心，端坐小客厅试弹一首钢琴曲，或在花园小口吃青瓜三文治，周遭皆是蛛网似的人脉，哪个是目标，哪个是“鳄鱼头老衬底”，还是空心

大老倌，还需情报提供；但平地冒出王子一般的尊贵梦郎，也不一定手到擒来，家族里若有不争气姊妹淫奔，门风败坏，也影响钓金龟的成败，夹在尷尬缝罅的两难，羞愤之余，又不能公然撇清切割。我每次看到伊丽莎白面对窘境，文字段落不忘蹦出班纳特太太呼天抢地献丑一番，也佩服奥斯汀女士设计世间人尊严剥落不得已屈服的场面，越是怕颜面尽失，越会如此。她在狭窄角落或许浮起紫罗兰色的梦幻灯影，斜签身子含泪读信，倒是还有拘谨收敛的爱，只希望悠悠地点亮，不会熄灭。

这过时的翻译小说搬家多次，一直还在。译者王科一，从前习惯了他的译笔，就算看了爱做媒的《爱玛》，意犹未尽，还是重看《傲慢与偏见》。

小说改编的2005年版影片，我还是稍嫌那女角长得过分眉眼分明，太冶艳了。黑白电影版里的德博拉·克尔（Deborah Kerr）饰演“小丽萃”，雍容高雅，纵使表演了“偏见”，也不怎么惹人讨厌。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原本就是莎剧王子，一脸冷漠，说话贵族腔，天生就是傲慢的样子，即使面对心仪女子也同样的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喜怒哀乐，好像《蝴蝶梦》（*Rebecca*）里那个沉湎前妻丽贝卡魔魅的先生，要不是琼·芳登（JoanFontaine）因际遇当个小秘书，长期失魂无措，怎样也不会无端当他的新欢，踏上那座恐怖魅影幢幢的山庄——任何目光炯炯的女士心底再想孤注一掷，也会踌躇不前。那年代劳伦斯在电影里似乎板着一张脸，到剧终自然就鸳梦团圆，后来我看琼·芳登回忆录，提及这位英伦

戏剧大师，没什么好话。艳影无处不在的是夫人费雯·丽，《乱世佳人》盛名无人不晓，那种飞扬嚣张的美艳琼·芳登也没少嘲讽几句。她本人要是也来一段伊丽莎白·班纳特，其实胜任有余——那时候希区柯克总要她惊魂未定地守着门口或者楼梯，片名都叫什么《深闺疑云》，幽娴秀丽的少妇不断地表演忐忑不安，猜疑枕边人意图不轨……这一点恰恰对应姻缘喜剧收场后的反高潮，简·奥斯汀如果细心刻画兰闺深埋的黑色噩梦，家财万贯的富豪女如何死里逃生，保得豪宅和英镑，《巧妇历险记》势必轰动。

悬崖边摘花之艳情

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双镯》，记起的不过是那绚丽的头巾。好像也看过原著，是陆昭环写的？张之亮的《自梳》仿佛较为有名，然而对于杨采妮演妈姐，不觉得有当年王孙迷恋“黑布鲮鱼”的魅丽。古早戏曲提及双女恋歌应该是李渔的《怜香伴》，一个旧友影印给我，一大叠纸里尽是这才子的传奇《笠翁十种曲》戏文，草草掠过，没什么印象。《风筝误》手边还有，开首《蝶恋花》：“好事从来由错误。”机智巧思化成字字珠玑，很有耍嘴皮的意思。好一阵子大陆风行古代禁毁小说，李渔的《十二楼》《无声戏》换过书名《连城璧》，出版过几个版本，想必根本没有版权，各师各法；《肉蒲团》不敢明目张胆面世，改名为《觉后禅》。内容其实无法删改——香港三级艳情片倒借此大拍特拍，像《聊斋志异》，化名《艳谭》，借题发挥，我想确实吓煞了蒲松龄，李渔应该没所谓，嘴角含笑，静静看情欲大现形。掩埋在寻常伦理里的夹缝缓缓长出了姹紫嫣红——哦，原来有这样的，大多人其实视为猎奇。

增村保造导演的《卍》（1964），中文翻译成《万字》，我是先看谷崎润一郎的原著，林水福译。谷崎的文字仿佛女性絮聒不断的叙述，通篇是女声心事，已婚少妇迷恋一个纯情少女，从描画对方为裸身观音到不能自拔，任由少女摆布，越陷越深，全篇等于是她的忏悔录。电影版风格绮丽迷离，预告片断标明：谷崎文学，完全映像化。一段南美炽热音乐过处，美少女是若尾文子，戴一顶阔边大帽子，微微回眸，和岸田今日子携手走过树林。她是增村保造的御用女主角。我之前看过她不是第一旦角的电影，一如在沟口健二的《祇园囃子》里饰演小艺妓，稚嫩之外颇有“好傻好天真”的味道；还有小津安二郎的《浮草》里被指使色诱少男的歌舞伎女演员，还不过是平板的版画夕颜花；跟大文豪三岛由纪夫合作的《风野郎》也仍然璞玉未露光华。谷崎眼光犀利，似乎看出若尾绝非简单的花瓶，是“恶之花”？可她也不是张狂的魔女，眉眼嘴边带着笑意，若有深意，似邪非邪，挑战人的欲望，没有摆明车马，却一步步招引男男女女来到暗红色的火池焰阱，即使不幸葬身其中，也与之无关。很多时候，她表面上是受害者，看似柔弱，纤细花瓣里却有奇毒。

岸田今日子在片中初遇她，在盥洗间，推开门，若尾文子弯腰在镜子前涂口红，镜里映照，她回身，浅笑鞠躬，一整个画面尽是艳光，岸田都看呆了。岸田的癫狂非同小可，逼迫若尾褪下衣裳，继而惊其肤光赛雪，咬牙使力，撕裂白床单，然后缓缓跪下，低呼女体之美；若尾爱娇一笑，把她拉上来，拥抱着。当年尺度自然不会有裸露全相，多方遮掩，反而显

得若尾文子的魔魅无远弗届。东瀛极度男权，走向一种极端，就会过度强调女性之妖媚力量，几乎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受虐者受辱越深，也就越加崇拜施虐者。《卍》里的女神男女通吃，狡狯得难以捉摸，其实是谷崎的欲望投射，也投射在那对甘于受苦的夫妇身上——双姝相依相偎，恐怕也是障眼法。花间蕊也是叶底花，春光只是半掩，不是情色，那时可称为艳情，在意态悬崖边沿摘花，是欲坠未坠的欢悦。

占得时光百花深处艳容在

我是多少年前喜欢看风月中人的？是光影遗留的副作用？那种民初装扮，小凤仙元宝领袄褂，半解衣纽，红肚兜亮相……我记得一个叫左艳容，色诱孟飞饰演的方世玉，就这样露出红亵衣环抱住他，让少年英雄闭眼欲死过去。她们不必像其他女角在农村下田，反正身在什么怡红院、万花楼，半倚栏杆，以袖半遮桃腮，“于平康勾栏过其迎送生涯”——连环画文字是如此叙述的。我最爱的是《杜十娘》，“改编自今古奇观”。她的艳丽无双，仕女图典型的云髻斜插玉钗，叫我甘心服气地学习描画；投水碧波，衣袖泛皱浪，身与波影合二为一，是心目中的梦碎爱神。后来看杜国威的版本，差劲到难以卒睹。另外还有花魁女，俗气的“翡翠玉”把她画得春意荡漾地展现眼风，那卖油郎腼腆秀气地拘谨一旁，这是我毫无道理地沉醉其中的奇妙因素，艳妓秀男，不协调之中似乎掩映了欲焰火舌。白先勇的玉庆嫂爱渴若狂，那时惊异得像扒开纱帐一样，金大班和月如慢步跳舞亦是同个枝节化出来。

方令正电影《唐朝豪放女》记忆犹新，鱼玄机褪裳，赤裸承受鞭子，男人事后把银两搁在她身上，这大胆放肆的情欲是过去不曾见识的电影情节；唐涤生粤剧《火烧梵宫十四年》提及鱼玄机新婚之夜临盆，突破之处不遑多让，可是情欲冲突保留给绿翘，鱼玄机毕竟是“诗妓”“女道士”。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几乎是天下人的心声，以乐伎身份章台游走，比传统良家妇更有机会比较，除了地位卑微，她们要找到“如意郎君”其实不难，只是飘萍浮花，就是不愿意落在谁家院，最终顿悟红尘幻梦，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只是后来更多人从烟花巷寻找女德典范，如明末的秦淮河边，那香君、如是、玉京、小宛走马灯似的转动，照亮灰暗阴霾的紫郁天空，那是奇女子最后的回光返照，心事亮烈难犯，讽刺文士比青楼妓更不及。

《海上花列传》的长三堂子写得迂回有致，一如家常的人来人往，不见艳媚妖姬的踪影。登峰造极的当数赛金花，传奇故事写之不尽，但是其中的例外太多，以一青楼女子而言，光环璀璨得过分。香港石塘嘴的花寨阿姑亦是风尘娇女，等闲人不能染指（如花服毒殉情，不过是李碧华虚构情节），而梅艳芳眼角笑貌确实是花月风情，有时代痕迹。最新的是韩国连续剧里的黄真伊，那前朝金粉的艳魅非同小可，挖掘乐伎心理远超过中国古时名妓。多年来恋恋于欢场情意结，顿时觉得艺术家修炼，和当名妓没有分别。

温香艳玉须臾化

偶见京剧《大唐贵妃》里梅葆玖的扮相，不免微讶，即使年青时候也不是乃父梅兰芳之艳丽万端，何况春色早过九重天，娟娟丹凤飞离凤凰台。他倒认真，彩排却换了一身华丽行头，在身穿便衣的宫女队列中徐徐踱出，只是七十多岁的杨玉环，再多的花围翠绕，终归也是罗愁绮恨。点滴的艺术，于沉香亭的倚栏杆半展泥金扇中渗透一丝丝，余下的真的没有什么了。

四大美人之中，最富于肉体丰腴柔媚的杨妃，历来就是我心中传奇故事里的心头好。唯是童稚时听裁衣师傅说的带恐怖色彩轶事，道出马嵬坡吊死贵妃，有士兵夜奸艳尸，染上恶疾，即属梅毒花柳之由来。这一块不洁污秽的艳迹，倒是煞风景反高潮。读初中时看南宫搏的《杨贵妃》，作者自诩为历史小说的新尝试，欧洲式宫廷说部写法，后半段“海外有仙山”，以贵妃身未死，流落东瀛为收梢，并标明其并非政治性的名女人，只是卷进漩涡而不得摆脱。这厚甸甸小说阅读好几遍，印象深刻。后来南宫搏的另一部唐朝历史小说《月婵娟》里

面也闪现杨妃影子，可女主角杨月光抢眼，凄艳情节一泻不可收拾，书末被害，临终一刻让人“泫然欲泣”，至今难忘。

后来看见画报上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自觉就是杨妃的蓝本画像，不是她，也是当年贵妇模仿的艳丽扮相：头簪牡丹芍药莲花，堆云高髻，身罩朱文纱袍，执拂尘逗小犬。找到美术社出版的原件复印版，还有首日封，也一并买下，完全是杨贵妃情意结作祟。丰肥鹅蛋脸，眉毛剃成蛾翅，胭脂两瓣点绛唇，玉手还停着一只蝴蝶——我记得胡金铨电影里的唐宝云皇后就参照这样的打扮，但不是饰演杨妃，确有怅惘遗憾之感。后来林青霞的火云邪神的造型也属于簪花仕女，只是纯粹扮相而已。

坦白说，李丽华版的杨妃服装华丽，但血肉单薄。比较名不见经传的是上海小姐谢家骅，和当年香港大观电影公司赵老板的爱宠丽儿，一个杨玉环一个江采苹在七彩影片里互别苗头，极像民间连环画故事。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冯宝宝的大唐贵妃美艳非同小可，连续剧开头的霓裳羽衣舞一片朦胧干冰，太真妃子如天仙衣衫飘飘，嫣然起舞，可惜其余部分布景逼仄简陋，是刹那娇媚，而不是经典。向海岚的杨贵妃另类到一个地步，反而有其代表性，等于从前粤剧悲旦吴君丽来个“逆转胜”，一样的薄命尖削下巴，短暂桃花，她的柔弱，被欺凌，让观众有施虐的快感；而她的蓄意心机，也叫人拍案莞尔。相反对照的，是沟口健二作品里的京町子，柔艳到满地断肠红，精致而凄怆。日本的悲哀唯美似乎更接近这宫廷惨烈色彩以外的爱恋。

我们中国道地一点的，就是俗——洪昇《长生殿》里的“窥浴”根本是伧俗市井趣味；“埋玉”一节，印象中还不及上世纪四十年代白虹唱的同名弹词风格的时代曲。《长恨歌》太经典，除了这道空前绝后的唐诗凄美断崖，真的没有什么，那些天宝遗事，含口玉鱼，杨妃红汗，都不过是零碎的典丽趣味。那个遥远的盛世，一个慵懒美艳的女人，是坐拥繁华金粉的富贵荣华人，可是心理上永远需要爱，她有乘机把玩政治吗？我小时候就会唱的《清平调》，便是描摹牡丹和杨妃，“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每一句皆珠光浑圆，玉盘晶莹，美得绝世不再得。可我恍惚忆起的是：温香艳玉须臾化。

双春记

两部有关春天的老片，迟至今才看，就连这种“相见恨晚”也是被逼的，想要看却未必会有，只能从故纸墟里寻找一鳞半爪，浮想联翩。大概都习惯了类似的方式，太多所谓的名片，埋葬在记忆的洞窟里，没有机会见天日。

《小城之春》在小文艺圈子里赫赫有名，灿烂的光圈缩到最小，剩下韦伟一个人——她的声色举止，眉言目语，几乎是抗衡时光腐朽的最大力量……什么都过去了，她却永恒地站在城墙上，玩弄着手绢，笑问着旧情人种种问题。就连她的一个手势，都有人专文论述其意义。最有名的一幕，是喝了酒，趁着夜深，对镜妆扮，插了朵花在鬓边，然后低低地说着：“……月亮升得老高……稍微有点风……”这样豁出去，不顾一切，不管正在卧病的丈夫，走到另一个他的房门外，敲一下，进去。桌上还有她送的兰花盆栽，她一笑，仿佛不知道接下去就是失望，挫败，等着的是宁愿未曾相识过的惆怅悲哀。她很快就会……领略。

《早春二月》的彩色，其实也褪落得红粉斑斑，色不成

色了，但谢芳饰演的陶岚一亮相，照样使人目清眼明。想必当年的民初女子，都作如此打扮：梳刘海，留辫，喇叭袖小袄，百褶黑布裙，白靴小皮鞋，打一把伞，噔噔噔，走进男主角的房间，借一本关于哲学的书。一回眸，侧脸横眉，就晓得不是寻常女子。上官云珠反而老了，她演的小孤孀哭得泪涟涟，我看得眼熟，原来是刘晓庆学去了，连那种嘴唇颤抖眼眶含泪的模样也并无二致。孙道临算是个落拓沧桑的知识分子，精彩的戏肉是走路：他一袭长袍，目光炯炯，一个劲儿在走，柳丝飘动，水波荡荡，音乐响起，他还在步行……不理身后的流言蜚语，他要做！胸前燃起火一般，他要照顾她，一个死了丈夫的女子，即使别人无止无休地指指点点。现实里恐怕逃不出尘网俗世，烦恼归于烦恼，走到天涯海角不过是一种浪漫。也许只是因为春天的缘故。

凤烛烧残未了情

迷恋陈年残片，美其名曰怀旧，但现实咄咄逼人，一口气闷在胸前难以舒解，少不了就借斑驳老旧的影片来取乐消遣。实在是中毒过深，恨不得身在稚拙简单的剧情，历经咸苦，终场来个雨过天晴，笑逐颜开：母子会团圆，夫妻冰释前嫌，坏人突然痛悔前非……索性来个大合唱，花好月圆，一切美满得难以置信。

真实人性复杂不已，如果一切归为黑白片格局，该多么美妙。我一点也不怕西宫李香琴，她的伎俩拙劣，不外是砒霜和美人计，奸妃形象过于露骨，犯众憎，明知道她的淫威不能施展多久，所以懒得与之计较，大多会代为收拾。昏君的问题亦不大，主要的不过是遂一己私欲，老派的人总认为是受狐媚迷惑，清醒过来就好，照旧做他的皇帝——重要的是天命所归，推翻不得。都一一解决，皆大欢喜，天真得接近悲凉，嘴角欲笑，却忍不住有一丝滑稽的凄酸。像白燕、芳艳芬长期扮演的可怜女人，受尽各式密集的大小磨难，再悲惨，也还是从容不迫对儿女说：“皇天不负有心人，等你

们的爸爸回来，就有好日子过了。”语气坚定，是一口咬定明天的曙光准会照射在头上，焕发幸福的光圈。真实人生容不得一点的梦，我们如果相信光明将击退黑暗，黎明不会远，当然面对百般煎耗，也不哼半句，笑着静待一切的“苦尽甘来”，等着锣鸣鼓响的排场，簪花挂红的荣耀。真的这样，痛苦也值得，我不是不愿意相信，只因为信了，根本于事无补；除非充当麻醉剂，遇不平事，服一两帖。

实际上，我的确希望世上人事有如旧片一般的壁垒分明：练鹰爪功的石坚是反派，善良老百姓避之则吉；打算谋朝篡位，不妨与凤凰女商讨大计；欲霸占他人的良田美妾，就该去请教刘克宣、林蛟等人；银牙一咬，立意卖肉养孤儿的闺秀或村妇，一定要向陶三姑接洽……自认为才子、佳人的，一心想在火里炼就情比金坚，便应跟任剑辉、白雪仙学习，她们将告诉天下痴男怨女，凤烛即使烧残了，仍有绵绵的未了情。不必动脑筋，算尽机关，天上人间都光洁明亮，有根有据，戏里就是红尘事，简单明了，省却无数烦恼。

灯昏光景

一看起所谓的宫闱片就觉得惬意，心平气和的。即使不过是大锣大鼓的袍甲戏，或是东宫西宫的余丽珍式的首本剧，偷闲笑看，心里便异常满足。我是明知道粗糙，只一心向往里面黑白分明的道德观，虽接近稚拙，可也算是从前人们的理想：受屈蒙冤的，到底美满团圆，而心如蛇蝎的，则最终命丧；兰因絮果，有报有应，分毫总不差缺——不能说没有平衡心理的作用。但不可当药吃，以致天真烂漫，轻信世事简单如斯。精致一点，唯有选择李翰祥的。然而有的都是翻录的影带，权且将就，像《西施》，上下集浓缩成一集，情节颠倒混乱，是装菲林的人错放——西施冷对伍子胥，并放纵大笑，他正要观其面相下批，却剪接到勾践卧薪尝胆，伺机复国，隔了老半天，才回到伍子胥惊呼："此女亦贞亦淫，是褒姒是妹喜！"时空交错，像写现代主义的小说，看着竟也没有任何反感，倒有点乐趣无穷。

李氏评价较差的《敦煌夜谈》《情人的情人》，到底还是没放过。最近在"普天"放映 1989 年的《西太后》，依旧

去捧场。戏里有好几处真的可算是他的签名手笔，一看就认得出：三更天，窗外猫儿叫春，慈禧心魂动荡，忙念经敲木鱼；又太后出浴，宫女鱼贯地倒水，烟熏芙蓉帐，洗甲，抹肩，脱下鸳鸯绣鞋……可以看出是导演极为擅长的场面铺排，上至卖弄宫廷礼仪，皇帝大婚借慈禧之口，大谈官窑御制瓷器的妙处；下至西洋放洋片吟唱天桥风光，叙述八大胡同的春色无边。珍贵的是巩俐演出精彩，足与刘晓庆对抗——她由羞涩小宫女，到流落窑子，变成风尘味重的窑姐儿，懒坐牙床，嫖客不赶快掏钱，也要饱受她泼妇式的咒骂。而影片相隔了近八年，李氏作古，过了这一村就没这个店，有机会看实在不宜放过——尤其渐觉能看的戏太少。后来打算重看，等了半天，仅有我一人购票，守门胖妇闲着无聊，正折纸打发时间，她说等多一人才开场……等来等去，不见人来。我站着，对着那幅华丽而略旧的海报，正是灯昏光景。

丽声逸影

近年才领略到姚莉歌曲的好处，那种低回柔婉，已将早期的娇声莺啼炼成了一种成熟平稳的韵味，连带七情六欲也不轻易流露，但其实老早在天上瑶池览尽风光而返，什么都一一历遍，不再有什么值得大悲大喜，所以万情归宗，任何花招落在她的身上，都消弭无影。她有一首《蛇一般的腰》，理应由娇姬型的主唱，但姚莉难得不温不火，不至于狂荡淫逸，止于柔腻，微带一丝媚意："……你就是凶得像虎，你就是狠得像豹，也叫你变成偎灶猫……"强调艳的魔力，据说她是代周曼华唱。周氏长得极为珠圆玉润，配上姚莉的声音，还算天衣无缝，但谁还记得周曼华？她有一个外号叫"冬瓜美人"，现在的人听见大概会发笑的。而姚莉的歌浩如烟海，随便挑一首都可以走入岁月殿堂，长青不朽。有一支《月夜觅芳踪》，乍听真的疑为天外仙音："……微寒的风，送出阵阵暗香；思念的泪，洒落在江上。我在寻找你的歌声，我在寻找你的笑容……"过门的手风琴，拉过来又拉过去，

有种在夜里坐在露天咖啡座聆听的情调，恍惚像在异国。歌声字字连绵，似是一串夜明珠——玉盘走珠。而且是男歌女唱，他要在月夜里寻觅熟悉人儿的踪迹。在以前，也就叫做芳踪——芳踪杳杳这种词也成了绝响。一片歌声，一阵幽香，已在长长的时间走道走失了。

歌喉接近姚莉的是逸敏，她们合唱过许多曲子，双生花似的，略高稍低，都分不出彼此，久了，大抵还辨得出姚的较柔，另一个则更有一股低哑的味道。逸敏当过《龙翔凤舞》的幕后代唱。戏里出现的是李湄的身影，绝对是尤物一名。逸敏的照片倒见过，瘦、高、白，一袭旗袍，眉眼描得极细致，非常清丽文气的样子。众多新年歌之中，偏爱她一首《春满人间》。我想我们经过年月蹉跎而面对岁月的面貌早已麻木，可这首曲的旋律却往往准时在年关将近的时候响起。她唱的绝不是大锣大鼓，而是时光流逝，人们还是得暂时团圆，只因为对着莺歌燕舞，春临人间，无奈何也得带笑迎接一切，不管过去有多少苦楚的辛酸，都放任不得，唯有在一段空白的时间里，寻找久远的甜美和香馨。

浮花迤逦

我倒没走错时空，至少此刻还躲在快乐的隙缝里，看见林凤依旧倩美娇俏，高举双手，含笑扭着呼拉圈。她的金曲是《榴莲飘香》《玻璃鞋》，拍的片逢戏则“玉女”，时装新衫多款，画眉也别有一功。林凤未逝世前到吉隆坡拍剧，我陪着友人带着一箱子的画报去找她——“林凤没有自杀前的身材等于三个林凤。”她淡淡道来……沧桑历尽，早已不是美人。整六十岁的她否决了当年的轻歌曼舞，恨不得消失。这一切根本 out of date。后来也就忘了曾有过上述会面。林凤安好地活在陈旧的纸页里，还没有红颜老去，背后的千疮百孔永不被发觉。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去翻阅鲜丽美艳但没什么价值的娱乐杂志，娇媚仕女止于平面图。探讨伶星秘史是另一批人的工作，全部洞明了然，不是一种应当的必要。宁愿归入朦胧的记忆，简易化、刻板式的美，自有裨益，她的身世前尘就任由游离失所，不必深究。

《倾城倾国孽海花》（*Lola Montes*）里的艳姝罗拉，下场是惊栗人心的：沦落到马戏班，将她自己的罗曼情事零售出卖，

观众花几角钱就可以满足。似真还似，只求传奇性戏剧味浓厚，越曲折越软性越哀艳缠绵，也就越能符合窥视者的要求。还得表演空中飞人，让观众给一元亲吻一次玉手。末了，罗拉·蒙黛丝仿佛普度孽海的圣母一样，在铁笼子里，伸出手，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吮吻着，纷纷欲沾染奇女子的芬芳香气。对心理学有兴趣的，恐怕可以挖掘出什么集体催眠式的偷窥症候，或研究莫名的膜拜圣女或荡妇的错综心态，我头脑简单，不宜多思考，对于所有层面的忧患意识皆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纯粹地当个庸俗市民，为了柴米油盐挣扎在生活线上，没志气地只贪恋一点过去陈腐的残凋花影，不欲及人，唯宜自娱——不过是像浮花，迤逦地自顾自流入眼底而已。

鸳鸯谱

一部《红楼梦》里，除去当主子的姑娘太太奶奶之外，剩下的丫环，几乎都能独当一面，没有人是省油的，那些灯儿焰火艳丽，欲照亮四壁，升坐在神龛边。像袭人、小红、四儿之流，往上攀爬大概就是唯一的目标，有缘法的若能被爷们收房，以后准是半个主子，不光是“丫头坯子”。而鸳鸯却是众女中地位极尊贵的——贾母就只听她一人的话。她当然也长得美，老太太素来喜欢跟前的人娇丽柔艳，青春的光影与繁华富贵交相辉映，自有一种丰足美满。但历来评《红楼梦》的总把鸳鸯归纳为贞烈女性，更有甚者索性扭曲为反抗封建阶级的代言人，恐怕从未把她当作正常女儿家看待，仿佛血肉躯体，完全没有了红尘爱欲。

虽然不能说鸳鸯是尤三姐那样，性烈的背后，曾有过放荡的历史，然而忽略她影影绰绰、秘而不宣的花光微添的心事，却是不智的。鸳鸯傍着一家之长，见识广，随便让她配一个家丁为妻，根本不可能，考虑的范围只狭窄到贾府的几个爷们，不无痕迹的就有宝玉和琏二爷。早在之前，宝玉就曾想要尝

鸳鸯的胭脂：她歪在床上，穿着水红绫子袄儿，他凑上去闻她颈上的香气，鸳鸯为了避嫌，唯有叫袭人出来，并说："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划清界线——顺带肯定了袭人的身份：以后就是宝玉的妾侍，绝不能让她怀疑鸳鸯有揽窃宝玉之心。她其实最有这个可能性——老太太恩赐手下红人给孙子，没人会非议，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撮合，一个顺心的孙媳妇，又是自己调教出来的。可就是杀出一个袭人试云雨情，先定了名份，鸳鸯纵有意思，也说不出口，只有一味遮得风雨不透。她不会不知道他背后还有怀金锁的宝钗和还泪的黛玉，犯不着扯进更深的漩涡里。

说鸳鸯跟贾琏的，不止一回了，王凤姐在吃螃蟹时，就戏笑地道出"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作小老婆"，之后鸳鸯啐了一口，欲用腥手抹她一脸。微妙的是，有鸳鸯的场合，贾琏都极巴结，客气周到，当然一方面是有所求，像央她偷把贾母查不着的金银运出来押当，以周转财务，鸳鸯总是笑吟吟，也没起反感，到底是帮了他这个忙。她替老太太办事，多少也有一定的手腕谋略，见惯了世面，眼光免不了倾向于较成熟风流的男子，贾琏正好符合。客观的现实情况，却不容她有任何绮丽浪漫的幻想。他身边有太多的娥眉艳影，从不愁没有对象，且养成了在群芳园里随意采摘的恶习，拈来便扔，也不珍惜。最重要的是身后一个心狠凶悍的凤姐儿，像多姑娘、尤二姐这些逐水桃花，无不死在她的玉手里。尽管鸳鸯会看人眉高眼低，和凤姐儿也曾有说有笑，串通好一起作弄刘姥姥，但一换了位置，春风融融也会变作冰霜刮面，

痛入心髓。衡量斟酌，最终也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贾赦逼婚，再加上平儿、袭人的取笑，她忍不住捅破：“……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来，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语气奇重，吓得她们只好赔笑劝慰。鸳鸯在这一点倒脱不了微带酸妒的意味——个人的终身依靠虽是要紧的，可心中中意的又咫尺天涯间隔万重山，旁边却永远有贪婪的苍老目光，尾随伺机，一噬为快。鸳鸯咬牙，索性豁出去，在老太太跟前，在众人面前，愤慨表态：“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算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铰下头发，要当尼姑。兵行险着成功，但绝决背后的凄厉哀怨，反复思虑的辗转床笫，是没有人看见了。只为了到处是虎啸狼嚎，一步也错不得。鸳鸯从此只愿意依在贾母身边当个持瓶玉女？白白辜负了自己那吉祥美丽的名字——鸳鸯始终不能配成双。用比翼双飞来反衬后半生的孤独冷清，真的是生命中的嘲讽，带笑泪下后的惆怅。

鸳鸯的青春火焰就在大观园夜宴，三宣牙牌令之后，渐渐沉熄。

异艳记

据闻有此一说：谈论起日本电影，行内人总认为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比黑泽明好；而文学方面，则是川端康成及不上谷崎润一郎。我对川端的《千羽鹤》印象尤深，记忆中年华老去的两个女人，都是男主人公父亲的情妇，其中一个柔腻婉媚，也许是移情作用，男人一死，便恋上他的儿子，一边沉溺，一边念着罪孽深重；还有那茶碗沿的一抹胭脂红，若有若无……多少年的事了，我竟记得清晰如昨。谷崎的《细雪》电影版倒有缘一见，戏里的寸寸光华如日月映照织绢，典丽幽微，吉永小百合那种低眉垂颈的美，仿佛无处不在，影影幢幢的。最近廉价觅得1964年精装日文版的谷崎作品选，原文实在无法了解，只为了插图多帧，便买下了。对面折进去的一张扉页，是套色图片，画的是《少年》片断：一紫衣少女，被绑在栏杆边，连嘴也蒙上罗帕；裙摆露出一只白嫩的脚，地面有只花篮倾倒，落花片片，少女似以足撩动瓣蕊……不知故事原委，单看插图，但觉异艳妖丽，仿佛和序文里指他早期有“恶魔主义”倾向遥遥相应。又有文章提到他从来不喜贞淑妇人，

只欣赏放荡艳魅的小姨。

这种大概不合正统的准绳，纵使好，只能是偏锋路好——野狐禅。谷崎的《细雪》甚至被禁，为的是作品没有为政治服务，与当时军国主义的气候更不相符合。我顿时觉得还有人非胶林马共不写，别人略迷醉于古典诗词歌赋，就讥讽有加，我想类似的论调，老早便有吧？而我特别喜欢的谷崎小说《春琴抄》，亦是不曾反映日本本土社会政治民族的现实，不过是花月之旖旎，欢情之变态。一个盲眼的女琴师，以几近狂暴傲慢的方式来对待男徒弟佐助，佐助则怡然地甘心身受，互相有虐待被虐的色彩。春琴替他产下私生儿，却永不承认和他有过关系。一个誓死不认，一个默默恋慕。小说以半传记半自描的形式叙述，暧昧迷离，虚实不选，写的是男女的爱执痴缠。在霸道理论的要求下，这作品理应摒弃、漠视，或者视若无睹，我倒越看越爱。

初逢乍遇

是有这么一幅扇画：左边有座墩子，上题“五里”，底下坐有骷髅，戴黑纱帽儿，身罩灰褐衫袍；他曲膝而坐，手提吊线白骷髅，上下不停舞动，是在表演；身后倒倚着一位妇人，露乳喂婴，眼睛却殷殷地望着骷髅；前面有一个孩童，好像还不会站立，倒是嘻嘻笑着，缓缓爬过来；后来又有一个妇人，较矮小，头扎红绳，她两手伸张，似惊慌，欲阻止那孩儿。当初在画册里看了半晌，只觉得有点理所当然的灰心，仿佛来到世间是进入游戏迷宫，停停走走，终点也逃不过变为白骨腐肉。古人在这方面是挺清醒世故的，然而他们一面看穿人生，一面迷恋那红尘的枝节末碎，那些荣光利禄，难忘难舍的人情关系，织成花团锦簇的迷魂网，不是没有经历，却永远像初遇一样的新鲜，明知是梦，也要沉溺下去——是被吊线骷髅吸引的孩童，面对幻戏而当作真。

那次我听评剧《花为媒》，到末场时候，两顶大红花轿同到王家，其中一个已捷足先登拜了花堂，另一个新娘张五可疑幻疑真，等不及，骂一声好恼，掀了红罗帕盖头，气冲

冲闯入洞房。一路大锣大鼓拖着哭腔，拨水袖莲步急急，乍逢情敌，竟像天光清明眼前透亮，反高潮地唱起大段快板，仔仔细细描摹这位俊俏女子，说她头发怎么这样黑，是抹上桂花油；梳的是仙人髻，髻上簪着银丝穿珠凤，耳戴着八宝点翠赤金钩；身穿红绣衫，上面有狮子解带滚绣球；抖了抖袖，露出白莲藕似的手，又叹了一下，继续对着那五官，做出美丽贴切的比喻。接下来，倒轮到那新娘，她庆幸自己抢了一个先，但也还是喜滋滋地赞叹张五可，之后便满意地坐一旁。我听着，不禁莞尔。狭路相逢却互相比较对方的色相，估计实力，最后本末倒置，大量在细节下功夫，一点点的婉妙精致处，说了又说，不厌其烦，热爱得几乎疯狂。她们眼里洞明炯炯，明白人生是春宵一梦，纵使有苦有恨，倒不如眷顾眼前华丽可喜的物质，享受云堆雾拥花围翠绕的快乐。在道路走尽，肉身消散之前，一切也心平气和安稳祥静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斜阳金粉
作者=李天葆著
页数=256
SS号=13479515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巧姻缘的傲慢与偏见
悬崖边摘花之艳情
占得时光百花深处艳容在
温香艳玉须臾化
双春记
凤烛烧残未了情
灯昏光景
丽声逸影
浮花迤逦
鸳鸯谱
异艳记
初逢乍遇